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智囊全集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序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公鱼、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他使用的其他笔名还更多。他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这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在这一批文人中,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我国文学做出了独异的贡献。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在这一年的前后,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如凌蒙初(1644),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1645),阮大铖、王思任(1646),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1647)等等,在战乱中死去。一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异族入侵的铁蹄下夭折了。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弟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熊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我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磷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直到崇祯三年(1630),他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1634)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回到家乡。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亲历了女真的蹂躏而郁郁去世。

纵览他的一生,虽有经世治国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约束的狂放,他对“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与歌儿妓女的厮混,他对俚词小说的喜爱……都被理学家们认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难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长期沉沦下层,或舌耕授徒糊口,或为书贾编辑养家。也正因为如此,不但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他中国出版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一点,我们至今研究、认识得还很不够,如果没有他的辛勤劳作和超出同时代人眼光百倍的见识,那些到明代已散佚殆尽的宋元话本以及在民间流传的歌谣、笑话、戏曲,都将自生自灭,使文学史上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冯梦龙的这些工作成就,实可与孔子删定《诗经》的意义并肩媲美!

冯梦龙所编纂的这些书,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

点，就是注重实用。他的那些记录当时历史事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的那些解说经书的辅导教材受到习科举的士子们的欢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细民阅读的拟话本、长篇说部、小说类书，以及剧本民歌、笑话等有更大的读者群，为书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使得冯梦龙的编辑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的特色。在《智囊》一书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智囊》、《古今谈概》、《情史》三部书，可谓冯梦龙在“三言”之外的又一个“三部曲”系列的小说类书。《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谈概》之旨在“疗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达了冯梦龙对世事的关心。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会政治特色和实用价值的故事集。他在《智囊叙》中说：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

他想由此总结“古今成败得失”的原因，其用意不可谓不深远。

《智囊》初编成于明天启六年（1625），这年冯梦龙已届天命之年，还正在各地以做馆塾先生过活，兼为书商编书以解无米之炊。此时也是奸党魏忠贤在朝中掌权，提督特务机关东厂，大兴冤狱，正红得发紫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冯梦龙编纂这部政治色彩极浓，并且许多篇章直斥阉党掌权之弊的类书，不能不令人对冯氏大智大勇的胆识表示敬佩。

以后此书又经冯梦龙增补，重刊时改名《智囊补》，其他刊本也称《智囊全集》、《增智囊补》、《增广智囊补》等，内容上均同《智囊补》。全书共收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历代智慧故事 1238 则，依内容分为十部二十八卷。《上智》、《明智》、《察智》所收历代政治故事表达了冯氏的政治见解和明察勤政的为官态度；《胆智》、《术智》、《捷智》编选的是各种治理政务手段的故事；《语智》收辩才善言的故事；《兵智》集各种出奇制胜的军事谋略；《闺智》专辑历代女子的智慧故事；《杂智》收各种黠狡小技以至于种种骗术。

冯梦龙在《杂智部总叙》中说：“正智无取于狡，而正智反为狡者困；大智无取于小，而大智或反为小者欺。破其狡，则正者胜矣；识其小，则大者又胜矣。况狡而归之于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大乎？”点明了这些杂智故事的认识价值。全书既有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大谋略，也有士卒、漂妇、仆奴、僧道、农夫、画工等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奇机智。这些故事汇成了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海洋。书中涉及的典籍几乎涵盖了明代以前的全部正史和大量的笔记、野史，使这部关于智慧和计谋的类书还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校勘价值。书中的一千多则故事，多数信而有征，查而有据，真实生动，对我们今天学习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十分有益的。应当特别提及的是书中专辑《闺智》一部，记叙了许多有才智、有勇谋、有远见卓识的妇女，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使此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人民性。

书中各部类之前的总叙、分叙，各篇之后的评语，文中的夹批，均由冯梦龙撰写。这些地方是冯氏政治态度、人生见解、爱憎之情的最集中、最直接的表达，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是研究冯氏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间系以评语，佻薄殊甚。”这一站在封建正统道德一边的评价是不公平的。不过书中确实有一些迷信观念，对少数民族、农民起义有一些诬蔑之词，这些落后的东西今天并不难识别，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智囊》的刻本很多，我们这次校译所用的底本名《增广智囊补》，题为冯梦龙重辑，张明粥、沈几、张我城同阅。虽然是清初的印本，但和其他清刻本相比，此本不避“夷”、“虏”等字，如卷三《薛简肃》中的“虏酋”，他本改作“胡人”或“汗”；同卷《高拱》中的“夷民”、“夷俗”、“夷人”，他本改作“其民”、“民俗”、“民人”，证明此本可能是明末的原刻本或离原刻本很近的翻刻本。

我们在校点中，除与其他刊本校勘外，对文中有疑问的地方还尽可能查找原出处加以订正。一些误刻入正文中的批语、评语，我们也仔细加以辨别一一析出。张明粥、沈几以及李渔的序附录于书后。

我们的译文尽可能忠于原著，不加删改。但对于原文中需要解释的职官、典章、古地名，我们在译文中予以串讲，不再另外注释，以省去读者翻检之劳，也使译文意思更畅达易懂。从这一角度来看，译文已不完全是直译，而是据史料加以增补的意译。书名为《文白对照全译智囊全集》。这种做法是否妥当，还盼方家和读者指正。

智囊自叙

冯子曰：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何以明之？昔者梁、纣愚而汤、武智；六国愚而秦智；楚愚而汉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圣祖智。

举大则细可见，斯《智囊》所为述也。或难之曰：智莫大于舜，而困于顽嚚；亦莫大于孔，而厄于陈蔡；西邻之子，六艺娴习，怀璞不售，鹑衣藜食，东邻之子，纆字未识，坐享素封，仆从盈百，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冯子笑曰：子不见夫凿井者乎？冬裸而夏裘，绳以入，瓮以出，其平地获泉者，智也，菲夫土究而石见，则变也。有种世衡者，屑石出泉，润及万家。是故愚人见石，智者见泉，变能穷智，智复不穷于变。使智非舜、孔，方且灰于廩、泥于井、俘于陈若蔡，何暇琴于床而弦于野？子且未知圣人之智之妙用，而又何以窥吾囊？或又曰：舜、孔之事则诚然矣。然而“智囊”者，固大夫错所以膏焚于汉市也，子何取焉？冯子曰：不不！错不死于智，死于愚，方其坐而谈兵，人主动色，迨七国事起，乃欲使天子将而已居守，一为不智，谗兴身灭。虽然，错愚于卫身，而智于筹国，故身死数千年，人犹痛之，列于名臣。（左车右免）斗宵之流，卫身偏智，筹国偏愚，以此较彼，谁妍谁媸？且“智囊”之名，子知其一，未知二也。前乎错，有樗里子焉；后乎错，有鲁匡、支谦、杜预、桓范、王俭焉；其在皇明，杨文襄公并擅此号。数君子者，迹不一轨，亦多有成功竖勋、身荣道泰。子舍其利而怨其害，是犹睹一人之溺，而废舟楫之用，夫亦愈不智矣！

或又曰：子之述《智囊》，将令人学智也。智由性生乎，由纸上乎？冯子曰：吾向者固言之：智犹水，然藏于地中者，性；凿而出之者，学。井润之用，与江河参。吾忧夫人性之锢于土石，而以纸上言为之瓮锸，庶于应世有廖尔。或又曰：仆闻“取法乎上，仅得乎中”。

子之品智，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鸡鸣狗盗，亦备奇闻，囊且秽矣，

何以训世？冯子曰：吾品智非品人也。不唯其人唯其事，不唯其事唯其智，虽好猾盗贼，谁非吾药笼中硝、戟？吾一以为蛛网而推之可渔，一以为蚕茧而推之可室。譬之谷王，众水同归，岂其择流而受！或无以难，遂书其语于篇首。冯子名梦龙，字犹龙，东吴之畸人也。

智囊自叙智囊补自叙

忆丙寅岁，余坐蒋氏三径斋小楼近两月，辑成《智囊》二十七卷。以请教于海内之明哲，往往滥蒙嘉许，而嗜痴者遂冀余有续刻。余菰芦中老儒尔，目未睹西山之秘籍，耳未闻海外之僻事，安所得匹此者而续之？顾数年以来，闻见所触，苟邻于智，未尝不存诸胸臆，以此补前辑所未备，庶几其可。虽然，岳忠武有言：“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善用之，鸣吠之长可以逃死；不善用之，则马服之书无以救败。故以羊悟马，前刻已庆其繁；执方疗疾，再补尚虞其寡。第余更有说焉。唐太宗喜右军笔意，命书家分临兰亭本，各因其质，勿泥形模，而民间片纸只字，乃至搜括无遗。佛法上乘，不立文字，四十二章，后增添至五千四十八卷而犹未已。故致用虽贵乎神明，往迹何妨乎多识？兹补或亦海内明哲之所不弃，不止塞嗜痴者之请而已也。书成，值余将赴闽中，而社友德仲氏以送余，故同至松陵。德仲先行余《指月》、《衡库》诸书，盖嗜痴之尤者，因述是语为叙而之。

吴门冯梦龙题于松陵之舟中

上智部总叙

冯子曰：智无常局，以恰肖其局者为上。故愚夫或现其一得，而晓人反失诸千虑。何则？上智无心而合，非千虑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视近，我视远；人动而愈纷，我静而自正；人束手无策，我游刃有余。夫是故难事遇之而皆易，巨事遇之而皆细。其斡旋入于无声臭之微，而其举动出人意想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后合，或似逆而实顺。方其闲闲，豪杰所疑；迄乎断断，圣人不易。呜呼！智若此，岂非上哉！上智不可学，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语云“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几有触而现焉？余条列其概，稍分四则，曰《见大》、曰《远犹》、曰《通简》、曰《迎刃》，而统名之曰《上智》。

上智部——见大卷一

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集《见大》。

太公孔子

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

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评：齐所以无情民，所以终不为弱国。韩非《五蠹》之论本此。）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评：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孔子下狠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

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壬人金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瑀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铎、朱阳丞郭仙舟投匭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不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诸葛亮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禋韦）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评：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上生下目），合之，得政之和矣。）

光武帝

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

（评：罚必则令行，令行则主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

使马圉

孔子行游，马逸食稼。野人怒，繫其马。子贡往说之，果词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

乃使马圉入，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予不游西海也，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马而予之。（边批：自是至理，安得不从。）

（评：人各以类相通，述《诗》《书》于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马圉之说诚善，假使出子贡之口，野人仍不从。何则？文质貌殊，其神固已离矣。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而听子贡之往耶？先遣马圉，则子贡之心不服；既屈子贡，而马圉之神始至。圣人达人之情，故能尽人之用。后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乎！）

选押伴使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中朝，而骑省铉尤最。会江左使铉来修贡，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词令不及为惮，宰相亦艰其选，请于艺祖。艺祖曰：“姑退，朕自择之。”有顷，左(王当)传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笔点其一，曰：“此人可！”在廷皆惊，中书不敢复请，趣使行。殿侍者莫知所以，弗获已，竟往。渡江，始铉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铉不测，强聒而与之言。居数日，既无酬复，铉亦倦且默矣。

（评：岳珂云：“当陶、龚诸名儒端委在朝，若令角辩骋词，庸讎不若铉？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孔子之使马圉，以愚应愚也。艺祖之遣殿侍者，以愚困智也。以智强愚，愚者不解；以智角智，智者不服。

白沙陈公甫，访定山庄孔易。庄携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滑稽，肆谈褻昵、甚无忌惮。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则当其谈时，若不闻其声，及其既去，若不识其人。定山大服。此即艺祖屈徐铉之术。）

胡世宁

少保胡世宁（注：仁和人）。为左都御史，掌院事。时当考察，执政请禁私谒。公言：“臣官以察为名。人非接其貌、听其言，无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长。若屏绝士夫，徒按考语，则毁誉失真，而求激扬之，难当矣。”上是其言，不禁。

（评：公孙弘曲学阿世，然犹能开东阁以招贤人。今世密于防好，而疏于求贤，故临事遂有乏才之叹。）

韩(彡晃)钱谬(金旁)

韩晃节制三吴，所辟宾佐，随其才器，用之悉当。有故人子投之，更无他长。尝召之与宴，毕席端坐，不与比坐交言。公署以随军，令监库门。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吏卒无敢滥出入者。

吴越王常游府园，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而志之。（边批：有心人。）及淮南围苏州，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报而还。谬以诸孙言之。

（评：用人如韩(彡晃)、钱谬，天下无弃才、无废事矣。)(按史：淮南兵围苏州，推洞屋攻城。守将孙琰置轮于竿首，垂绳投椎以揭之，攻者尽露。炮至，则张网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吴越遣兵来救。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张网缀铃悬水中，鱼鳖过皆知之。都虞候司马福欲潜行入城，故以竿触

网，敌闻铃声，举网，福因得过。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敌以为神。疑即一事，姓名必有一误。)

燕昭王

燕昭王问为国。郭隗曰：“帝者之臣，师也；王者之臣，友也；伯者之臣，宾也；危国之臣，帅也。——唯王所择。”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士开路。”于是燕王为隗改筑宫，北面事之。不三年，苏子自周往，邹衍自齐往，乐毅自赵往，屈景自楚归。

(评：郭隗明于致士之术，便有休休大臣气象，不愧为人主师。

汉高封雍齿，而功臣息噓；先主礼许靖，而蜀士归心，皆予之以名，收之以实。)

丙吉郭进

吉为相，有驭吏嗜酒，从吉出，醉呕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复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来。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速归见吉，白状，因曰：“恐虏所入边郡，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宜可豫视。”吉善其言，召东曹案边长吏科条其人。未已，诏召丞相、御史，问以虏所入郡吏。吉具对。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以得谴让；而吉见谓忧边思职，驭吏力也。

郭进任山西巡检，有军校诣阙讼进者。上召讯，知其诬，即遣送进，令杀之。会并寇入，进谓其人曰：“汝能讼我，信有胆气。今赦汝罪，能掩杀并寇者，即荐汝于朝；如败，即自投河，毋污我剑也。”其人踊跃赴斗，竟大捷。进即荐抉擢之。

(评：容小过者，以一长酬；释大仇者，以死力报。唯酬报之情迫中，故其长触之而必试，其力激之而必竭。彼索过寻仇者，岂非大愚？)

假书

秦桧当国，有士人假其书，谒扬州守。守觉其伪，交原书管押其回。桧见之，即假其官资；或问其故，曰：“有胆敢假桧书，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则北走胡，南走越矣。”(评：西夏用兵时，有张、李二生，欲献策于韩、范二公，耻于自媒，乃刻诗碑，使人曳之而过。韩、范疑而不用。久之，乃走西夏，诡名张元、李昊，到处题诗。元昊闻而怪之，招致与语，大悦，奉为谋主，大为边患。(边批：元昊识人。)奸桧此举，却胜韩、范远甚，所谓“下下人有上上智”。

有人贗作韩魏公书，谒蔡君谟。君谟虽疑之，然士颇豪，与之三千，因回书，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于魏公。客至京，谒公谢罪。公徐曰：“君谟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长安，可往见之。”即为发书，子弟疑谓包容已足，书可勿发。公曰：“士能为我书，又能动君谟，其才器不凡矣。”至关中，夏竟官之。(边批：手段果大。)又东坡元祐间出帅钱塘。视事之初，

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衔，封至京师苏侍郎宅。公呼讯其卷中何物。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赈以百千，就置建阳纱得二百端。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窃计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唯内翰与侍郎耳。纵有败露，必能情贷，遂假先生名衔，緘封而来。不知先生已临镇此邦，罪实难逃。”公熟视，笑，呼掌笈吏去其旧封，换题新衔，附至东京竹竿巷，并手书子由书一纸，付之，曰：“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明年味道及第，来谢。二事俱长人智量者。）

楚庄王 袁盎

楚庄王宴群臣，命美人行酒。日暮，酒酣烛灭，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纓，趣火视之。王曰：“奈何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命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纓者不欢。”群臣尽绝纓而火，极欢而罢。及围郑之役，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首，却敌，卒得胜。询之，则夜绝纓者也。

盎先尝为吴相时，盎有从史私盎侍儿。盎知之，弗泄。有人以言恐从史，从史亡。盎亲追反之，竟以侍儿赐，遇之如故。景帝时，盎既入为太常，复使吴。吴王时谋反，欲杀盎，以五百人围之。盎未觉也。会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乃置二百石醇醪，尽饮五百人醉卧，辄夜引盎起，曰：“君可去矣，旦日王且斩君。”盎曰：“公何为者？”司马曰：“故从史盗君侍儿者也。”于是盎惊脱去。

（评：梁之葛周、宋之种世衡，皆用此术克敌讨叛。着张说免祸，可谓转圜之福。兀术不杀小卒小妻，亦胡虏中之杰然者也。）

葛周尝与所宠美姬同饮，有侍卒目视姬不辍，失答周问。既自觉，惧罪。周并不言。后与唐师战，失利，周呼此卒奋勇破敌，竟以美姬妻之。（边批：怜才之至。）胡酋苏慕恩部落最强，种世衡尝夜与饮，出侍姬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慕恩窃与姬戏。（边批：《三国演义》貂蝉事套此。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惭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遗之，由是诸部有贰者，使慕恩讨之，无不克。）

张说有门下生盗其宠婢，欲置之法。此生呼曰：“相公岂无缓急用人时耶？何惜一婢！”说奇其言，遂以赐而遣之。后杳不闻。及遭姚崇之构，祸且不测。此生夜至，请以夜明帘献九公主，为言于玄宗，得解。

金兀术爱一小卒之妻，杀卒而夺之，宠以专房。一日昼寝，觉忽见此妇持利刃欲向。惊起问之，曰：“欲为夫报仇耳。”（边批：此妇亦奇。）术默然，麾使去。即日大享将士，召此妇出，谓曰：“杀汝则无罪，留汝则不可。任汝于诸将中自择所从。”妇指一人，术即赐之。（边批：将知感而妇不怨矣。）

王猛

猛督诸军十六万骑伐燕。慕容评屯潞州。猛进与相持，遣将军徐成觐燕军。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欲斩成。邓羌请曰：“贼众我寡，诘朝将战，且宜宥之。”猛曰：“若不斩成，军法不立。”羌固请曰：“成，部将也，虽违期应斩，羌愿与成效战以赎罪。”猛又弗许。羌怒，还营，严鼓勒兵，将攻猛。猛谓羌义而有勇，（边批：具眼。）使语之曰：“将军止，吾今赦之

矣。”成既获免，羌自来谢。猛执羌手而笑曰：“吾试将军耳。（边批：不得不如此说。）将军于郡将尚尔，况国家乎！”

（评：违法请宥，私也；严鼓勒兵，悍也；且人将攻我，我因而赦之，不损威甚乎？然羌竟与成大破燕兵，以还报主帅，与其伸一将之威，所得孰多？夫所贵乎军法，又孰加于奋勇杀敌者乎？故曰：圆若用智，唯圆善转，智之所以灵妙而无穷也。）

魏元忠

唐高宗幸东都时，关中饥谨。上虑道路多草窃，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边批：具眼。）命释桎梏，袭冠带，乘驿以从，与人共食宿，托以诘盗。其人笑而许之，比反东都，士马万数，不亡一钱。

（评：因材任能，盗皆作使，俗儒以鸡鸣狗盗之雄笑田文，不知尔时舍鸡鸣狗盗都用不着也。）

柳一砮(王比)

唐柳大夫砮，谪授泸州郡守。渝州有牟磨秀才，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执所业谒见。柳奖饰甚勤。子弟以为太过。柳曰：“巴蜀多豪士，此押衙之子，独能好文，苟不诱进，渠即退志。以吾称誉，人必荣之，由此减三五员草贼，不亦善乎？”

廉希宪

元廉公希宪礼贤下士，常如不及。方为中书平章时，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谒，公毅然不命之坐。刘去，宋诸生褴褛冠衣，袖诗请见。公亟延入坐语，稽经抽史，饮食劳苦，如平生欢。既罢，弟希贡问曰：“刘整贵官而兄简薄之，诸生寒士而兄优礼之，有说乎？”公曰：“非尔所知也。大臣语默进退，系天下轻重。刘整官虽尊贵，然背国叛主而来者；若宋诸生，何罪而羈囚之？今国家崛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则儒术由此衰熄矣。”

（评：不惟兴文，且令知节义之重，是具开国手段者。）

范文正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气节而略细故，如孙威敏、滕达道，皆所素重。其为帅日，辟置僚幕客，多取谪籍未牵复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无过，朝廷自应用之。若其实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议，不因事起之，遂为废人矣。”故公所举多得士。

（评：天下无废人，所以朝廷无废事，非大识见人不及此。）

徐存斋

徐存斋由翰林督学浙中，时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颜苦孔之卓”。

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将领责，执卷请曰：“大宗师见教诚当，但‘苦孔之卓’出扬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时翕然，称其雅量。（边批：何曾损文宗威重！）

（评：不吝改过，即此便知名宰相器识。闻万历初年有士作“怨慕章”一题，中用“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句，为文宗抑置四等，批“不通”字。此士自陈文法出在《檀弓》。文宗大怒曰：“偏你读《檀弓》！”更置五等。人之度量相越，何啻千里！）

宋芝祖尝以事怒周翰，将杖之。翰自言：“臣负天下才名，受杖不雅。”帝遂释之。（边批：好大胆，非圣主不能容。）古来圣主名臣，断无使性遂非者。

又闻徐公在浙时，有二生争贡，哗于堂下，公阅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逊贡，哗于堂下，公亦阅卷自若。顷之，召而谓曰：“我不欲使人争，亦不能使人让，诸生未读教条乎？连本道亦在教条中，做不得主。诸生但照教条行事而已。”由是争让皆息。公之持大体皆此类。

屠杼石

屠杼石先生为浙中督学，持法严。按湖时，群小望风搜诸生过失。一生宿娼家，保甲味爽两擒抵署门，无敢解者。门开，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状，屠佯为不见闻者，理文书自如。

保甲膝行渐前，离两累颇远。屠瞬门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边批：刚正人，却善谗。）门役喻其意，潜趋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顾失之，大惊，不能言。与大杖三十，荷枷；娼则逐去。保甲仓惶语人曰：“向殆执鬼！”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边批：趣甚，快甚！）自是刁风顿息，而此士卒自惩，用贡为教官。

（评：李西平携成都妓行，为节使张延赏追还，卒成仇隙。赵清献宰清城而挈妓以归，胡铨浮海生还而恋黎倩。红颜（歹带）人，贤者不免，以此裁士，士之能全者少矣。宋韩亿性方重，累官尚书左丞，每见诸路有奏拾官吏小过者，辄不怪，曰：“天下太平，圣主之心，虽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则望为公卿，次亦望为侍从、职司、二千石，奈何以微瑕薄罪，锢人于盛世乎！”屠公颇得此意。）

李孝寿宋元献

李孝寿为开封尹。有举子为仆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劝解，久乃释，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不勘案，决杖二十。”仆明日持诣府，告其主仿尹书判，私用刑。孝寿即追至，备言本末。孝寿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数与仆杖，而谢举子。时都下数千人，无一仆敢肆者。

（边批：快甚！）宋元献公罢相守洛。有一举子，行囊中有失税之物，为仆夫所告。公曰：“举人应举，孰无所携？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风胡可长也！”但送税院倍其税，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胡霆桂

胡霆桂，开庆间为铅山主簿。时私酿之禁甚严。有妇诉其姑私酿者。霆桂诘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责。”以私酿律苔之。政化遂行，县大治。（边批：《姑苏志》载此为赵舆夫事。）

尹源

尹源，尹洙之兄也，举进士，通判径州，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降知密州。源上书言：“涣为主将，部卒有罪不伏，笞辄呼万岁，涣斩之不为过。以此谪涣，臣恐边兵愈骄，轻视主将，所系非轻。”涣遂获免。

（评：禁诸生宿娼，法也，而告讦之风不可长。效尹书判，及失税私酿，专斩部卒，皆不法也，而奴不可以加主，妇不可以凌姑，卒不可以抗帅。舍其细而全其大，非弘智不能。）

张耳

张耳、陈余，皆魏名士。秦灭魏，悬金购两人。两人变姓名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

吏尝以过笞陈余。余怒欲起，张耳蹶之，使受笞。吏去，耳乃引余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若？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评：勾践石室，淮阴胯下，皆忍小耻以就大业也。陈余浅躁，不及张耳远甚，所以一成一败。）狄武襄狄青起行伍十余年，既贵显，面涅犹存，曰：“留以劝军中！”（边批：大识量。）（评：即不去面涅，便知不肯遥附梁公。）

邵雍

熙宁中，新法方行，州县骚然。邵康节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节。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也矣。投劾而去何益？”（边批：正论。）

（评：李燔（朱晦庵弟子。）常言：“人不必待仕宦有职事才为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也。”莲池大师劝人作善事，或辞以无力，大师指凳曰：“假如此凳，欹斜碍路，吾为整之，亦一善也。”如此存心，便觉临难投劾者亦是宝山空回。

鲜于铄为利州路转运副使，部民不请青苗钱。王安石遣吏诘之。铄曰：“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东坡称铄“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以为“三难”。仕途当以为法。

杨士奇

广东布政徐奇入覲，载岭南藤篋，将以馈廷臣。选者获其单目以进。上视之，无杨士奇名，乃独召之，问故。士奇曰：“奇自都给事中受命赴广时，众皆作诗文赠行，故有此馈，臣时有病，无所作，不然，亦不免。今众名虽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当以无他。”上意解，即以单目付中官令

毁之，一无所问。

此单一焚，而逆者丧气，省缙绅中许多祸，且使人主无疑大臣之心。所全甚大。无智名，实大智也，岂唯厚道！

宋真宗时，有上书言官禁事者。上怒，籍其家，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之说，欲付御史问状。王旦自取尝所占问之书进，请并付狱。上意浸解，公遂至中书，悉焚所得书。已而上悔，复驰取之。公对：“已焚讫”，乃止。此事与文贞相类，都是舍身救物。)严震严震镇山南，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就过活。震召子公弼等问之。公弼曰：“此患风耳，大人不必应之。”震怒，曰：“尔必坠吾门！只可劝吾力行善事，奈何劝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办，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遂命左右准数与之。于是三川之士归心恐后，亦无造次过求者。

(评：天下无穷不肖事，皆从舍不得钱而起。天下无穷好事，皆从舍得钱而做。自古无舍不得钱之好人也。吴之鲁肃，唐之于(由页)，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开手者。

西吴董尚书浚阳公份，家富而勤于交接。凡衣冠过宾，无不延礼厚赠者。其孙礼部青芝公嗣成，工于诗字，往往以手书扇轴及诗稿赠人。尚书闻之曰：“以我家势，虽日以金币为欢，犹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缙绅之家自有局面，岂复以诗字得人怜乎？将来破吾家者，必此子也！”后民变事起，时尚书已老，青芝公以文弱不能支，董氏为之破产。

人服尚书先见。

弘治间，昭庆寺欲建穿堂。察使访得富户三人，召之谕以共建，长兴吕山吴某与焉。吴曰：“此不甚费、小人当独任之。”察使大喜。吴归语其父，父曰：“儿子有这力量，必能承吾家。”此翁之见，与河阳公同。)

萧何任氏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沛公具知天下要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评：二人之智无大小，易地则皆然也。又蜀卓氏，其先赵人，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妻推辇行。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陋薄，吾闻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芋也)。至死不饥，民工作布，易贾。”乃求远迁，臻之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贸易，富至敌国。其识亦有过人者。

董公

汉王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天下共立义帝，项羽放弑之，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兵皆缟素，告诸侯曰：“寡

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弑义帝者！”（评：董公此说，乃刘、项曲直分判处。随何招九江，酈生下全齐，其陈说皆本此。许庸斋谓沛公激发天下大机括。子房号为帝师，亦未有此大计。）

国朝卢廷选进士为楚臬，暴卒，良久而苏，自言为项羽讼高帝事：高帝自遣九江王布弑义帝，而佯委罪羽，缟素发丧以欺天下后世。卢在汉即九江王也。事甚怪。）

蔣相如寇恂

赵王归自澠池，以蔣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自侈战功，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劳位居其上：“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每朝，常称病，不欲与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辄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相如，欲辞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颇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弩，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相如门谢罪，遂为刎颈之交。

贾复部将杀人于颖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复以为耻，过颖川，谓左右曰：“见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谋，不与相见。姊子谷崇请带剑侍侧，以备非常，恂曰：“不然。昔蔣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乃敕属县盛供具，一人皆兼两人之馔。恂出迎于道，称疾而还。复勒兵欲追之，而将士皆醉，遂过去。恂遣人以状闻，帝征恂，使与复结友而去。

（评：汾阳上堂之拜，相如之心事也。莱公蒸羊之逆，寇恂之微术也。）

安思顺帅朔方，郭子仪与李光弼俱为牙门都将，而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睇目相视，不交一语。及子仪代思顺，光弼意欲亡去，犹未决。旬日诏子仪率兵东出赵魏。光弼入见子仪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仪趋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耶！”执其手，相持而拜，相与合谋破贼。

丁谓窜崖州，道出雷州，（先是谓贬准为雷州司户。）准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谓欲见准，准拒之。闻家僮谋欲报仇，亟杜门纵博，俟谓行远，乃罢。）

张飞

先主一见马超，以为平西将军，封都亭侯。超见先主待之厚也，阔略无上下礼，与先主言，常呼字。关羽怒，请杀之，先主不从。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诸将，羽、飞并挟刀立直。超入顾坐席，不见羽、飞座；见其直也，乃大惊。自后乃尊事先主。

（评：释严颜、悔马超，都是细心作用。后世目飞为粗人，大枉！）

曹彬宴议

宋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曹彬为世宗亲吏，掌茶酒。太祖尝从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与。”自沽酒以饮之。（边批：公私两尽。）及太祖即

位，语群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窦仪籍其帑藏。至数日，太祖命亲吏取藏绢，仪曰：“公初下城，虽倾藏取之，谁敢言者？今既有籍，即为官物，非旨不可得。”后太祖屡称仪有守，欲以为相。

鲁宗道

宋鲁宗道(字贯夫，亳州人。)为渝德日，真宗尝有所召。使者及门，宗道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饮归。中使先入，与约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宗道曰：“但以实告。”曰：“然则当得罪。”宗道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如公对。真宗问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具备。适有乡亲远来，遂邀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笑曰：“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然自此奇公，以为真实可大用。

吕夷简

仁宗久病废朝，一日疾差，思见执政，坐便殿，急召二府。吕许公闻命，移刻方赴，同列赞公速行，公缓步自如。既见，上曰：“久病方平，喜与公等相见，何迟迟其来？”公从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驰以进，恐人惊动。”上以为得辅臣体。

庆历中，石介作《庆历圣德颂》，褒贬甚峻，于夏竦尤极诋斥。未几，党议起，介得罪罢归，卒。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或言直温尝从介学，于是竦遂谓介实不死，北走胡矣。

诏编管介之子于江淮，出中使，与京东刺史发介棺以验虚实。时吕夷简为京东转运使，谓中使曰：“若发棺空，而介果北走，虽孥戮不为酷。万一介真死，朝廷无故剖人家墓，非所以示后也。”中使曰：“然则何以应中旨？”夷简曰：“介死，必有棺敛之人，又内外亲族及会葬门生无虑数百，至于举枢室棺，必用凶肆之人。今悉檄至劾问，苟无异说，即皆令具军令状以保结之。亦足以应诏也。”中使如其言。及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寻有旨，放介妻子还乡。

(评：不为介雪，乃深于雪。当介作颂时，正吕许公罢相，而晏殊、章得象同升，许公不念私憾而念国体，真宰相度也！)

李太后服未除，而夷简即劝仁宗立曹后。范仲淹进曰：“吕夷简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他日夷简语韩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高，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宠废，后宫以色进者不可胜数，不亟立后，无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类也。)

古弼张承业

魏太武尝校猎西河，诏弼以肥马给骑士。弼故给弱者。上大怒，曰：“尖头奴，敢裁量我！还台先斩此奴！”时弼属尽惶惧，弼告之曰：“事君而使君盘游不适，其罪小；不备不虞，其罪大。今北狄南虜，狡焉启疆，是吾忧也。吾选肥马以备军实，苟利国家，亦何惜死！明主可以理干，罪自我，卿等无

咎。”帝闻而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弼头尖，帝尝名之曰“笔头”，时人呼为“笔公”。

后唐庄宗尝须钱蒲博、赏赐伶人，而张承业主藏钱，不可得。（边批：千古第一个内臣。）庄宗置酒库中，酒酣，使其子继岌为承业起舞。舞罢，承业出宝带币马为赠。庄宗指钱积，（边批：意在此。）语承业曰：“和哥（继岌小字。）乏钱，可与钱一积，安用带马？”承业谢曰：“国家钱，非臣所得私。”庄宗语侵之，承业怒曰：“臣老敕使，非为子孙，但受先王顾命，誓雪国耻，惜此钱，佐王成霸业耳！若欲用，何必问臣？财尽兵散，岂独臣受祸也！”因持庄宗衣而泣。乃止。

后唐明宗

秦王从荣性轻佻，喜儒学，多招致后生浮薄之徒赋诗饮酒。一日，明宗问之曰：“尔军政之余，所习何事？”对曰：“暇则读书，与诸儒诗谈道。”明宗曰：“吾每见先帝好作歌诗，甚无谓。汝将家子，文章非所素习，必不能工，传于人口，徒作笑柄，吾老矣，于经义虽未晓，然尚喜闻之，余不足学也。”从荣卒败。

李渊

李渊克霍邑。行赏时，军吏拟奴应募不得与良人同。渊曰：“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宜并从本勋授。”引见霍邑吏民，劳赏如西河，选其壮丁，使从军。关中军士欲归者，并授五品散官，遣归。或谏以官太滥，渊曰：“隋氏吝惜勋赏，致失人心，奈何效之？且收众以官，不胜于用兵乎？”

刘温叟

开宝三年，刘温叟为御史中丞。一日晚过明德门，帝方与黄门数人登楼。温叟知之，令传呼依常而过，翌日请对，言：“人主非时登楼，则下必希望恩赏。臣所以呵道而过，欲示众以陛下非时不登楼也。”帝善之。

卫青程信

大将军青兵出定襄。苏建、赵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兵且尽，信降单于，建独身归青。议郎周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长史安曰：“不然。建以数千卒当虏数万，力战一日，士皆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青曰：“青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专诛于境外，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以风为人臣者不敢专权，不亦可乎？”遂囚建诣行在，天子果赦不诛。

（评：卫青握兵数载，宠任无比，而上不疑，下不忌，唯能避权远嫌故。不然，虽以狄枢使之功名，犹不克令终，可不戒欤！

狄青为枢密使，自恃有功，颇骄蹇，怙惜，士卒每得衣粮，皆曰：“此

狄家爷爷所赐。”朝廷患之。时文潞公当国，建言以两镇节使出之。青自陈无功而受镇节，无罪而出外藩。仁宗亦以为然，向潞公述此语，且言狄青忠臣。潞公曰：“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心，所以有陈桥之变。”上默然。青犹未知，到中书自辩。潞公直视之，曰：“无他，朝廷疑尔！”青惊怖，却行数步。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青闻中使来，辄惊疑终日。不半年，病作而卒。——潞公之谋也。）休宁程公信为南司马，征川贵时，诏以便宜之权付公。公自发兵至凯旋，不爵一人，不杀一人。同事者以为言，公曰：“刑赏，人主之大柄，惧阉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臣。幸而事集，又窃弄之，岂人臣之谊耶？”论者以为古名臣之言。

李愬

节度使李愬既平蔡，械吴元济送京师。屯兵鞠场，以待招讨使裴度。度入城，愬具袁鞋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愬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边批：其意甚远。）度乃受之。

冯(火爰)

孟尝君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收责于薛者。冯媛署曰“能”。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媛至薛，召诸民当偿者悉来，既合券，矫令以责赐诸民，悉焚其券。民称“万岁”。长驱至齐，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之，曰：“责毕收乎？”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媛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义耳！”

窃以为君市义。”（边批：奇！）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焚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悦，曰：“先生休矣！”后期年，齐王疑孟尝，使就国。未至薛百里，民扶老携幼争趋迎于道。孟尝君谓媛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评：媛使齐复相田文，及立宗庙于薛，皆纵横家熟套。唯“市义”一节高出千古，非战国策上所及。保国保家者，皆当取法。）

王旦

王钦若、马知节同在枢府，一日上前因事忿争。上召王旦至，则见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曰：“愿与钦若同下御史府。”旦乃叱钦若下去。上怒甚，欲下之狱。旦从容曰：“钦若等恃陛下顾遇之厚，上烦陛下。臣冠宰府，当行朝典，然观陛下天颜不怡，愿且还内，来日取旨。”上许之。旦退，召钦若等切责，皆皇惧，手疏待罪。翌日，上召旦曰：“王钦若等事如何处分？”旦曰：“臣晓夕思之，钦若等当黜，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对朕忿争无礼。”旦曰：“陛下圣明在御，而使大臣坐忿争无礼之罪，恐夷狄闻之，无以威远。”上曰：“卿意如何？”对曰：“愿至中书，召钦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约之。俟少间，罢之未晚。”上曰：“非卿言，朕固难忍。”后数

月，钦若等皆罢。

胡(彡莢)

正统中，宗伯胡莢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带解落地。从容拾系之，遂叩头还班，御史亦不能纠。十三年，彭鸣中状元，当上表谢恩之夕，坐以待旦。至四鼓，乃隐几而寐，竟失朝。纠仪御史奏，令锦衣卫拿。已奉旨，胡公出班奏：“状元彭鸣不到，合着锦衣卫寻。”上是之。不然，一新状元遂被拘执如囚人，斯文不雅观。老成举措，自得大体。

孙觉

孙莘老觉知福州。时民有欠市易钱者，系狱甚众。适有富人出钱五百万葺佛殿，请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辈所以施钱，何也？”众曰：“愿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坏，又无露坐者，孰若以钱为狱囚偿官，使数百人释枷锁之苦，其获福岂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诺之。即日输官，囹圄遂空。

赵清献

赵清献公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狱，十人罢业，株连波及，更属无辜。且狱禁中夏有疫疾湿蒸，冬有疫疠冻裂。或以小罪，经年桎梏，或以轻系，追就死亡。狱卒囚长，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时令人马上飞吊监簿查勘，以狱囚多少，定有司之贤否。行之期年，郡州具属吏，无敢妄系一人者。邵尧夫每称道其事。

贾彪

贾彪与荀爽齐名，举孝廉为新息长。小民因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

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椽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养子数千，僉曰：“贾父所长。”生男名曰“贾男”，生女名曰“贾女”。

（评：手段已能办贼，直欲以奇致之。）

柳公绰

柳公绰节度山东，行部至邓，吏有纳贿、舞文，二人同系。县令闻公绰素持法，必杀贪者。公绰判曰：“贼吏犯法，法在；好吏坏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评：天伦、王法，两者持世之大端。彪舍贼寇而案杀子，公绰置赃吏而诛舞文，此种识力，于以感化贼盗、赃吏有余矣。若丙吉不问道旁死人而问牛喘，未免失之迂腐。）

季本

季本初仕，为建宁府推官，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方发兵讨之。而建宁有分水关，自江入闽道也。本请于所司，身往守之。会巡按御史某以科场事檄郡守与本并入。守以书趣本，本复书曰：“建宁所恃者，唯吾两人。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场往返动计四旬。今江西胜负未可知，土寇生发叵测。微吾二人，其谁与守？即幸而无事，当此之际，使试录列吾两人名，传播远迩，将以为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违按院之命，孰与误国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边批：此守亦高人。）

（评：科场美事，人方则得之，谁肯舍甘就苦？选事避难，睹此当愧汗矣！）

远犹卷二

谋之不远，是用大简；人我迭居，吉凶环转；老成借筹，宁深毋浅。集《远犹》。

训储(二条)

商高宗为太子时，其父小乙尝使久居民间，与小民出入同事，以知其情。

（评：太祖教谕太子，必命备历农家，观其居处、服食、器用，使知农之劳苦。洪武末选秀才，随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说民间利害等事。成祖巡行北京，使二皇长孙周行村落，历观农桑之事。论教者宜以为法。）张昭先逮事唐明宗。明宗诸皇子竞侈汰。昭疏训储之法，略云：“陛下诸子，宜各置师傅，令折节师事之。一日中但令止记一事，一岁之内，所记渐多，则每月终令师傅共录奏闻。俟皇子上谒，陛下辄面问，倘十中得五，便可博识安危之故，深究成败之理。”明宗不能用。

（评：此可为万世训储之法，胜如讲经说书，作秀才学问也。）

李泌

肃宗子建宁王(伋炎)性英果，有才略。从上自马嵬北行，兵众寡弱，屡逢寇盗。(伋炎)自选骁勇居上前后，血战以卫上。上或过时未食，(伋炎)悲泣不自胜。军中皆属目向之。上欲以(伋炎)为天下兵马元帅，使统诸将东征。李泌曰：“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使广平为吴太伯乎？”上曰：“广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帅为重！”泌曰：“广平未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广平王(伋叔)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伋炎)闻之，谢泌曰：“此固(伋炎)之心

也！”

王叔文

王叔文以棋侍太子。尝论政至宫市之失，太子曰：“寡人方欲谏之。”众皆称赞，叔文独无言。既退，独留叔文，问其故。对曰：“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何以知此！”遂大爱幸。

（评：叔文固俭险小人，此论自正。）

白起祠

贞元中，咸阳人上言见白起，令奏云：“请为国家捍御四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果入寇，败去。德宗以为信然，欲于京城立庙，赠起为司徒。李泌曰：“臣闻‘国将兴，听于人’。今将帅立功，而陛下褒赏白起，臣恐边将解体矣。且立庙京师，盛为祷祝，流传四方，将召巫风。臣闻杜邮有旧祠，请敕府县修葺，则不至惊人耳目。”（边批：妥贴。）上从之。

苏颂

苏颂执政时，见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哲宗有言，或无对者；唯颂奏宣仁后，必再禀哲宗，有宣谕，必告诸臣俯伏而听。及贬元祐故宫，御史周秩并劾颂。哲宗曰：“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此老。”

戮叛二条

宋艺祖推戴之初，陈桥守门者拒而不纳，遂如封丘门，抱关吏望风启钥。及即位，斩封丘吏而官陈桥者。

至正间，广东王成、陈仲玉作乱。东莞人何真请于行省，举义兵，擒仲玉以献。成筑岩自守，围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缚成者，予钱十千，于是成奴缚之以出，真笑谓成曰：“公奈何养虎为害？”成惭谢。奴求赏，真如数与之，使人具汤镬，驾诸转轮车上。成惧，谓将烹己。真乃缚奴于上，促烹之；使数人鸣鼓推车号于众曰：“四境有奴缚主者，视此！”人服其赏罚有章，岭表悉归心焉。

宋艺祖三条

初，太祖谓赵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十易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由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今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言，我已谕矣！”（边批：聪明。）顷之，上与故人石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安枕而卧也。”守信等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上曰：

“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何？一旦以黄袍加汝身，虽欲不为，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顿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怜，指示可生之路。”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欲富贵者，不过多得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边批：王翦、萧何所以免祸。）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兵权。

（评：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世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手段！若非君臣偷安，力主和议，则寇准、李纲、赵鼎诸人用之有余，安在为弱乎？）熙宁中，作坊以门巷委狭，请直而宽广之。神宗以太祖创始，当有远虑，不许。既而众工作苦，持兵夺门，欲出为乱。一老卒闭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获。（边批：设险守国道只如此。）神宗一日行后苑，见牧豨猪者，问：“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来，尝令畜。自稚养至大，则杀之，更养稚者。累朝不改，亦不知何用。”神宗命革之。月余，忽获妖人于禁中，索猪血浇之，仓卒不得。方悟祖宗远虑。

郭钦

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侍御史郭钦请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长策也。不听，卒有五胡之乱。

（评：只有开国余威可乘，失此则无能力矣。宋初不能立威契丹，卒使金、元之祸相寻终始。我太祖北逐金元，威行沙漠。文皇定鼎燕都，三犁来庭，岂非万世久安之计乎！）

处继迁母

李继迁扰西鄙。保安军奏获其母。太宗欲诛之，以寇准居枢密，独召与谋。准退，过相幕，吕端谓准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准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处之？”准曰：“欲斩于保安军北门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计之得也！”即入奏曰：“昔项羽欲烹太公，高祖愿分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怨，益坚其叛耳。”太宗曰：“然则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视之，以招来继迁。即不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柑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其后母终于延州，继迁死，子竟纳款。

（评：具是依，则为俺答之款；具是违，则为奴囚之叛。）

徐达

大将军达之蹙元帝于开平也，缺其围一角，使逸去。常开平怒亡大功，大将军言：“是虽一狄，然尝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将裂地而封之乎，

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则纵之固便。”开平且未然。及归报，上亦不罪。

（评：省却了太祖许多计较。然大将军所以敢于纵之者，逆知圣德之弘故也。何以知之？于遥封顺帝、赦陈理为归命侯而不诛知之。）

元旦日食

元旦日食，富弼请罢宴撤乐，吕夷简不从。弼曰：“万一契丹行之，恐为中国羞。”后有自契丹还者，言虏是日罢宴。仁宗深悔之。

（评：值华、虏争胜之日，故以契丹为言，其实理合罢宴，不系虏之行不行也。）

贡麟

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司马公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为瑞；若伪，为远夷笑。愿厚赐而还之。”（评：方知秦皇、汉武之愚。）

契丹立君

边帅遣种朴入奏：“得谍言，阿里骨已死，国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赵纯忠者，谨信可任。愿乘其未定，以劲兵数千，拥纯忠入其国，立之。”众议如其请，苏颂曰：“事未可知，今越境立君，倘彼拒而不纳，得无损威重乎？徐观其变，俟其定而抚取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无恙。

地图贡道

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郡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至扬州，牒取地图。是时陈秀公守扬，给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仿其規制供之。及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

（评：宋初，遣卢多逊使李国主。还，舡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江东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国主急令缮写送之。于是尽得其十九州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以归，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秀公此举，盖惩前事云。）成化十六年，朝鲜请改贡道。（注：因建州女直邀劫故。）中官有朝鲜人为之地。众将从之。职方郎中刘大夏独执不可，曰：“朝鲜贡道，自鸭绿江抵前屯，经广宁，过前屯，而后入山海，迂回三四大镇，此祖宗微意。若自鸭绿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径，恐贻他日忧。”卒不许。

陈恕

陈晋公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恕诺而不进。久之，上屡趣之，恕终不进。上命执政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羨，恐生侈心。”（评：李吉甫为相，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州、府、县户税实数，比天宝户税四分减三，天下仰给县官者八十二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者，不在此数，欲以感悟朝廷。大臣忧国深心类如此。）

李沆

李沆为相，王旦参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叹曰：“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沆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语曰：‘外宁必有内忧。’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则知忧而治之，沆死，子必为相，遵与虏和亲，一朝疆场无事，恐人主渐生侈心耳！”旦未以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及不孝恶逆之事奏闻，上为之变色，惨然不悦。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常怀忧惧。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狗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沆没后，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纳款，遂封岱、祠汾，大营宫殿，搜讲坠典，靡有暇日。旦亲见王钦若、丁谓等所为，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乃知沆先识之远，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

（评：《左传》：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曰：“唯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厉公不听，战楚胜之。归益骄，任嬖臣胥童，诛戮三谷，遂见弑于匠丽。文靖语本此。）

韩琦

太宗、仁宗尝猎于大名之郊，题诗数十篇，贾昌朝时刻于石。韩琦留守日，以其诗藏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劝琦摹本以进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进为？”客亦莫谕琦意。韩绛来，遂进之。琦闻之，叹曰：“昔岂不知进耶？顾上方锐意四夷事，不当更导之耳。”石守道编《三朝圣政录》，将上，一日求质于琦。琦指数事，其一，太祖惑一宫鬟，视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琦曰：“此岂可为万世法！已溺之，乃恶其溺而杀之，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去此等数事，守道服其精识。

刘大夏二条

天顺中，朝廷好宝玩。中贵言宣德中，尝遣太监王三保使西洋，获奇珍无算。帝乃命中贵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时刘大夏为郎，项尚书公忠令都吏检故牒，刘先检得，匿之。都吏检不得，复令他吏检。项诘都吏曰：“署中牒焉得失？”刘微笑曰：“昔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万计。此一时弊政，牒即存，尚宜毁之，以拔其根，犹追究其有无耶？”项耸然，再揖而谢，指其位曰：“公达国体，此不久属公矣！”又，安南黎灏侵占城地，西略诸土夷，败于老挝。中贵人汪直欲乘间讨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牒。大夏匿弗予。尚书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尚书悟，乃已。

（评：此二事，天下阴受忠宣公之赐而不知。）

辞连署辞密揭

宪宗嘉崔群说直，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群连署，然后进之。群曰：“翰林举动，皆为故事。必如是，后来万一，有阿媚之人之为之长，则下位直言自而进矣。”遂不奉诏。

上御文华殿，召刘大夏谕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榷，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有当行当罢者，卿可以揭贴密进。”大夏对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上曰：“卿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贴进，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类也。陛下所行，当远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与众共之，外付之府部，内咨之阁臣可也。如用揭贴，因循日久，视为常规。万一匪人冒居要职，亦以此行之，害可胜言！此甚非所以为后世法，臣不敢效顺。”上称善久之。

（评：老成远虑，大率如此，由中无寸私、不贪权势故也。）

辞例外赐

富郑公为枢密使。值英宗即位，颁赐大臣。已拜受，又例外特赐。郑公力辞。东朝遣小黄门谕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赐。”公曰：“大臣例外受赐，万一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辞不受。

范仲淹

劫盗张海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军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劳之。事闻，朝廷大怒，富弼议欲诛仲约。仲淹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敌不御，而反赂之，法在必诛。

今高邮无兵为械，且小民之情，觫出财物而免于杀掠，必喜。戮之，非法意也。”仁宗乃释之。弼愠曰：“方欲举法，而多方阻挠，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手滑，恐吾辈亦未可保。”弼不谓然。及二人出按边，弼自河北还，及国门，不得入，未测朝廷意，比夜彷徨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

赵忠简

刘豫揭榜山东，妄言御医冯益遣人收买飞鸽，因有不逊语。知泗州刘纲奏之。张浚请斩益以释谤，赵鼎继奏曰：“益事诚暧昧，然疑似间有关国体。然朝廷略不处罚，外议必谓陛下实尝遣之，有累圣德。不若暂解其职，姑与外祠，以释众惑。”上欣然，出之浙东。浚怒鼎异己。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则党合而祸大；缓之，则彼自相挤，今益罪虽诛，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阍恐人君手滑，必力争以薄其罪。不若谪而远之，既不伤上意，彼见谪轻，必不致力营求；又幸其位，必以次窥进，安肯容其入那？若力排之，此辈侧目吾人，其党愈固而不破矣！”浚始叹服。

文彦博

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横陇故道。北京留守贾昌朝素恶弼，阴约内侍武继隆，令司天官二人，俟执政聚时，于殿廷抗言：“国家不当穿河北方，以致上体不安。”后数日，二人又听继隆上言：请皇后同听政。史志聪以状白彦博，彦博视而怀之，徐召二人诘之曰：“天文

变异，汝职所当言也。何得辄预国家大事耶，汝罪当族！”二人大惧。彦博曰：“观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状以视同列，同列毕愤怒，曰：“奴辈敢尔，何不斩之？”彦博曰：“斩之则事彰灼，中宫不安矣。”既而议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复使二人往。（边批：大作用。）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东北，非正北也。

王旦

王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内臣周怀政偕行。或乘间请见，旦必俟从者尽至，冠带出见于堂皇，白事而退。后怀政以事败，方知旦远虑。内臣刘承规以忠谨得幸，病且死，求为节度使。帝语旦曰：“承规待此以瞑目。”旦执不可，曰：“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内臣官不过留后。

王守仁

阳明公既擒逆濠，江彬等始至，遂流言诬公，公绝不为意。初谒见，彬辈皆设席于旁，令公坐。公佯为不知，竟坐上席，而转旁席于下。彬辈遽出恶语，公以常行交际事体平气谕之，复有为公解者，乃上。公非争一坐也，恐一受节制，则事机皆将听彼而不可为矣。（边批。高见。）主婚用玺郑贵妃有宠于神庙。高宗大婚礼，妃当主婚。廷臣谋于中贵王安曰：“主婚者，乃与政之渐，不可长也，奈何？”或献计曰：“以位则贵妃尊，以分则穆庙隆庆恭妃长，益以恭妃主之？”曰：“奈无玺何？”曰：“以恭妃出令，而以御玺封之，谁曰不然？”安从之。自是郑氏不复振。

陈仲微

仲微初为莆田尉，署县事，县有诵仲微于当路，而密授以荐牒者，仲微受而藏之。年，其家负县租，竟逮其奴。是人有怨言。仲微还其牒，缄封如故。是人惭谢。

陈是（上宀下是）

是字仲举，以名德为世所宗。桓帝时，党事起，逮捕者众，人多避逃，是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竟诣狱请囚，会赦得释。灵帝初，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颖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是独吊焉。后复诛党人，让以是故，颇多全活。

（评：即菩萨舍身利物，何以加此！狄梁公之事伪周，鸠摩罗什之事符秦，皆是心也。）

姚崇

姚崇为灵武道大总管。张柬之等谋诛二张，崇适自屯所还，遂参密议，以功封梁县侯，武后迁上阳宫，中宗率百官问起居。五公相庆，崇独流涕。柬之等曰：“今岂流涕时耶？恐公祸由此始。”崇曰：“比与讨逆，不足为功，

然事天后久，违旧主而泣，人臣终节也。由此获罪，甘心焉。”后五王被害，而崇独免。

（评：武后迁，五公相庆，崇独流涕。董卓诛，百姓歌舞，邕独惊叹。事同而祸福相反者，武君而卓臣，崇公而邕私也。然惊叹者，平日感恩之真心；流涕者，一时免祸之权术。

崇逆知三思犹在；后将噬脐，而无如五王之不听何也。吁，崇真智矣哉！)

孔子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

（评：袁了凡曰：“自俗眼观之，子贡之不受金似优于子路之受牛。孔子则取由而黜赐，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论流弊，不论一时论永久，不论一身论天下。”)

宓子

齐人攻鲁，由单父。单父之老请曰：“麦已熟矣，请任民出获，可以益粮，且不资寇。”三请而宓子不许。俄而齐寇逮于麦，季孙怒，使人让之。宓子蹙然曰：“今兹无麦，明年可树。若使不耕者获，是使民乐有寇。夫单父一岁之麦，其得失于鲁不加强弱；若使民有幸取之心，其创必数世不息。”季孙闻而愧曰：“地若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

（评：于救世似迂，于持世甚远。）

程琳

程琳字天球，为三司使日，议者患民税多名目（大麦旷绢鞋钱食盐钱。），恐吏为奸，欲其名而合为一。琳曰：“合为一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是重困民也！”议者虽唯唯，然当时犹未知其言之为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尽并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高明

黄河南徙，民耕于地，有收。议者欲履亩坐税。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无常，税额不改，平陆忽复巨浸，常税犹按旧籍，民何以堪？”遂报罢。

（评：每见沿江之邑，以摊江田赔粮致困，盖沙涨成田，有司喜以升科见功，而不知异日减科之难也。川中之盐井亦然。陈于陛《意见》云：“有井方有课，因旧井塌坏，而上司不肯除其课，百姓受累之极，即新井亦不敢开。宜立为法：凡废井，课悉与除之，新井许其开凿，开成日免课，三年后方征收。则民困可苏而利亦兴矣。若山课多，一时不能尽蠲，宜查出另为一

籍，有恩典先及之，或缓征，或对支，徐查新涨田，即渐补扣。数年之后，其庶几乎？”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奉太祖圣旨：“山东、河南民人，除已入额田地照旧征外，新开荒的田地，不问多少，永远不要起科，有气力的尽他种。”按：此可为各边屯田之法。）

王铎

王铎为京兆丞时，李宾判度支，每年以江淮运米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于京国余米，且耗京国之食。若运米自淮至京国，兼济无限贫民也。”余米之制，业已行矣，竟无敢阻其议者。都下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也。识者皆服铎之察事，以此大用。

（评：国初中盐之法，输粟实边，支盐内地。商人运粟艰苦，于是募民就边垦荒，以便输纳，而边地俱成熟矣。引盐、屯相须之最善法也。自叶待郎淇徇乡人之请，改银输部，而边地日渐抛荒，粟遂腾贵，并盐法亦大敞坏矣。“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圣言真可畏哉！

孙伯纯

孙伯纯史馆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县，自言置盐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卖盐虽有近利，官盐患在不售，不患在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孙罢郡，卒置三场，其后连海间刑狱盗贼差役，比旧浸繁，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山积，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又朝廷调军器，有弩桩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桩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需耳。

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岁科无已时也。”

李允则

李允则再守长沙。湖湘之地，下田艺稻谷，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允则一日出令曰：“将来并纳粟米秆草。”湖民购之襄州，第一斗一束，至湘中为钱一千。自尔竟以田艺粟，至今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张咏

张忠定知崇阳县，民以茶为业。公曰：“茶利厚，官将榷之，不若早自异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为苦。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为绢岁百万匹。民思公之惠，立庙报之。

（评：文温州林官永嘉时，其地产美梨。有持献中官者，中官令民纳以充贡。公曰：“梨利民几何？使岁为例，其害大矣！”俾悉伐其树。中官怒而谮之，会荐卓异得免。近年虎丘茶亦为官所害，亦伐树以绝之。呜呼！中官不足道，为人牧而至使民伐树以避害，此情可不念欤！林，衡山先生之父。

《泉南杂志》云：泉地出甘蔗，为糖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给于浙直海贩。莅兹土者，当设法禁之，骤似不情，惠后甚溥。

论元佑事二条

神宗升遐，会程颢以檄至府。举哀既罢，留守韩康公之子宗师，问：“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韩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边批：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变。）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验。

（评：建中初（徽宗年号，）江公望为左司谏，上言：“神考与元佑哲宗初号诸臣，非有斩祛、射钩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佑为名，必有元丰、（神宗改元）绍圣（哲宗改元）为之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毕仲游予之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边批：此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专’，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而后新法始可永罢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待职司使者，约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串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竟如其虑。

陈颢(王加颢之左边)四条

陈颢方赴召命，至阙，闻有中旨，令三省交进前后臣僚章疏之降出者。颢谓宰属谢圣藻曰：“此必有奸人图盖己愆而为此谋者。若尽进入，则异时是非变乱，省官何以自明？”因举蔡京上疏请灭刘摯等家族，乃妄言携剑入内欲斩王珪等数事。谢惊悚，即白时宰，录副本于省中。其后京党欺诬盖抹之说不能尽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邹浩还朝，帝言及谏立后事，奖叹再三，询：“谏草安在？”对曰：“焚之矣。”退告陈颢。颢曰：“祸其始此乎？异时奸人妄出一緘，则不可辩矣。”初，哲宗一子献愍太子茂，昭怀刘氏为妃时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官虚位，后因是得立。然才三月而夭。浩凡三谏立刘后，随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

浩，乃使其党为伪疏，言刘后“杀卓氏而夺其子，欺人可也，诅可以欺天乎？”徽宗诏暴其事，遂再谪衡州别驾，寻窜昭州，果如颢言。

（评：二事一局也，谢从之而免谗，邹违之而构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尤信！）徽宗初，欲革绍圣之弊以靖国，于是大开言路。众议以瑶华复位、司马光等叙官为所当先。陈颢时在谏省，独以为“幽废母后、追贬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细故也，今欲正复，当先辨明诬罔，昭雪非辜，诛责造意之人。然后发诏，以礼行之，庶无后患，不宜欲速贻悔。”朝议以公论久郁，速欲取快人情。遽施行之，（边批：无识者每坐此弊。）至崇宁间，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皆服公远识。

陈公在通州，张无垢（商英）入相，欲引公自助。时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尧集》，盖将施行所论，而由局中用公也。公料其无成，书已缮写未发，州郡复奉政典局牒催促。公乃用奏状进表，以黄帕封缄，缴申政典局，乞于御前开拆。或谓公当径申局中，何必通书庙堂，公曰：“恨不得直达御览，岂可复与书耶？彼为宰相，有所施为，不于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将怀疑生忌，恐《尊尧》至而彼已动摇也。远其迹犹恐不免，况以书那！”已而悉如公言。张既罢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责词犹谓公“私送与张商英，意要行用”。于是众人服公远识。

林立山

武庙《实录》将成时，首辅杨廷和以忤旨罢归，中贵张永坐罪废。翰林林立山奏记副总裁董中峰曰：“史者，万世是非之权衡。昨闻迎立一事，或曰由中，或曰内阁；诛贼彬，或云由廷和，或云由永。（边批：各从其党。）疑信之间，茫无定据。今上方总核名实，书进二事，必首登一览，恐将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君子小人，进退之机决矣。”董公以白总裁费鹄湖，乃据实书：“慈寿太后遣内侍取决内阁。”天子由是倾心宰辅，宦寺之权始轻。

周宗韩雍

烈祖镇建业日，义祖薨于广陵，致意将有奔丧之计。康王以下诸公子谓周宗曰：“幸闻兄长家国多事，宜抑情损礼，无劳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坚请报简，示信于烈祖。康王以匆遽为词，宗袖中出笔，复为左右取纸，得故茗纸贴，乞手札。康王不获已而札曰：“幸就东府举哀，多垒之秋，二兄无以奔丧为念也。”明年烈祖朝觐广陵，康王及诸公子果执上手大恸，诬上不以临丧为意，诅让百端，冀动物听。上因出王所书以示之，王（面见）颜而已。

韩公雍旬宣江右时，忽报宁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边批：已猜着几分。）密遣人驰召三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状。公辞病聩莫听，请书。王索纸，左右舁几进，王详书其事而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无迹。时王兄弟相欢，讳无言。使还，朝廷坐韩离间亲王罪，械以往。韩上木几亲书，方释。

喻樗

张浚与赵鼎同志辅治，务在塞幸门、抑近习，相得甚欢。人知其将并

相，史馆校勘喻樗独曰：“二人宜且同在枢府，他日赵退则张继之，立事任人，未甚相远，则气脉长。若同在相位，万一不合而去，则必更张，是贤者自相悖戾矣。”

（评：曹可以继萧，费、董可以继诸葛，此君子所以自衍其气脉也。若乃不贵李（责力）以遗孝和，不贵张齐贤以遗真庙，是人主自以私恩为市，非帝王之公矣。

杨荣

王振谓杨士奇等曰：“朝廷事亏三杨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后当如何？”士奇曰：“老臣当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先生休如此说。吾辈衰残，无以效力。行当择后生可任者以报圣恩耳。”振喜。翼日即荐曹鼐、苗衷、陈循、高谷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荣当日发言之易。荣曰：“彼厌吾辈矣，吾辈纵自立，彼其自己乎？一旦内中出片纸，命某人入阁，则吾辈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吾辈人，当一心协力也。”士奇服其言。

（评：李彦和《见闻杂记》云：“言官论劾大臣，必须下功夫看见眼前何人可代者，必贤于去者，必有益于国家，方是忠于进言。若只做得这篇文字，打出自己名头，毫于国家无补，不如缄口不言，反于言责无损。”此亦可与杨公之论合看。）

赵凤杨王司帑

初，晋阳相者周玄豹，尝言唐主贵不可言。至是唐主欲召诣阙。赵凤曰：“玄豹言已验，若置之京师，则轻躁狂险之人必辐凑其门。自古术士妄言致人族灭者多矣！”乃就除光禄卿致仕。

杨王沂中闲居，郊行，遇一相押字者，杨以所执杖书地上作一画。相者再拜曰：“阁下何为微行至此？宜自爱重。”王愕然，诘其所以。相者曰：“土上一画，乃王字也。”王笑，批缗钱五百万，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诣司帑。司帑持券熟视曰：“汝何人，乃敢作我王伪押来赚物！吾当执汝诣有司问罪！”相者具言本末，至声屈，冀动王听。王之司谒与司帑打合五千缗与之，相者大恸，痛骂司帑而去。异日乘间白杨，杨怪问其故，对曰：“他今日说是王者，来日又胡说增添，则王之谤厚矣！且恩王已开王社，何所复用相？”王起，抚其背曰：“尔说得是。”即以予相者几百万，旌之。（边批：赏得是。）

程伯淳

程颖为越州金判，蔡卞为帅，待公甚厚。初，卞尝为公语：“张怀素道术通神，虽飞禽走兽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诛少正卯，彼尝谏以为太早，汉祖成皋相持，彼屡登高观战。不知其岁数，殆非世间人也！”公每窃笑之。及将往四明，而怀素且来会稽。卞留少俟，公不为止，曰：“‘子不语怪、力、乱、神。’以不可训也。斯近怪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谄合，下民从风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愿此。不然，不识之未为不幸也。”后二十年，怀素败，多引名士。（边批：欲以自脱。）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寻求无迹而止。

非公素论守正，则不免于罗织矣。

（评：张让，众所弃也，而太丘独不难一吊。张怀素，众所奉也，而伯淳独不轻一见，明哲保身，岂有定局哉！具二公之识，并行不悖可矣。蔡邕亡命江海积十二年矣，不能自晦以预免董卓之辟；逮既辟，称疾不就，犹可也，乃因卓之一怒，惧祸而从，受其宠异，死犹叹息。初心谓何，介而不果，涅而遂淄，公论自违，犹望以续史幸免，岂不愚乎？视太丘愧死矣！《容斋随笔》云：会稽天宁观老何道士，居观之东廊，栽花酿酒，客至必延之。一日有道人貌甚伟，款门求见，善谈论，能作大字。何欣然款留，数日方去。未几，有妖人张怀素谋乱，即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系狱，良久得释。自是畏客如虎，杜门谢客。忽有一道人，亦美风仪，多技术，西廊道士张若水介之来谒。何大怒骂，合扉拒之。此道乃永嘉林灵噩，旋得上幸，贵震一时，赐名灵素，平日一饭之恩无不厚报。若水乘驿赴阙，官至蕊珠殿校籍，父母俱荣封。而老何以尝骂故，朝夕忧惧；若水以书慰之，始少安。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鉴也。）

薛季昶徐宜

张柬之等既诛二张、迁武后，薛季昶曰：“二凶虽诛，产、禄犹在。去草不除根，终当复生。”桓彦范曰：“三思几上肉耳，留为天子藉手。”季昶叹曰：“吾无死所矣！”及三思乱政，范甚悔之。

赵汝愚先借韩侂胄力通宫掖，立宁宗。事成，徐谊曰：“侂胄异时必为国患，宜饱其欲而远之。”叶适亦谓汝愚曰：“侂胄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赏酬侂胄，勿令预政。”汝愚谓其易制，皆不听，止加侂胄防御使。侂胄大怨望，遂构汝愚之祸。

（评：武三思、韩侂胄皆小人也。然三思有罪，故宜讨而除之；侂胄有功，故宜赏而远之。除三思，宜及迁武氏之时；远侂胄宜及未得志之日，过此皆不可为矣。五王、汝愚皆自恃其位望才力，可以凌驾而有余，而不知凶人手段更胜于豪杰。何者？此疏而彼密，此宽而彼狠也。忠谋不从，自贻伊戚。悲夫！）

李贤

李贤尝因军官有增无减，进言谓：“天地间万物有长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无处着矣。自古有军功者，虽以金书铁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孙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国；或能立功，又与其爵，岂有累犯罪恶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远，天下官多军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穷，而邦本亏矣，不可不深虑也。”（评：议论关系甚大！）

刘晏

刘晏于扬子置场造船艘，给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请损之。晏曰：“不然，论大计者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若速与之屑屑较计，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远矣！”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羨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

(边批：惜小妨大。)

李晟

李晟之屯渭桥也，荧惑守岁，久乃退。府中皆贺曰：“荧惑退，国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当力死勤难，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劝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唯五纬盈缩不常，晟惧复守岁，则吾军不战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评：田单欲以神道疑敌，见《兵智部》李晟不欲以天道疑军。)吕文靖仁宗时，大内灾，宫室略尽。比晓，朝者尽至；日晏，宫门不启，不得闻上起居。两府请入对，不报。久之，上御拱宸门楼，有司赞谒，百官尽拜楼下。吕文靖端独立不动，上使人问其意，对曰：“宫庭有变，群臣愿一望天颜。”上为举帘俯槛见之，乃拜。

掌玺内侍

赵汝愚与韩侂胄既定策，欲立宁宗，尊光宗为太上皇。汝愚谕殿帅郭杲，以军五百至祥禧殿前祈请御宝。杲入，索于职掌内侍羊(马因)刘庆祖。二人私议曰：“今外议汹汹如此，万一玺入其手，或以他授，岂不利害！”于是封识空函授杲，二珰取玺从间道诣德寿宫，纳之宪圣。及汝愚开函奉玺之际，宪圣自内出玺与之。

(评：玺何等物，而欲以力取、以恩献？此与绛侯请问之意同。功名之士，未闻道也，绝大一题目，而好破题反被二阉做去。惜夫！)

裴宽李祐

裴宽尝为润州参军。时刺史韦诜为女择婿，未得，会休日登楼，见有所瘞于后圃者，访其人，曰：“此裴参军也。义不以苞苴污家。适有人饷鹿脯，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诜嗟异，遂妻以女。婚日，诜帙其女，使观之。宽瘠而长，时衣碧，族人皆笑呼为“碧鹤”。诜曰：“爱其女，必以为贤公侯妻，可貌求人乎？”宽后历礼部尚书，有声。

李祐爵位既高，公卿多请婚其女，祐皆拒之。一日大会幕僚，言将纳婿，众谓必贵戚名族，及登宴，寂然。酒半，祐引末座一将，谓曰：“知君未婚，敢以小女为托。”即席成礼。他日或请其故，祐曰：“每见衣冠之家缔婚大族，其子弟习于淫奢，多不令终。我以韬铃致位，自求其偶，何必仰高以博虚望？”闻者以为卓识。

(评：温公云：“娶妇必不及吾家者，嫁女必胜吾家者。娶妇不及吾家，则知俭素；嫁女胜吾家，则知畏谨。”时谓名言。观韦、李二公择婿，温公义犹未尽。)

王文正

文正公之婿韩公，例当远任。公私以语其女曰：“此小事，勿忧。”一日谓女曰：“韩郎知洋州矣。”女大惊，公曰：“尔归吾家，且不失所。吾若

有所求，使人指韩郎妇翁奏免远，适累其远大也。”韩闻之，曰：“公待我厚如此！”后韩终践二府。

（评：古人自爱爱人，不争目睫，类如此。）

公孙仪

公孙仪相鲁，而嗜鱼，一国争买鱼献之，公仪子不受。其弟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既受鱼，必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免于相，虽嗜鱼其谁给之？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不受鱼，能长自给鱼。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孙叔敖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丘，若地不利而名甚恶，楚人鬼而越人机，可长有者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

范蜀公

范纯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蜀公不许，曰：“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难立朝矣！”（边批：味之无穷。）（评：国朝刘忠宣公有云：“仕途勿广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数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呜呼，真老成练事之语！）

汪公

王云凤出为陕西提学，台长汪公谓之曰：“君出振风纪，但尽分内事，勿毁淫祠、禁僧道。”云凤曰：“此正我辈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见得真确则可，见之不真，而一时慕名为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一禱祠则传笑四方矣！”云凤叹服。此文衡山说，恨汪公失其名。

（评：见得真确，出自学问，狄梁公是也。慕名者未有不交，仕人举动，当推类自省。）

华歆

华歆、王朗乘船避难，有一人欲附，歆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耶？”遂携拯如初。

下岩院主僧

巴东下岩院主僧，得一青磁碗，携归，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满其中。更置少米，经宿，米亦满；钱及金银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过江筒田，怀中取碗掷于中流。弟子惊愕，师曰：“吾死，汝辈宁能谨飭自守乎？弃之，不欲使汝增罪也。”（出吴淑《秘阁闲谈》。淑，宋初人。）

（评：沈万三家有聚宝盆，类此。高皇取试之，无验，仍还沈。后筑

京城，复取此盆镇南门下，因名聚宝门云。)

东海钱翁

东海钱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众已偿价七白金，将售矣，亟往图之！”翁阅房，竟以千金成券。子弟曰：“此房地产业有成议，今骤增三百，得无溢乎？”翁笑曰：“非尔所知也。吾侪小人，彼违众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众口？且夫欲未餍者，争端未息。吾以千金而获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无利于吾屋。歌斯哭斯，从此为钱氏世业无患矣！”已而他居多以价亏求贴，或转赎，往往成讼，唯钱氏帖然。

辞馈

刘忠宣大夏戍肃州，贫甚，诸司惮逆谨，毋敢馆谷者，三学生徒轮食之。有参将某遣使致馈，敕其使不受勿返。公曰：“吾老，唯一仆，日食不过数钱。若受之，仆窃之逃，不将只身陷此耶？”寻同戍钟尚书橐货，果为仆窃而逃，人服公先识云。

(评：本不欲受，虑患乃第二义也。曹公在官渡，召华歆，宾客送者千余人，赠遗数千，皆无所拒，密各题识。临去谓诸君曰：“本无相拒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单车远行，将以怀璧为罪。”乃还所赠，众服其德。忠宣盖本此。)

屏姬侍

郭令公每见客，姬侍满前。及闻卢杞至，悉屏去。诸子不解。公曰：“杞貌陋，妇女见之，未必不笑。他日杞得志，我属无噍类矣。”(评：齐顷以妇人笑容，几至亡国。令公防微之虑远矣！)

王勉夫云：《宁成传》未载：周阳由为郡守，汲黯、司马安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凭司马安不足言也，汲长孺与大将军亢礼，长揖丞相，面折九卿，矫矫风力，不肯为人下，至为周阳由所抑，何哉？周盖无赖小人，其居二千石列，肆方骄暴，凌轹同事，若无人焉，汲盖远之，非畏之也。异时河东太守胜屠公不堪其侵权，遂与之角，卒并就戮，玉石俱碎，可胜叹恨！士大夫不幸而与此辈同官，逊而避之，不失为厚，何苦与之较而自取辱哉！)

唐肃

唐待制肃与丁晋公为友，宅正相对，丁将有弼谐之命，唐迁居州北。或问之，唐曰：“谓之入则大拜，数与往还，事涉依附；经旬不见，情必猜疑，故避之也。”(评：是非心不可不明，亦不可太明。立身全交，两得之矣！)

阿豺

吐谷浑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只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

乎？单者易折，众者难摧，戮力同心，然后社稷可固！”

（评：周大封同姓，枝叶扶疏，相依至久。六朝猜忌，庇焉寻斧，覆亡相继。不谓此狄中，乃有如此晓人！）

通简卷三

世本无事，庸人自扰；唯通则简，冰消日皎。集《通简》。

唐文宗

文宗将有事南郊，祀前，本司进相扑人。上曰：“我方清斋，岂合观此事？”左右曰：“旧例皆有，已在门外抵候。”上曰：“此应是要赏物。可向外相扑了，即与赏物令去。”又尝观斗鸡，优人称叹：“大好鸡！”上曰：“鸡既好，便赐汝！”（评注：既不好名，以扬前人之过，又不好戏，以开幸人之端，觉革弊纷更，尚属多事，此一节能称圣主。）

【译文】

唐文宗李昂将要到南郊举行祭天活动。去祭祀之前，主管官员奏说，已将相扑手带来了。文宗说：“我正在清静斋戒，怎么能看相扑？”侍臣们说：“按旧例祭天前都有观看相扑的项目，相扑手已在门外等候了。”文宗说：“这是想要赏赐东西罢了，可让他们就在外面相扑，完事后就赏赐把他们打发走。”又有一次文宗看斗鸡，旁边一个优伶称叹道：“好一只大公鸡！”文宗说：“你既然说好，就把鸡赏给你吧！”

宋太宗

孔守正拜殿前都虞候。一日侍宴北园，守正大醉，与王荣论边功于驾前，忿争失仪。

侍臣请以属吏，上弗许。明日俱诣殿廷请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复省。”（评注：以狂药饮人，而责其勿乱，难矣。托之同醉，而朝廷之体不失，且彼亦未尝不知警也。）

【译文】

北宋太宗赵光义时，孔守正任殿前都虞候，一天，侍臣们陪太宗在北园宴饮，孔守正喝得酩酊大醉，与殿前指挥使王荣在太宗面前各论自己的战功，争执起来，很失礼仪。

侍臣们请求把他们交给有关官员去问罪，太宗没有答应。第二天，他两个一同到金銮殿上请罪，太宗说：“朕昨天也喝得大醉，胡胡涂涂不再记得有过什么事。”

宋真宗

宋真宗朝，尝有兵士作过，于法合死，特贷命决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高声叫唤乞剑，不服决杖，从人把捉不得，遂奏取进止。传宣云：“须决

杖后别取进止处斩。”寻决讫取旨，真宗云：“此只是怕吃杖；既决了，便送配所，莫问。”

【译文】

北宋真宗赵恒当朝时，有一个士兵犯了罪过，按法律应当处死。真宗饶他一命，判决打二十脊杖发配远方。这个士兵高声叫唤愿受剑处死，而不愿服杖刑。执刑的人把握不住如何是好，于是向真宗奏请处理意见。殿上传宣圣旨道：“必须先服杖刑后，再来听旨是否处斩。”不一会施过杖刑后，执刑者来取圣旨，真宗说：“他只是害怕挨杖刑；既然已经打过了，就送去发配之地，别的不再问了。”

曹参

二条

曹参被召，将行，属其后相；“以齐狱市为寄。”后相曰：“治无大此者乎？”参曰：“狱市所以并容也，今扰之，奸人何所容乎？”参既入相，一遵萧何约束，唯日夜饮醇酒，无所事事，宾客来者皆欲有言，至，则参辄饮以醇酒；间有言，又饮之，醉而后已，终莫能开说。惠帝怪参不治事，嘱其子中大夫窟私以意叩之。窟以休沐归，谏参，参怒，笞之二百，帝让参曰：“与窟何治乎？乃者吾使谏君耳。”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视臣能孰与萧何？”帝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是也，高帝与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君休矣。”（评注：不是覆短，适以见长。）吏廨邻相国园，群吏日欢呼饮酒，声达于外。左右幸相国游园中，闻而治之。参闻，乃布席取酒，亦欢呼相应。左右乃不复言。

（评注：极绘太平之景，阴消近习之谗。）

【译文】

汉惠帝时，曹参为齐国丞相，萧何死后，曹参被召往长安继萧何在中央任丞相。临别的时候，他嘱咐继他任齐相的人说：“要把齐国的刑狱和集市留意好。”继任的齐相问道：“国家的政治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了吗？”曹参说：“监狱和集市都是安排坏人的场所，你现在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平衡关系，把坏人安置到什么地方去呢？”曹参到中央继任丞相后，一切遵守萧何原来的法规办事，他自己只是日夜饮酒作乐，没有出台什么新举措，来访的客人们都想跟他谈些事，一到他那里，就被曹参招待喝酒；其间想谈事，又被一个劲儿劝酒，直到被灌醉方才罢休，到底也没能说成什么事。

汉惠帝刘盈责怪曹参不治理政事，就让曹参的儿子、中大夫曹窟私下里把自己的责备之意去问一问曹参。曹窟以休息、沐浴为理由回家，劝谏曹参去治理朝政。曹参听了大怒，抽了曹窟二百鞭子。

汉惠帝责问曹参说：“你为什么要打曹窟呢？这是朕派他去劝你的。”曹参取下帽子行礼谢罪说：“陛下自己掂量掂量，陛下与高帝相比谁更圣明英武？”惠帝说：“朕怎敢与高帝相比呢？”曹参又说：“陛下看臣的才干与萧何相比谁更强？”惠帝说：“你似乎比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所说的很对呀。高帝与萧何平定了全国，法令已经订得很清楚了，陛下无为而治，臣等谨守职分，遵循着既定的法令不脱离，不也就行了吗！”惠帝明白了曹

参的心意，就对他说：“那你就去休息吧！”丞相曹参的衙门和相府的后花园相邻。衙门中的属吏们成天在衙中欢呼饮酒，喧哗声音传到墙外很远。曹参的随从们随他到后花园游玩，心里幸灾乐祸，心想曹丞相听到他们的喧闹声，一定会整治他们。谁知曹参听到隔墙的热闹声后，就命人摆席取酒，也欢呼喧闹，和衙中属吏们相呼应，曹参的随从们这也才不再说什么了。

李及

曹玮久在秦中，累章求代。真宗问王旦：“谁可代玮者？”旦荐李及，上从之。众疑及虽谨厚有行检，非守边才。韩亿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将吏亦心轻之。会有屯戍禁军白昼掣妇人银钗于市，吏执以闻。及方坐观书，召之使前，略加诘问，其人服罪。及不复下吏，亟命斩之，复观书如故，将吏皆惊服。不日声誉达于京师。亿闻之，复见旦，具道其事，且称旦知人之明，旦笑曰：“戍卒为盗，主将斩之，此常事，何足为异！旦之用及，非为此也。夫以曹玮知秦州七年，羌人(上龙下言)服。玮处边事已尽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聪明，多所变置，败玮之成绩。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谨守玮之规模而已。”亿益叹服公之识度。

(批：张乘崖自成都召还，朝议用任中正代之，或言不可，帝以问王旦。对曰：“非中正不能守咏之规也。”任至蜀，咨咏以为政之法。咏曰：“如己见解高于法，则舍法而用己；勿徇己见。”任守其言，卒以治称。后生负才，辄狭小前人制度，视此可以知戒。)

戒更革

赵韩王(普)为相，置二大瓮于坐屏后，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即焚之于通衢。李文靖曰：“沆居相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聊以补国尔。

今国家防制，纤悉具备，苟轻徇所陈一一行之，所伤实多。金人苟一时之进，岂念民耶！”陆象山云：往时充员敕局，浮食是惭。唯是四方奏请，廷臣面对，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详。其或书生贵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一旦施行，片纸之出，兆姓蒙害，每与同官悉心论驳，朝廷清明，尝得寝罢。编摩之事，稽考之勤，何足当大官之膳？庶几仅此可以偿万一耳。”(批：罗景纶曰：“古云：‘利不什不变法’，此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轻也，或疑若是则将坐视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欤？不知革弊以存法可也，固弊而变法不可也；不守法而弊生，岂法之生弊哉！韩、范之建明于庆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于熙宁者，因弊而变法也。一得一失，概可观矣。”))

御史台老隶

宋御史台有老隶，素以刚正名，每御史有过失，即直其槌。台中以槌为贤否之验。

范讽一日召客，亲谕庖人以造食，指挥数四。既去，又呼之，叮咛告戒。顾老隶挺直，怪而问之。答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责以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诏之！”讽甚愧服。

(批：此真宰相才，惜乎以老隶淹也！终县老人仅知甲子，犹动韩宣之惜，如此老隶而不获荐剡，资格束人，国家安得真才之用乎！若立贤无方，则萧颖士之仆，(颖士御仆甚虐，或讽仆使去，仆曰：“非不欲去，爱其才耳！”)可为吏部郎，甄琛之奴，(琛好奕，通宵令奴持烛，睡则加搯。奴曰：“郎君辞父母至京邸，若为读书，不辞杖罚，今以奕故横加，不亦太非理乎！”琛惭，为之改节。)韩魏公之老兵，(公宴客，睹一营妓插杏花，戏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媒！”席散，公命老兵唤妓。已而悔之，呼老兵，尚在。公问曰：“汝未去耶？”答曰：“吾度相公必悔，是以未去。”)可为师傅，其他一才一伎，又不可枚举矣。)

汉光武

光武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批：宋桂阳王休范举兵得阳，萧道成击斩之。而众贼不知，尚破台军而进。宫中传言休范已在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投名者以千数。及至，乃道成也。道成随得辄烧之，登城谓曰：“刘休范父子已戮死，尸在南冈下。我是萧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烧，勿惧也！”亦是祖光武之智。)

薛简肃

(二条)

薛简肃公帅蜀，一日置酒大东门外，城中有戍卒作乱，既而就擒，都监走白公。公命只于擒获处斩决。(边批：乱已平矣。)民间以为神断。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间未能了得，非所以安其徒反侧之心也。

(批：稍有意张大其功，便不能如此直捷痛快矣。)

民有得伪蜀时中书印者，夜以锦囊挂之西门。门者以白，蜀人随者以万计，皆汹汹出异语，且观公所为，公顾主吏藏之，略不取视，民乃止。

(批：梅少司马国桢制阆三镇。虜酋或言于沙中得传国玺，以黄绢印其文，顶之于首，诣辕门献之，乞公题请。公曰：“玺未知真假，俟取来，吾阅之，当犒汝。”酋谓：“累世受命之符，今为圣朝而出，此非常之瑞，若奏闻上献，宜有封赏，所望非犒也。”公笑曰：“宝源局自有国宝，此玺即真，无所用之，吾亦不敢轻渎上听。念汝美意，命以一金为犒，并黄绢还之。”酋大失望，号哭而去。或问公：“何以不为奏请？”公曰：“王孙满有言：‘在德不在鼎’。况虜酋视为奇货，若轻于上闻，酋益挟以为重。万一圣旨征玺，而玺不时至，将真以封赏购之乎？”人服其卓识。此薛简肃藏印之意。

天顺初，虜酋孛来近边求食，传闻宝玺在其处。石亨欲领兵巡边，乘机取之。上以问李贤，贤曰：“虜虽近边，不曾侵犯，今无故加兵，必不可。且宝玺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国之物，不足为贵。”上是之。梅公之见，与此正合。)

张咏

张忠定知益州。民有诉主帅帐下卒恃势吓取民财者，(先是贼李顺陷成

都，诏王继恩为招安使讨之，破贼，复成都，官军屯府中，恃功骄恣。)其人闻知，缒城夜遁。咏差衙役往捕之，戒曰：“尔生擒得，则浑衣扑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来。”是时群党汹汹，闻自投井，故无他说，又免与主帅有不协名。

(批：按忠定不以耳目专委于人，而采访民间事悉得其实。李旼问其旨，公曰：“彼有好恶，乱我聪明，但各于其党，询之又询，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虽有隐匿者，亦十得八九矣。”子犹曰：张公当是绝世聪明汉！)

诸葛孔明

丞相既平南中，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谏曰：“公天威所加，南人率服。然夷情叵测，今日服，明日复叛，宜乘其来降，立汉官分统其众，使归约束，渐染政教。十年之内，辮首可化为编氓，此上计也！”公曰：“若立汉官，则当留兵；兵留则口无所食，一不易也。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立汉官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立汉官，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兵，不运粮，纲纪粗定，夷汉相安。”

(批：晋史：桓温伐蜀，诸葛孔明小吏犹存，时年一百七十岁，温问曰：“诸葛公有何过人？”史对曰：“亦未有过人处。”温便有自矜之色。史良久曰：“但自诸葛公以后，更未见有妥当如公者。”温乃惭服。凡事只难得“妥当”，此二字，是孔明知己。)

高拱

隆庆中，贵州土官安国亨、安智各起兵仇杀，抚臣以叛逆闻。动兵征剿，弗获，且将成乱。新抚阮文中将行，谒高相拱。拱语曰：“安国亨本为群奸拨置，仇杀安信，致信母疏穷、兄安智怀恨报复。其交恶互讦，总出仇口，难凭。抚台偏信智，故国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者，谓敢犯朝廷，今夷族自相仇杀，于朝廷何与？纵拘提不出，亦只违拗而已，乃遂奏轻兵掩杀，夷民肯束手就戮乎？虽各有残伤，亦未闻国亨有领兵拒战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务为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闻；乃生事幸功者，又以小为大，以虚为实，始则甚言之，以为邀功张本，终则激成之，以实已之前说，是岂为国之忠乎！(边批：说尽时弊。)君廉得其实，宜虚心平气处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仇杀与夫违拗之罪，则后必出身听理。一出身听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是止坐以本罪，当无不服。斯国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于前官事务有增加，以见风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为，君其勉之！”阮至贵，密访，果如拱言，乃开以五事：一责令国亨献出拨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赔偿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穷母子，一削夺宣慰职衔，与伊男权替，一从重罚以惩其恶。而国亨见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军门诱而杀之，(边批：真情。)拥兵如故，终不赴勘，而上疏辨冤。

阮狃于浮议，复上疏请剿。拱念剿则非计，不剿则损威，乃授意于兵部，题覆得请，以吏科给事贾三近往勘。(边批：赖有此活法。)国亨闻科官奉命来勘，喜曰：“吾系听勘人，军门必不敢杀我，我乃可以自明矣！”于是

出群奸而赴省听审，五事皆如命，愿罚银三万五千两自赎。安智犹不从，阮治其用事拔置之人，始伏。智亦革管事，随母安插。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

（批：国家于土司，以戎索羁摩之耳，原与内地不同。彼世享富贵，无故思叛，理必不然。皆当事者或俊削，或慢残，或处置失当，激而成之。反尚可原，况未必反乎？如安国亨一事，若非高中玄力为主持，势必用兵，即使幸而获捷，而竭数省之兵粮，以胜一自相仇杀之夷人，甚无谓也。呜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

倪文毅

孝宗朝，云南思叠梗化，守臣议剿。司马马公疏：“今中外疲困，灾异叠仍，何以用兵？宜遣京朝官往谕之。”倪文毅公言：“用兵之法，不足尉之有余。如公之言，得无示弱于天下，且使思叠闻而轻我乎？遣朝官谕之，固善；若谕之不从，则策窘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当自服，俟不服，议剿未晚也。”乃简参议郭公绪及按察曹副使玉以往。旬余抵金齿，参将卢和统军距所据地二程许，而次遣人持檄往谕，皆被拘。卢还军至千崖，遇公，语其故，且戒勿迫。公曰：“吾受国恩，报称正在此，如公言，若臣节何？昔苏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还，况此夷非匈奴比！万一不还，亦份内事也！”或谓公曰：“苏君以黑发去，白发还，君今白矣，将以黑还乎？”公正色不答。

是日，曹引疾，公单骑从数人行，旬日至南甸，路险不可骑，乃批荆徒步，绳挽以登。

又旬日，至一大泽，戛都土官以象舆来，公乘之；上雾下沙，晦淖迷蹶，而君行愈力。

又旬日，至孟濂，去金沙江仅一舍。公遣官持檄过江，谕以朝廷招来之意。夷人相顾惊曰：“中国官亦至此乎！”即发夷兵率象马数万，夜过江，抵君所，长槊劲弩，环之数重。有译者泣报曰：“贼刻日已焚杀矣！”公叱曰：“尔敢为间耶？”因拔剑指曰：“来日渡江，敢复言者，斩！”思叠既见檄，谕祸福明甚，又闻公志决，即遣尊长数辈来受令，及馈土物。公悉却去，激思叠面语，先叙其劳，次伸其冤，然后责其叛，闻者皆俯伏泣下，请归侵地。公许之，皆稽首称万寿，欢声动地。公因诘卢参将先所遣人，出以归公。卢得公报，驰至，则已撤兵归地矣。

（评注：才如郭绪，不负倪公任使，然是役纪录，止晋一阶，而缅甸、罗防功，横杀无辜，辄得封荫。呜呼！事至季世，不唯立功者难，虽善论功者亦难矣！）

【译文】

明孝宗弘治十四年，云南孟密宣抚司的恩叠违抗朝廷政令，云南巡抚奏请征剿。兵部尚书马文升上疏说：“现在朝廷内外国力困乏，灾异屡屡出现，靠什么去打仗呢？最好派朝中大臣去抚谕他。”文毅公倪岳（时为礼部尚书）说：“用兵的法则是，实力不足也要给对方显示出实力雄厚。按马公的意见去做，岂不是向天下人显示出朝廷软弱无力，使思叠知道后更轻视我们吗？派朝中大臣去抚谕成功了固然很好，要是抚谕他不听，那么下一步就只好办了。不如姑且派云南的大员中有威望的人前去抚谕，思叠就应当服从，如果他不服从，再商议征。剿也不晚。”于是下令，派云南府参议郭绪和云

南按察副使曹玉前往抚谕。

走了十几天，到达金齿卫（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参将卢和所统率的军队距思叠所据之地有二里路左右，几次派人带着檄文前去抚谕，都被拘留。这时卢参将回兵到千崖，遇上了郭绪等人，把情况告诉了他们，并告诫他们切勿迫近对方。郭绪说：“我受国家大恩，报答就在今朝，如果照您的话办，哪里还有做臣子的节操？过去苏武留匈奴十九年还能够活着回来，况且这里的夷族怎能和匈奴相比呢！即使万一不能生还，也是臣子职分内的事！”有人对郭绪说：“苏武是以黑发人去，白发人还，您现在的头发已经白了，还能等头发再黑了回来吗？”郭绪满面严肃，不予回答。

这天，曹玉说他有病，只有郭绪单人独骑，带着几个随从上路，走了十几天，到达南甸宣抚司（在今云南腾冲县南）境，道路越来越陡险，无法骑马，于是步行披荆斩棘，用绳子拉着攀登前进。又走了十几天，到了一个大湖边，夏都（在今云南潞西县境）土司带着象舆前来，郭绪坐上继续往前走。空中浓雾弥漫，脚下汲沙淤积，阴暗泥泞，难辨而颠领，而郭绪更加努力地前进。又走了十来天，到达孟濑（在今云南镇康县西南的孟定），离金沙江仅一天的路程了。郭绪派随员带着檄文渡过金沙江，向思叠说明朝廷招抚之意。夷人互相吃惊地看着说：“中国官也能来到这里吗！”立即调发夷兵率几万匹象和马，连夜过江，到郭绪的驻地，驾起长枪硬弩，包围了好几层。有个翻译哭着报告说：“贼兵很快就要放火杀进来了！”郭绪喝斥道：“你敢离间军心吗？”说着就拔剑指着翻译说：“明天渡江，你再敢说这话，定斩不赦！”这边思叠见到朝廷檄文以后，对自己的成败祸福心里已经很明白，又听说郭绪这人意志坚强，就派几位酋长前来接受招抚令，并馈赠土产。郭绪谢绝了土产，邀请思叠面谈。面谈时郭绪先叙述了思叠的劳苦，又申明他蒙受的冤枉，然后责备他的叛逆行为，凡听到郭绪这番话的夷人，都感动得俯伏在地下，痛哭流涕，请求收纳他们侵占的土地。

郭绪答应了，夷民都叩头行礼，高呼万岁，欢声动地。郭绪趁此追问先前卢参将所派来人的下落，思叠把这些被拘留的人全放出来交给了郭绪。参将卢和收到郭绪的报告赶来时，思叠已经归还了土地撤兵了。

吴惠

吴惠为桂林府知府，适义宁洞蛮结湘苗为乱，监司方议征进，请于朝。惠亟白曰：“义宁吾属地，请自招抚，不从而征之未晚。”乃从十余人，肩舆入洞，洞绝险，山石攒起如剑戟，华人不能置足，瑶人则腾跳上下若飞。闻桂林太守至，启于魁，得入，惠告曰：“吾，若属父母，欲来相活，无他。”众唯唯。因反覆陈顺逆，其魁感泣，留惠数日，历观屯堡形势，数千人卫出境，斫羊豕境上。惠曰：“善为之，无遗后悔！”数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反。归报监司，遂罢兵。明年，武冈州盗起，宣言推义宁洞主为帅。

监司咸罪惠，惠曰：“郡主抚，监司主征，蛮夷反覆，吾任其咎！”复遣人至义宁。义宁瑶从山顶觐得惠使，具明武冈之冤。监司大惭，武冈盗因不振。义宁人德惠如父母，迄惠在桂林，无敢有骚窃境上者。

【译文】

明弘治进士吴惠为桂林府知府时，适逢义宁（在今广西桂林北）洞蛮联合湖南苗族反乱，监司官员正计议着进兵征剿，向朝廷请示。吴惠听说

后急速报告说：“义宁是我管辖的地方，请允许我自己前去招抚。如果他们不听从，再征剿也不晚。”于是他带领十几名随从，坐着肩舆往洞蛮聚居的地方去。这些地方都十分险要，山石象剑戟一般平地拔起，汉人攀登时连立脚的地方也没有，而瑶人赤脚腾跃象飞一般上下。当地人听说是桂林太守来了，报告了洞蛮头人，吴惠一行人被允许进入聚居处洞中。吴惠告诉他们说：“我是你们的父母官，是来挽救你们的，没有别的用意。”众人没有做声。吴惠接着反复陈说顺逆的道理，头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挽留吴惠住了几天，考察了屯堡的形势，几千人护卫他们出境，临别时在边境杀猪羊立盟誓。吴惠说：“你要好自为之，不要留下后悔的事！”几千瑶民放下刀跪拜，发誓决不反叛朝廷。吴惠回来后，向监司禀报了事情经过，于是决定不再征剿。

第二年，湘南武冈州贼盗起兵，宣布说是推戴义宁洞首领为统帅。监司官员都怪罪吴惠，吴惠说：“知府主张招抚，监司却主张征剿，使得蛮夷出现反覆，我愿承担责任！”他又派人到义宁洞去。义宁瑶民从山顶上看见吴惠派的人来了，向他详细说明所谓武冈盗推义宁洞主为帅，全是武冈盗贼的谎言。来人回去说明情况后，监司官员大为羞惭，武冈贼盗也因此一蹶不振。义宁瑶人对吴惠象亲生父母一般尊重，自从吴惠在桂林任职，没有人在境内骚乱破坏。

龚遂

宣帝时，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岁，召见，形貌短小，不副所闻，上心轻之，边批：年貌俱不可以定人。问：“息盗何策？”遂对曰：“海濒辽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耶，将安之也？”上改容曰：“选用贤良，固将安之。”遂曰：“臣闻治乱民如治乱绳，不可急也。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遣乘传至渤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遂单车独行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弯而持钩、锄。

（评注：汉制，太守皆专制一郡，生杀在手，而龚遂犹云“愿丞相、御史无拘臣以文法”，况后世十羊九牧，欲冀卓异之政，能乎？古之良吏，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蕲于为朝廷安民而已。今则不然，无事弄得有事，小事弄得大事；事生不以为罪，事定反以为功，人心眷眷思乱，谁之过与！）

【译文】

西汉宣帝刘询时，渤海（今河北沧州一带）及邻近各郡年成饥荒，盗贼蜂起，郡太守们不能够制止。宣帝要选拔一个能够治理的人，丞相和御史都推荐龚遂可以委用，宣帝就任命他为渤海郡太守。当时龚遂已经七十岁了，皇上召见时，见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不象所听说的有本事的样子，心里颇看不起他，便问道：“你能用什么法子平息盗寇呀？”龚遂回答道：“辽远海滨之地，没有沐浴皇上的教化，那里的百姓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而官吏们又不关心他们，因而那里的百姓就象是陛下的一群顽童偷拿陛下的兵器在小水池边舞枪弄棒一样打斗了起来。现在陛下是想让臣把他们镇压下去，还是去

安抚他们呢？”宣帝一听他讲这番道理，便神色严肃起来，说：“我选用贤良的臣子任太守，自然是想要安抚百姓的。”龚遂说：“臣下听说，治理作乱的百姓就象整理一团乱绳一样，不能操之过急了。臣希望丞相、御史不要以现有的法令一味束缚我，允许臣到任后诸事均据实际情况由臣灵活处理。”宣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驿传将龚遂送往渤海郡去。

郡中官员听说新太守要来上任，便派军队迎接、护卫。龚遂把他们都打发回去了，并向渤海所属各县发布文告：将郡中追捕盗贼的官吏全部撤免，凡是手中拿的是锄、镰等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拿问，手中拿着兵器的才是盗贼。龚遂单独乘驿车来到郡府。闹事的盗贼们知道龚遂的教化训令后，立即瓦解散伙，丢掉武器，拿起镰刀、锄头种田了。

徐敬业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则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彼州发卒郊迎，敬业尽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处分他事毕，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吏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觐望，及其船中无所有，乃更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内，告云：“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后去者为贼！”唯召其魁首，责以不早降，各杖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其祖英公闻之，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儿也！”

【译文】

唐高宗李治时，蛮族人聚集进行抢劫，官军前去讨伐失利，于是委任徐敬业为刺史前往处理。当地州衙派军队到城外迎接他，徐敬业让他们全部返回城去，自己一个人骑着马到了州府。贼寇听说新刺史来了，全部加强戒备以对付讨伐。徐敬业到州上任后，对此事一句也没有问过，把其他事处理完毕，才说：“贼寇们都在何处？”州吏回答说：“都在南岸。”于是徐敬业就带着一两个佐吏随从着渡河而往。见他如此行动，大家都很担心惊愕。

贼寇们起初手持兵刃瞭望，见徐敬业所乘船中没有别的人，于是撤回，闭上营门隐藏起来。徐敬业上岸后，径直走进营内去，告诫他们：“国家知道你们不过是被贪官污吏所害，并没有其他罪恶。你们都回家种地吧，走得晚的就要当贼盗处理了！”徐敬业只是把他们的首领叫到面前，责备他何不早向官军投降，让人把他打了几十杖送走了，从此全州境内秩序井然。

徐敬业的祖父英国公徐勣听说后，称敬业的胆子真大，他又说：“就是我去也做不到这样。然而将来使我家破人亡的，也必定是这个孩子啊！”

朱博

二条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且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

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

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

博为左冯翊。有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斫，创著其颊。府功曹受贿，白除禁调守尉。博闻知，以他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叩头服状。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冯翊欲洒卿耻，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惧，对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语，有便宜，辄记言。”因亲信之，以为耳目。禁晨夜发起部中盗贼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连守县令。久之，召见功曹，闭阁数责以禁等事，与笔札，使自记，“积受一钱以上，无得有匿，欺谩半言，断头矣！”功曹惶怖，且自疏奸赃，大小不敢隐，博知其其实，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拔刀使削所记，遣出就职。功曹后常战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西汉成帝时，有一个很能干的官吏叫朱博，他本来是武官出身，不大熟悉法律条文等规定。他担任冀州刺史后，到所属各郡去巡视，一天忽然有几百个官吏、百姓们站在大街上要告状，连官衙中也挤满了人。朱博的一个佐吏向他报告并请求说：“请暂且留在这个县里，接见所有告状的人，事情处理完后，再出发。”这人想以此来看看朱博的本事如何。朱博心里知道此人的用意，便催外面的随从快点准备车马。随从说车马已经准备停当，朱博出门坐到车上，看见这些告状的人，便让佐吏给这些人讲清楚：“要告县丞、县尉的，刺史不受理控告这些佩黄绶级别的官员，让他们到各自郡衙去告。要告那些二千石俸禄佩黑绶级别官员的，等刺史巡视各郡回去后，到刺史衙门中去告。百姓中有被吏员们冤枉，以及控告抢劫杀人、民事纠纷的，由各被告人的上级主管部门去受理。”朱博停下车来差遣决定，不一会儿，四五百人各领命而去，真可谓神速。官吏和百姓们都大为惊奇，想不到朱博应付事变竟如此决断。

事后朱博慢慢查访这次事件是谁操纵的，果然得知是那个老佐史唆使人们聚众闹事，朱博把这个佐吏杀掉了。

朱博任左冯翊（管辖京都长安以北及东北地区）时，长陵县有个豪强叫尚方禁。他年轻时曾去非礼别人的妻子，被别人砍了一刀，面颊上留下一道伤疤。左冯翊的府功曹（官职名）受尚方禁贿赂，禀报要任尚方禁调守尉之职。朱博了解到事情的原由后，以其他事的名义召见尚方禁，看见他的面颊上果然有道疤痕。朱博让身边的人都走开，问尚方禁道：“这道疤是怎么落下的呀？”尚方禁自己知道朱博已晓得内情，便跪下叩头认罪。朱博笑着说：“大丈夫时常会有这种事。现在我想洗刷您的耻辱，您自己愿效力否？”尚方禁又高兴又害怕，回答说：“小人定效死力！”于是朱博向尚方禁下令说：“您决不能泄漏机密，见到有该报告的事，就要记下来报给我。”从而把尚方禁当作亲信，用为耳目。尚方禁日夜活动，侦探揭发了所属各部门各地方的许多抢劫、杀人和其他隐蔽的坏人坏事，立下不少功劳。朱博提拔他为连守县令。

过了很长时间，朱博召见了府功曹，把门关上，得收受尚方禁贿赂等事说开，数落责问他，并且将笔和木简递给他，让他自己写检查，“只要贪污受贿一分钱，也不得隐匿，若有半字欺瞒，杀头无赦！”功曹十分惶恐害

怕，便自己把一桩桩贪赃奸情，不论大小一点不敢隐瞒地写了下来。朱博知道了他的犯罪实情，就叫他仍然就座，教育他说，你只要按我的指示去办，改过自新就行了。说着，向他扔过去一把刀，让他把写在简上的字都刮掉，并让他出去仍担任原职不动。这个功曹以后想起自己的罪过就不寒而栗，公务不敢有一点差错，后来朱博还提拔了他。

韩褒

周文帝（宇文泰）时，韩褒为北雍州刺史。州多盗，褒至，密访之，并州中豪右也。

褒阳不知，并加礼遇，谓曰：“刺史书生，安知督盗？所赖卿等共分其忧耳。”乃悉召桀黠少年。尽署主帅，与分地界，盗发不获，即以故纵论。于是诸被署者皆惶惧首伏，曰：“前盗实某某。”具列姓名。褒因取名簿藏之，榜州门曰：“凡盗，可急来首，尽今月不首者，显戮之，籍其妻子，以赏前首者！”于是旬月间盗悉出首。褒取簿质对，不爽，并原其罪，许自新。由是群盗屏息。

【译文】

北周文帝宇文泰时，韩褒为北雍州（治所在今陕西耀县）刺史。州中有许多盗匪，韩褒来了后，对他们秘密访察，实际上都是州中的豪强大族。韩褒佯装不知，对他们都一律加以礼遇厚待，对他们说：“我这个刺史不过是一介书生，怎么懂得督剿盗匪？要靠你们来共同为我分忧了。”他又把其中那些强梁狡黠的年轻人全都召集来，都给他们封了主帅的职衔，划分了地界，如果有抢劫事件发生而未能破获，就以故意纵放论罪。

于是这些被署以主帅之职的年轻人，一个个惶恐惧怕，伏身自首，并揭发说：“前某次抢劫案实是某某人干的。”把所有盗匪的名字全都开列了出来。韩褒把名册取过来收藏好，在州城门口发布榜文说：“凡干过盗匪之事的人，要迅速来自首。超过本月不自首者，要抓来公开处决，并将其妻子、儿女籍没入官为奴，赏给前来自首者！”于是不满一个月，境中盗匪全部来自首了。韩褒取出名册核对无误，就全部宽恕了他们的罪行，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从此盗匪活动平息了下来。

蒲宗孟

贼依梁山泺，县官有用长梯窥蒲苇间者，蒲恭敏知郓州，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泺中”。贼既绝食，遂散去。

【译文】

北宋神宗时，有强盗盘踞在梁山泊，当地县官搭起了很高的长梯侦察隐藏在蒲苇之间的强盗们的行动。恭敏公蒲宗孟任郓州知州时，仅仅下了一道命令：“不得乘小船出入水泊之中。”这样，强盗们不久就断绝了粮食，于是只好散去。

吴正肃公

吴正肃公知蔡州。蔡故多盗，公按令为民立伍保，而简其法，民便安。

之，盗贼为息。

京师有告妖贼确山者，上遣中贵人驰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公曰：“使者欲借兵立威耶，抑取妖人以还报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公曰：“吾在此，虽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内，安得不知？今以兵往，是趣其为乱也。此不过乡人相聚为佛事以利钱财耳。手召之，即可致。”乃馆使者，日与之饮酒，而密遣人召十人，皆至，送京师鞫实，告者以诬得罪。

【译文】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正肃公吴柔胜任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知州。蔡州地区过去一直多盗匪，吴柔胜到任后，发布命令在民间建立五家连保法，并且检查落实情况，百姓很快安定下来，盗贼也消声匿迹了。

京城有人奏报朝廷说有妖贼在确山聚集作乱。皇上派宦官为使者骑马飞驰到蔡州，要捕捉列于名单上的十个人。使者要求带军队前往捉拿，吴柔胜说：“尊使是想借军队显威风呢，还是想以此来捉住妖人向朝中报告呢？”使者说：“当然是想抓到妖人了。”吴柔胜说：“我在此地任职，虽然不能干，然而若有几千人在境内聚集作乱，怎么会不知道呢？现在派军队前往抓人，是逼他们犯上作乱。其实，那不过是一些乡下人聚在一起做佛事来赚点钱财罢了。我举手一招，即能把他们叫来。”于是把这位使者安排到宾馆中歇息，天天和他一块喝酒，而密地派人去把列于名单上的十个人召来，到齐后，送到京城讯问。他们说了实情，后来向朝廷奏报的人以诬陷罪被判刑。

万观

万观知严州。七里泷渔舟数百艘，昼渔夜窃，行旅患之。观令十艘为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由是无复有警。

（评注：能实行编甲之法，何处不可！）

【译文】

明成祖永乐年间，万观任严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知州。富春江的七里泷一带有几百只渔船，白天打渔晚上偷盗，来往的旅客受到很大危害。万观下令将十只渔船编为一甲，实行联保，各分给一定的地段，让他们自己守卫，从此再没有旅客报警了。

王敬则

敬则为吴兴太守。郡旧多剽掠，敬则录得一偷，召其亲属于前，鞭之数十，使之长扫街路，久之，乃令举旧偷自代。诸偷恐为所识，皆逃走，境内以清。

（评注：辱及亲属，亲属亦不能容偷矣。唯偷知偷，举偷自代，胜用缉捕人多多矣！）

【译文】

南朝宋时，王敬则任吴兴太守。这个郡中过去经常发生偷盗案件，王敬则逮捕了一个小偷，把他的亲属都叫到郡衙前，当众把小偷抽几十鞭子，然后让他去扫大街。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就命令他检举一个当过小偷的代替他自己。郡中的小偷们害怕因此使全郡的人都知道自己是小偷，就都逃走了，郡境成为一片清平世界。

程明道

广济、蔡河出县境，濒河不逞之民，不复治生业，专以胁取舟人钱物为事，岁必焚舟十数以立威。明道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类，得数十人，不复根治旧恶，分地而处之，使以挽舟为业，且察为恶者。自是境无焚舟之患。

（评注：胁舟者业挽舟，使之悟絜矩之道，此大程先生所以为真道学也！）

【译文】

北宋时，广济渠、蔡河流经扶沟县境。临河的一些不法之徒，不干正经职业，专门以敲榨来往船上人的钱财过日子，每年必定要寻衅烧掉十来条船以逞淫威。明道先生程颢刚来扶沟任知县，把这帮人抓住了一个，让他检举同伙，共逮捕了几十个人。程颢也不再追究他们过去的罪过，沿河分地段安置他们，让他们以拉纤为职业，并且兼侦察那些还敢沿河作恶的人。从这以后，县境内再没有出现船只被焚烧的案件。

王子纯

王子纯枢密帅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虚实。逻者得之，索其衣缘中，获一书，乃是尽记熙河人马刍粮之数。官属皆欲支解以徇，子纯忽判杖背二十，大刺“番贼决讫放归”六字纵之。是时适有戎兵马骑甚众，边批：难得此便人送信，刍粮亦富，虏人得谍书，知有备，其谋遂寝。

【译文】

北宋神宗时，河州、陇州被西羌占据，神宗力图恢复，命王韶（字子纯）以龙图阁待制任熙州知州。王韶到任后，西羌打算入侵熙河路（治所即在熙州，今甘肃临洮），先派人打探我方虚实。巡逻兵把探子抓住，从他的衣缝中搜出一封信，上面记的全是熙河路的人马粮草的数字。王韶的部下都要求把探子肢解示众，王韶忽然决定打他二十背杖，在他身上刺“番贼决讫放归”六个大字放他回去。

这时正好西羌的兵马很多，粮草也很充足，他们得到探子带回的书信，知道王韶已做好战备，他们的入侵计划就搁置下来了。

窃锁 殴人

元丰间，刘舜卿知雄州，虏夜窃其关锁去，吏密以闻。舜卿不问，但使易其门键大之。后数日，虏谍送盗者，并以锁至。舜卿曰：“吾未尝亡锁。”命加于门，则大数分，并盗还之。虏大惭沮，盗反得罪。

民有诉为契丹殴伤而遁者，李允则不治，但与伤者千二钱、逾月，幽州以其事来诘，答曰：“无有也。”盖他谍欲以殴人为质验，既无有，乃杀谍。

【译文】

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刘舜卿任雄州知州，雄州（治所即今河北雄县）当时是宋，辽边境地带。一天，敌方夜间把州城门关的锁偷走了。门官秘密地把此事报告给刘舜卿。

刘舜卿并不细细查问此事。只是让门官去换一个大些的新门键装上；几天以后，辽国间谍把偷锁的人送回雄州，并且把门锁也带回来了，刘舜卿见了对方来人说：“我们没有丢失门锁。”命人拿到城关门上去试试，门键比锁大了几分，锁不上。刘舜卿把偷锁的人和门锁又交还给对方让他们带回。辽人大为惭愧丧气，偷锁的人反被辽人判罪处治。

北宋李允则任雄州知州时，州中有人投诉说被一个契丹人打伤，而凶手逃走了。李允则没有追究，只是给这个受伤者两吊铜钱让他去治疗。过了一个月，契丹幽州方面派人来问此事，李允则回答说：“没有这事呀？”这是契丹间谍想以被打伤的人为证见，证明他在雄州的活动，既然没有打伤人的事情发生，契丹就把这个间谍杀了。

甲杖库火

李允则尝宴军，而甲杖库火。允则作乐饮酒不辍。少顷火息，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笼运器甲。不浹旬，军器完足，人无知者。枢密院请劾不救火状，真宗曰：“允则必有谓，姑诘之。”对曰：“兵械所藏，儆火甚严。方宴而焚，必奸人所为。若舍宴救人，事当不测。”（评注：祥符末，内帑灾，缣帛几罄。三司使林特请和市于河外。章三上，王旦在中书悉抑之，徐曰：“琐微之帛，固应自至，奈何彰困弱于四方？”居数日，外贡骈集，受帛四百万，盖旦先以密符督之也。允则茗笼运甲亦此意。）

【译文】

北宋李允则任雄州知州时，一次在军营中举行宴会，突然兵器装备仓库失火。李允则听到消息后，仍然饮酒作乐不停。不一会儿，火扑灭了，他秘密派人带着文书到邻近的瀛州，用装茶叶的箱子运回了一批兵器装备。不到十天的时间，库里的兵器补充完毕了，外人一点也没有发觉。

事后，枢密院弹劾李允则不救火，宋真宗说：“李允则这样做必定有个说法，等问问他再说。”李允则对此事回答说：“储藏军械的地方防火措施十分严密。这里正在举行宴会之时而兵器装备库失火，这必定是内奸在搞破坏。如果离开宴会纷纷都去救火，恐怕还有更意料不到的事态发生。”

草场火 驿舍火

杜纮知郓州。尝有揭帜城隅，著妖言其上，期为变，州民皆震。俄而草场白昼火，盖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谓大索城中，纮笑曰：“奸计正在是，冀因吾胶扰而发，奈何堕其术中？彼无能为也！”居无何，获盗，乃奸民为妖，遂诛之。

苏颂迁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驿舍火，左右请出避火，颂不许；州兵欲入救火，亦不许，但令防卒扑灭之。初火时，郡中汹汹，谓使者有变，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赖颂不动而止。

【译文】

北宋哲宗时，杜纮任任郓州（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北）知州。有人在州城角上高高地插了一杆旗，上面写了一些胡言乱语，说什么将有祸变发生，州中民众都大为震动。

没多久，州中草料场大白天失火，正是旗上所预言的祸变之一，民众

更为恐慌。有人建议大举在城中对造谣作乱之人加以搜捕，杜弘笑道：“奸人所设计谋的目的正是如此，企图借着我们搅扰搜捕之机而发起动乱，我们怎能落入他们的圈套中？决不能去那去那样干！”过没多久，抓住了盗匪，供出插旗、放火之事正是坏人兴妖作乱，于是把这些人逮捕杀掉了。

北宋神宗时，苏颂任度支判官，他送契丹使节回国途中住在恩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宾馆中。宾馆中忽然失火，随从们请求跑出去避火，苏颂不同意，州中驻军想进来救火，他也不允许，只命令宾馆中的守卫士兵加紧扑灭火灾。

火刚烧起来的时候，州中谣言四起，说是契丹使节发动变乱，来救火的州中驻军也想趁火打劫。全靠着苏颂临危镇静不动才使动乱没有发生。

文彦博

文潞公知成都，尝于大雪会客，夜久不罢。从卒有谗语，共拆井亭烧以御寒。军校白之，座客股栗。公徐曰：“天实寒，可拆与之。”边批：蔡得做人情。神色自若，饮宴如故。卒气沮，无以为变。明日乃究问先拆者，杖而遣之。

（评注：气犹火也，挑之则发，去其薪则自熄，可以弭乱，可以息争。

苏轼通判密郡。有盗发而未获，安抚使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数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诬民，强入其家，争斗至杀人，畏罪惊散。民诉于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悍卒闻之，颇用自安，轼徐使人招出戮之。遇事须有此镇定力量，然识不到则力不足。）

【译文】

北宋仁宗时，潞国公文彦博在成都任益州知州，曾经在一个大雪天中宴请宾客，夜深了还没有散席。随从的士兵有人大发牢骚，并且把井亭拆掉烧了避寒。一个军校把这些向文彦博报告了，席上的宾客听后都吓得直打颤。文彦博镇定地说：“天气也确实冷，就让他们把井亭拆了去烤火吧。”说毕神色自若地继续照旧饮酒。随从的士兵们泄了气，再也没有找借口闹事。第二天，文彦博查问清是谁先动手拆井亭，把此人杖责一顿押送走了。

张辽

张辽受曹公命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火起，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乃令军中曰：“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阵而立。有顷，即得首谋者，杀之。

（评注：周亚夫将兵讨七国。军中尝夜惊，亚夫坚卧不起，顷之自定。吴汉为大司马，尝有寇夜攻汉营，军中惊扰，汉坚卧不动。军中闻汉不动，皆还按部。汉乃选精兵夜击，大破之。此皆以静制动之术，然非纪律素严，虽欲不动，不可得也。）

【译文】

大将张辽受曹操之命驻扎长社县（治所在今河南长葛县东北），临出发时，张辽的部队中有人谋反，夜里营中惊乱不止，着起大火，全军都骚动不安。张辽对身边的将领说：“不要乱动！这不是全营的人都反了，而必定是叛变的人想以此来惑乱人心而已！”他向军营中下达号令：“凡没有参加叛乱

者要安稳坐好不要乱动！”张辽率领几十名警卫士兵，站在军营中央巍然屹立。不一会儿功夫，就把带头谋反的人捉住，立即杀掉了。

薛长孺 王巖

薛长孺为汉州通判。戍卒闭营门，放火杀人，谋杀知州、兵马监押。有来告者，知州、监押皆不敢出。长孺挺身而出，谕之曰：“汝辈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与谋者，各在一边！”于是不敢动，唯本谋者八人突门而出，散于诸县，村野捕获。时谓非长孺则一城之人涂炭矣。铃辖司不敢以闻，遂不及赏。长孺，简肃公之侄也。

（评注：王忠穆公巖知益州，会戍卒有夜焚营、督军校为乱者。巖遣兵环其营，下令曰：“不乱者敛手出门，无所问！”于是众皆出。令军校指乱卒，得十余人，戮之。

及旦，人皆不知也。其为政大体，不为苛察，蜀人爱之。）

【译文】

北宋薛长孺担任汉州（治所在今四川广汉）通判时，驻守的士兵叛乱，把军营门封锁住，在城中放火杀人，还想把知州、兵马监押也杀掉。有人来报告了这些情况，知州、监押都不敢出面制止叛乱。长孺挺身而出，向叛乱的士兵讲道：“你们都是有父母、妻子、儿女的人，为什么要干这种事？那么，凡是没有参与谋反的人，立即站在一边不要动！”于是士兵们都站住不敢再动，只有主谋叛变的八个人突破城门而逃跑，分散到州中几个县里，被农村人抓获住了。当时人们都说，要不是薛长孺挺身而出，全城之人就要遭殃了。州中铃辖司的武将怕朝廷追究他们失职之罪，而不敢把这件事向朝中奏报，于是薛长孺也没有受到奖赏。

薛长孺，就是简肃公薛奎的侄子。

北宋仁宗时，忠穆公王巖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知州，正碰上驻守的士兵晚上焚烧营房、胁迫军校参加叛乱。王巖暗地派兵把军营包围住，向营中下令说：“凡不想参加叛乱者立即将手放在胸前走出营门，概不追究。”于是士兵们都走出来，王融命令军校指出叛乱的士兵，抓出了十几个人，杀掉了。到天明时，城里人都不知道军营发生了哗变。他的治政方针就是要识大体，不过分苛求严查，蜀中人民都很爱戴他。

霍王元轨

霍王元轨为定州刺史时，突厥入寇，州人李嘉运与虏通谋。事泄，高宗令元轨穷其党与。元轨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系，是驱之使叛也。”乃独杀嘉运，余无所问，边批：惩一已足警百。因自劾违制。上览表大悦，谓使者曰：“朕亦悔之。

向无王，则失定州矣！”

【译文】

唐高祖李渊的第十四个儿子李元轨封霍王，他在担任定州（即今河北定县）刺史时，突厥人入侵，定州人李嘉运与敌人相勾结。此事败露后，唐高宗李治命令李元轨穷究其党羽。李元轨说：“强敌压境，人心不安，如果过多的抓捕人，就会驱使人叛变投敌。”于是，只把李嘉运杀掉，对其余的

人不再追查，并因此上表检讨自己违背了圣旨，高宗看过奏表后十分高兴，对使者说：“朕下旨后也后悔了。如果没有霍王这一举措，那么定州现在就丢失了！”

吕公孺

吕公孺知永兴军，徙河阳。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归，奋斧锺排关，不得入，西走河桥，观听汹汹。诸将请出兵掩击，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变且生。”即乘马东去，遣牙兵数人迎谕之，（边批：最妙。）曰：“汝辈诚劳苦，然岂得擅还之？渡桥，则罪不赦矣！太守在此，愿自首者止道左。”（边批：不渡便宜制。）皆伫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边批：尤妙。）余复送役所，语其校曰：“若复偃蹇者，斩而后报。”众帖息。

【译文】

北宋神宗时，吕公孺任永兴军知军，他将永兴军治所迁到河阳（在今河南孟县西）。

洛口（今河南巩义市北，伊洛河入黄河处）籍的驻军一千人，因服役时间很久想回家，抡起了斧子砍辟城门，没有辟开无法入城，就向西朝黄河桥涌去，看到的、听到的一片汹汹之势。部将们请求出兵追杀，吕公孺说：“这些人都是不要命的家伙，一激化就会发生叛变。”他立即乘马向东，派几名卫兵迎着洛口兵向他们讲道：“你们诚然很辛苦，然而怎么能擅自回家走呢？谁要是敢过桥，那就罪不容赦了！吕太守现在就在这里，愿意自首的站到路左边去。”这些人一个个都站到路边等吕公孺发落。吕公孺抓住首犯，将他面上刺字示罚，其余的人仍然送回营中，并告诉军校说：“若再有人违犯军令，你可先斩后报。”众人服服帖帖安定下来。

廉希宪

廉希宪为京兆四川宣抚使。浑都海反，西川将纽邻奥鲁官将举兵应之，蒙古八春获之，系其党五十余人于乾州狱，送二人至京兆，请并杀之。希宪谓僚佐曰：“浑都海不能乘势东来，保无他虑。今众志成城，犹怀反侧，彼若见其将校执囚，或别生心，为害不细。可因其惧死，并皆宽释，就发此军余丁往隶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执诸校，其军疑惧，骇乱四出，及知诸校获全，纽邻奥鲁官得释，大喜过望，人人感悦。八春果得精骑数千，将与俱西。

（评注：所以隶八春者，逆知八春力能制之，非漫然纵虎遗患也。八春能死之，希宪能生之，畏感交集，不患不为我用矣！）

【译文】

元世祖中统元年，廉希宪任京兆四川宣抚使。当时浑都海叛乱，四川将领纽邻奥鲁官准备举兵响应，被蒙古将领八春破获，逮捕了他们同党五十多人下于乾州（治所在今陕西乾县）监狱中，并将首犯二人送至京兆（即今陕西西安），请求把他们都杀掉。廉希宪对幕僚们说：“浑都海未能乘势东来，可保证没有别的意外发生。但现在各地思想混乱不一，还怀有反叛情绪，西川方面如果见他们的将校军官都被抓入牢中，就可能疑惧而叛乱，那样将造成很大危害。现在可乘着他们怕死的心思，把这些将校都赦免释放，就将这

支部队留下的人派遣给八春指挥，这才是上策。”起初，八春把这些将校军官逮捕后，西川部队士兵疑惧重重。惊骇得四处乱跑，等知道军官们都获得安全，将领纽邻奥鲁官也被释放，都喜出望外，人人感动欢悦。”会果，八春也增加了几千名精锐骑兵，率领着一同向西进军。

林兴祖

林兴祖初同知黄岩州事，三迁而知铅山州，铅山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远至江、淮、蓟，莫不行使。友人虾黠悍蛰，因伪造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夺人妻女十一人为妾，民罹其害，衔冤不敢诉者十余年。兴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救民！”即张榜禁伪造者，且立赏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实斥去；（边批：须得实乃服。）又以告，获伪造二人并赃者，乃鞫之。款成，友文自至官为之营救，（边批：若捕之便费力。）兴祖并命执之。须臾来诉友文者百余人，择其重罪一二鞫之，狱立具。（边批：若事事推究，辨端既多，反足纾死。）逮捕其党，悉置之法，民赖以安。

（评注：始以缓而致之，终以速而毙之。除凶恶须得此深心辣手。）

【译文】

元至治进士林兴祖，初任黄岩州同知，经三次调动，任铅山（今属江西）知州。铅山历来有不少制造假钞的人，土豪吴友文是这些人的为首者。这些假钞远远流传到江、淮、燕、蓟等地，没有不流通这些假钞的。吴友文狡诈强悍，依靠造假钱暴富，于是分派一些品行很坏的年轻人到官府各部门担任吏员，探听到有谁要告发他，就先动手把告状人杀害。前前后后杀掉了不少人，抢夺别人的妻子、女儿共十一名充做他的小老婆。

民众遭受他们的残害，十几年来都含冤不敢告状。

林兴祖到任后说：“这一祸害不除，还怎么能救民于水火之中！”立即张榜禁止制造假钞，并且立刻悬赏召人告发，不久有人来举报，他假说事情不确实而把这个人责斥而去，此人又来告，抓住了二个造假钞的人以及贩物罪证，于是这才加以拷问。定案以后，吴友文亲自来官府营救他们，林兴祖下令把他也一并逮捕。很快，来告吴友文的有一百多人，林兴祖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一两件罪行加以拷问，官司马上定案。把他的党羽都一一逮捕，全部绳之以法，民众由此得以平安。

李封

唐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著此服出入者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犯。赋税常先诸县。竟去官，不捶一人。

【译文】

唐朝的李封在担任延陵县令时，吏员犯了罪，他不施加杖罚，只让他们裹上绿头巾来羞辱他们，按他们所犯罪行的轻重以天数划分档次，日期一满就解下头巾。穿着这样的服饰出来进去者以此为奇耻大辱，都互相劝勉激励，没有人再敢犯罪。赋税常常比其他县先收齐。一直到他离任，没有杖责过一个人。

耿楚侗

耿楚侗（定向）官南都。有士人为恶僧侮辱，以告，公白所司治之，其僧遁。公意第进遂，下令复系籍本寺。士人心不释然，必欲捕而枷之。（边批：士多尚气，我决不可以气佐之。）公晓之曰：“良知何广大，奈何着一破赖和尚往来其中哉！”士人退语人曰：“惩治恶僧，非良知耶？”或以告公，公曰：“此言固是，乃余其难其慎若此，胸中盖三转矣。其一谓志学者，即应犯不较、逆不难，不然落乡人臼矣，此名谊心也。

又谓法司用刑，自有条格，如此类法不应枷，此则格式心也。又闻此僧凶恶，虑有意外心虞，故不肯为已甚，此又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转折如此。”嗣姜宗伯庇所厚善者，处之少平，大腾物议。又承恩寺有僧为礼部枷之致毙，竟构大讼。公闻之，谓李士龙曰：“余前三转折良心不更妙耶？”（边批：唯转折乃成通简。）（评注：凡治小人，不可为已甚。天地间有阳必有阴，有君子必有小人，此亦自然之理。能容个人，方成君子。）

【译文】

耿定向，字楚侗，是明嘉靖进士，万历中擢南京右都御史。有一个书生被一个无赖和尚侮辱，书生控告了他。耿楚侗指示有关部门处理，这个无赖和尚逃跑了。耿公的意思，就趁此算是把这个和尚驱逐，不准他再在本地寺内入籍。那个书生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带枷囚禁。耿公向这个书生讲道理说：“我们读书人的良知是何其广博高尚，怎么能让一个无赖和尚搅扰在其中呢！”这个书生退下去后对别人说：“我要求惩治这个无赖和尚，难道不也是有良知吗。”有人把这话告诉了耿公，耿公说：“他的话固然有道理，但我如此慎重而难下决心惩治恶僧，是心中经过再三考虑了。第一，我认为一个有志于做学问的人，就应当受触犯而不计较、遇逆境而不怕难，不然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是出于珍护名誉的考虑。其次，我认为执法部门用刑，自有其条律，象这样的情况按法律还不判枷刑，这是出于遵守法律的考虑。再次，我又听说这个和尚很凶恶，我担心那样处理会激起意想不到的祸端，所以不愿意从重处治，这又是出自权衡利害的考虑。我的良知就是如此转折反复斟酌的。”后来礼部尚书姜宝因为庇护一个和自己交情好的人，处分时不够公平，引起一片舆论攻击。又承恩寺有个和尚被礼部枷锁致死，竟惹出一场大官司。耿公听说后，对李士龙说：“我以前从良心出发，再三反转考虑而不从重处治恶僧的做法不是更妥当吗？”

向敏中 王旦

真宗幸澶渊，赐向敏中密诏，尽付西鄙，许便宜行事。敏中得诏藏之，视政如常。

会大雉，有告禁卒欲依雉为乱者，敏中密麾兵被甲伏底下幕中。明日尽召宾僚兵官，置酒纵阅，命雉入，先驰骋于中门外。后召至阶，敏中振袂一挥，伏出，尽擒之，果怀短刃，即席斩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扫庭，照旧张乐宴饮。

旦从幸澶渊。帝闻雍王遇暴疾，命旦驰还东京，权留守事。旦驰至禁城，直入禁中，令人不得传播。及大驾还，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闻后面有

骑呵声，回视，乃旦也，皆大惊。

（评注：西鄙、东京，两人如券。时寇准在澶渊，掷骰饮酒鼾睡，仁宗恃之以安。

内外得人，故虏不为害。当有事之日，须得如此静镇。）

【译文】

北宋真宗御驾亲征进驻澶州（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向大臣向敏中下密诏，将对付西夏国的全权事务都交给他，准许他见机行事，不必奏报。向敏中得到密诏后收藏了起来，依旧象平常一样处理政务。这时正遇上举行大傩（古代举行的一种驱除疫鬼的宗教仪式），有人举报说禁卫军中有士兵打算趁扮演傩戏驱鬼时进行叛乱，向敏中就秘密指挥士兵全付武装埋伏在廊庑下帐幕之中。第二天，把所有的幕僚和部将都召集来，设酒宴阅兵，下令让大傩仪仗进来，先在中门外表演。然后，向敏中把大傩仪仗队召至阶前，他把衣袖一挥，伏兵一跃而出，把扮傩戏的士卒尽都擒下搜查，他们果然怀中都藏着匕首。向敏中命人当场将他们斩杀掉，把尸体拖过一边后，用草灰沙土将庭堂收拾干净，照旧奏乐宴饮。象没发生过事变一样。

以工部侍郎参知政事的王旦随宋真宗御驾亲征至澶州。皇上听说雍王赵元份得了急病，命令王旦飞驰回东京开封，代理雍王的东京留守事宜。李旦急速回到紫禁城，径直入宫中，命令宫中人不得传播他已回京的消息。等宋真宗大驾还都时，王旦家中子弟都到城郊去迎接王旦，忽然听见身后有仪仗喝道之声，回头一看，见是王旦从京城中出来，都大吃一惊。

乔白岩

家宰乔公字，正德已卯参理留都兵务。时逆濠声言南下，兵已至安庆。而公日领一老儒与一医士，所至游宴，实以观形势之险要，而外若不以为意者。人以为矫情镇物，有费祎、谢安之风。

（评注：即矫情镇物，亦自难得。胸中若无经纬，如何矫得来、方宸濠反，报至，乔公令尽拘城内江西人，讯之，果得濠所遣谍卒数十人。上驻军南都，公首俘献之。即此已见公一斑矣。）

【译文】

明世宗时，乔字（号白岩）任南京吏部尚书，正德已卯年他参理留都军事指挥。当时反叛的宁王朱宸濠扬言要从江西南下，前军已到达安庆。而乔宇每天只带另一个老年儒生和一个医生，到处游玩饮酒，实际上是在城中形势险要处视察，而不知情的人觉得他一点也不把紧张的军事形势放在心上。人们认为他不喜不忧，稳定人心的作法，大有三国费祎、东晋谢安二人的风度。

韩愈

韩愈为吏部侍郎。有令吏权势最重，旧常关锁，选人不能见。愈纵之，听其出入，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见也；如可见，则人不畏之矣。”

（评注：主人明，不必关锁；主人暗，关锁何益？）

【译文】

唐代韩愈曾任吏部侍郎。吏部的吏员中令史的权势最重，因为是吏部

过去常关锁着，等待选补任命的官员不能到吏部来见面。韩愈上任后，将关锁放开，任凭候选官员出入，他说：“人们之所以怕鬼，是因为见不到鬼；如果能够看得见，那么人们就不会怕鬼了。”

裴晋公

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失印。公怡然，戒勿言，方张宴举乐，人不晓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复白印存，公亦不答，极欢而罢。人问其故，公曰：“胥吏辈盗印书券，缓之则复还故处，急之则投水火，不可复得矣！”（评注：不是矫情镇物，真是透顶光明，故曰“智量”，智不足，量不大。）

【译文】

唐代晋国公裴度在中书省任职时，一次随从忽然报告说官印丢了。裴公依旧神色怡然，告诫随从们不要声张此事，当时正在举行酒宴歌舞，随从们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处理。半夜酒宴正进行到热闹处，随从们又报告说官印又回来了，裴公也不答话，宴饮极欢而散。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裴公说：“书办们偷印去私盖书券，不急着寻找追查的话，就会再放回原处，追得太急的话就会将印销毁掉，再也找不着了！”

郭子仪

二条

汾阳王宅在亲仁里，大启其第，任人出入不问。麾下将吏出镇来辞，王夫人及爱女方临妆，令持帨汲水，役之不异仆隶。他日子弟列谏，不听，继之以泣，曰：“大人功业隆赫，而不自崇重，贵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霍不当如此。”公笑谓曰：“尔曹固非所料。且吾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欲兴，无所加也！”诸子拜服。

（评注：德宗以山陵近，禁屠宰。郭子仪之隶人犯禁，金吾将军裴谓奏之。或谓曰：“君独不为郭公地乎？”谓曰：“此乃所以为之地也。郭公望重，上新即位，必谓党附者众，故我发其小过，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不亦可乎！”若谓者，可谓郭公之益友矣。

看郭汾阳，觉王翦、萧何家数便小。（边批：萧事见《委她部》。))鱼朝恩阴使人发郭氏墓，盗未得。子仪自泾阳来朝，帝唁之，即号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残人之墓，人今亦发先臣墓，此天谴，非人患也。”朝恩又尝修具邀公，或言将不利公，其下愿裹甲以从。子仪不许，但以家僮数人往。朝恩曰：“何车骑之寡？”子仪告以所闻，朝恩惶恐曰：“非公长者，得无致疑！”（评注：精于黄老之术，虽朝恩亦不得不为盛德所化矣。君子不幸而遇小人，切不可与一般见识。）

【译文】

唐代汾阳郡王郭子仪的住宅建在京都亲仁里，他的府门经常大开，任凭人们出入并不查问。他属下的将官们出外任藩镇之职来府中辞行，郭子仪的夫人和女儿若正在梳妆，就让这些将官们拿手巾、打洗脸水，象对仆人一

样役使他们。后来有一天，家中子弟们都来劝谏郭子仪不要这样做，他不听。子弟们继续劝说，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他们说：“大人功勋显赫可是自己不尊重自己，不论贵贱人等都能随便出入卧室之中。我们觉得即使是历史上有名的伊尹、霍光这些德高望重的大臣，也不会这样做。”郭子仪笑着对他们说：“我这样做是你们所考虑不到的。而且我们家由公家供给五百匹马的粮草，一千人的伙食费用，位至极品，不能再高了，可是想退隐以避妒忌也不可能。假如我们家筑起高墙、关紧门户，内外密不相通，一旦有人结怨报复，就会编造我们种种越出臣子本份的罪状，如果有贪功害贤之人从中陷害成功，我们家将九族人都化为齑粉，后悔莫及。现在家中坦坦荡荡毫无遮拦，四门大开随便出入，即使有人想加以毁谤，也找不出茬口来！”这番话说得子弟们一个个拜服不已。

唐代宗时，宦官鱼朝恩暗地派人盗挖郭子仪家族的墓地，未能偷到什么东西。郭子仪从驻地泾阳回京朝拜皇上，皇上就盗墓之事向郭子仪表示慰问，郭子仪当即哭着说：“微臣长期领兵在外，未能禁止士兵掘毁别人的坟墓，现在有人盗发微臣祖上的坟墓，这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不能怪别人啊！”鱼朝恩又曾经备下酒宴请郭子仪，有人说这是鱼朝恩思想害郭子仪，部下们闻说愿意穿着铠甲随从而往。郭子仪不同意，只带着几个家僮前往赴宴。鱼朝恩问道：“为什么随从的车马这样少呀？”郭子仪把听到的话告诉给他，鱼朝恩惶恐害怕地说：“如果不是象您这样贤明的人，能不产生疑虑吗！”

王阳明

宁藩既获，圣驾忽复巡游，群奸意叵测，阳明甚忧之。适二中贵至浙省，阳明张宴于镇海楼。酒半，屏人去梯，出书简二篋示之，皆此辈交通逆藩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阳明之终免于祸，多得二中贵从中维护之力。脱此时阳明挟以相制，则仇隙深而祸未已矣。

【译文】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反叛的宁王朱宸濠被擒获后，武宗忽然又想以圣驾亲征为名到南方巡行游乐，朝内外的奸人们对此各怀鬼胎，王守仁（后人称阳明先生）对此感到十分忧虑。正好有两个太监来到浙江省，王守仁在镇海楼设宴招待他们，酒宴进行到中途时，王守仁屏去侍从，并让人把楼梯也搬掉，然后拿出两箱信函让他们两个看，都是他们和宁王来往的笔迹，他把书信全部都交还给他们。这两个太监十分感激不尽，王守仁在官场争斗中最终能免祸，多亏了这两个太监从中维护之力。如果在这时候王守仁以这些书信来要挟制裁他们，那么就结下深仇而祸患不止了。

王璋 罗通

璋，河南人，永乐中为右都御史。时有告周府将为不轨者，上欲及其未发讨之，以问璋。璋曰：“事未有迹，讨之无名。”上曰：“兵贵神速，彼出城，则不可为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烦兵，臣请往任之。”曰：“若用众几何？”曰：“但得御史三四人随行足矣。然须奉敕以臣巡抚其地乃可。”遂命学士草敕，即日起行。黎明，直造王府。周王惊愕，莫知所为，延之别室，问所以来者，曰：“人有告王谋叛，臣是以来！”王惊跪。璋曰：“朝廷

已命丘大帅将兵十万将至，臣以王事未有迹，故来先谕。

事将若何？”王举家环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愿求所以释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教之。”璋曰：“能以王护卫为献，无事矣。”王从之，乃驰驿以闻。上喜，璋乃出示曰：“护卫军三日不徙者处斩！”数日而散。

罗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诸国，出入僭用乘舆仪从。通心欲检制之。一日，王过御史台，公突使入收王所僭卤簿，蜀王气沮。藩、臬俱来见问状，且曰：“闻报王罪且不测，今且奈何？”通曰：“诚然，公等试思之。”诘旦复来，通曰：“易耳，宜密语王，但谓黄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庙中器，今复还之耳。”玄元皇帝，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从之，事乃得解，王亦自敛。

【译文】

王璋是河南府（治所即今河南洛阳）人，明成祖永乐年间任右都御史。当时有人告发说开封的周王府将要图谋不轨，皇上打算在周王未起事时就发兵讨伐，征求王璋的意见。王璋说：“造反之事并没有迹象，讨伐他师出无名。”皇上说：“兵贵神速，等到周王的军队出了城，就不好办了。”王璋说：“以臣之愚见，可以不劳用兵，臣请求派往解决此事。”皇上说：“你需要带多少人？”王璋说：“只用三四个御史随行就足够了。可是得有圣旨，派臣为那里的巡抚才可以。”于是明成祖朱棣命令学士起草了敕文，当天就动身。天刚黎明，王璋就径直来到了周王府。周王十分吃惊，不知道他来干什么，把他请到一间密室，问他前来的目的。王璋说：“有人告发王爷造反，臣正为此而来！”周王吓得跪了下来。王璋说：“朝廷已命丘大元帅带十万人马，快要到了。臣觉得所告发王爷之事未有实迹，所以先来告诉一声。此事该如何办呢？”周王全家都围着王璋痛哭不止。王璋说：“哭有什么用呢？请拿出个解除皇上疑虑的办法来。”周王说：“我愚笨得想不出好法子，只盼着王公指教我。”王璋说：“王爷如果能把护卫的部队献出来，就没事了。”周王听从了王璋的建议，王璋派驿站飞驰报给皇上知道，皇上很高兴。

王璋这才出示了朝廷任命他为巡抚的敕令，并说：“护卫军中人员三天内不听命转移者，一律处斩！”没几天，周王府的护卫军就遣散完了。

明景泰年间，罗通以左都御史之衔巡按四川。蜀王的财富超过其他藩王，出入都僭越使用皇帝的銮驾仪仗。罗通心里打算将此事约束一下。一天，蜀王路过省府御史衙门，罗通突然派人没收蜀王所僭用的仪仗，蜀王感到气急败坏。藩、臬两司官员都来问情况，并且说：“听说假若报告了蜀王这一罪过，后果将难以预料，现在该怎么办呢？”罗通说：“的确如此，大家试着想想办法吧。”第二天一早，他们又来了，罗通说：“这好解决。可秘密告诉蜀王，只说黄屋、左纛这些仪仗是过去玄元皇帝庙中的器具，现在是去归还那里的。”玄元皇帝是唐玄宗李隆基在安史之乱中逃奔蜀地时追封给老子李聃的称号。蜀王听从了他的话，此事才算得以解决，蜀王从此自己也收敛了许多。

吴履 叶南岩

国初，吴履（字德基，兰溪人。）为南康丞。民王琼辉仇里豪罗玉成，执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胜悲，集少年千余人，围琼辉家，夺之归，缚琼辉，道笞之，濒死，乃释去。琼辉兄弟五人庭诉，断指出血，誓与罗俱

死。履念狱成当连千余人，势不便，乃召琼辉，语之曰：“独罗氏围尔家那？”对曰：“千余人。”曰：“千余人皆辱尔耶？”曰：“数人耳。”曰：“汝憾数人，而累千余人，可乎？且众怒难犯，倘不顾死，尽杀尔家，虽尽捕伏法，亦何益于尔？”琼辉悟，顿首唯命。履乃捕笞者四人，于琼辉前杖数十，流血至踵；命罗氏对琼辉引罪拜之，事遂解。

（评注：此等和事老该做，以所全者大也。）叶公南岩刺蒲时，有群斗者诉于州，一流血被面，经重创，脑几裂，命且尽。公见之恻然，时家有刀疮药，公即起入内，自捣药，令舁至幕廨，委一谨厚廨子及幕官，曰：“宜善视之，勿令伤风。此人死，汝辈责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审核，收仇家于狱而释其余。一友人问其故，公曰：“凡人争斗无好气，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偿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证连系，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斗殴罪耳。且人情欲讼胜，虽于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几，伤者平而讼遂息。

（评注：略加调停，遂保全数千人、数千家，岂非大智！）

【译文】

国朝初年，吴履为南康丞。县民王琼辉与同里的富豪罗玉成结下冤仇，他抓住罗玉成家的人鞭打羞辱了一顿带走。罗玉成的哥哥罗玉汝和罗玉成的儿子等人不胜愤怒，集合了一千多名年轻人，围住王琼辉的家，把他们家的人抢回来，又把王琼辉绑住，在半道上把他捶打了个半死，才把他放掉。

王琼辉兄弟五人告到县衙公堂，当堂砍断手指，立下血誓，定要与罗家人同死。吴履考虑到判此案会牵连一千多人，情势多有不便，于是把王琼辉召来，发话问道：“只有罗家的人围住了你家吗？”王琼辉答道：“有一千多人。”他又问：“这一千多人都辱打了你吗？”王琼辉说：“只有几个人。”吴履劝道：“你恨这几个人而连累一千多人，这样做好吗？而且众怒难犯，如果这一千多人不顾死活，把你全家都杀掉，即使把他们都逮捕法办，又对你有什么好处呢？”王琼辉听后醒悟过来，叩头听从吴履的判决。

吴履将杖打王琼辉的四个人抓起来，当着王琼辉的面打了几十棍，鲜血一直流到脚后跟；又命令罗家人向王琼辉陪罪下拜。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叶南岩任蒲州知州时，有打群架的人到州里告状。有一个人血流满面，受重伤，脑袋几乎打开花，快死了。叶公见状。心里难难过，当时他家正好有刀疮药，叶公立即起身回后堂，亲自捣药，命令人把伤者抬到幕廨的一间房子里，交给一个谨慎厚道的衙役和幕僚，对他们说：“你们要好好看护他，不要让他得破伤风。这个人死了，我要追究你们的责任。”伤者的家属也不让进去看，于是将案情略加审问调查，将仇家凶手关到狱中，把其余的人都放了。叶公的一位朋友问他为何这样处理，叶公说：“凡是与人争斗的都怀着怨气，此人若不及时抢救，就会死掉。此人一死，就要有一人偿命，使这些人的妻子成为寡妇，子女成为孤儿，又互相牵连，不止一个人破家。这个人伤好了，就只不过是一件斗殴案件而已。而且人之常情。都想把官司打赢，即使牺牲了自己的至亲骨肉也心甘情愿。因此，我不让他的家属靠近他。”不久，受伤的人痊愈了，一场官司也平息了。

鞠真卿

鞠真卿守润州。民有牛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应者。

小人靳财，兼以下愤输钱于敌人。其后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

（评注：金坛王石屏都篆初任建宁令，谒府，府谓曰：“县多‘骡夫’，难治，好为之！”王唯之，然不知“骡夫”何物，讯之，即吴下“打行天罡”之类，大家必畜数人，讼无曲直，挺斗为胜，若小民直气凌之矣。王出示严禁，凡讼有相斗，必怒被打者而加责打人者。民间以打人为戒，骡夫无所用之，期月，此风遂息。此亦鞠公之智也。）

【译文】

鞠真卿担任润州知州时，他规定州中民众凡有斗殴的人，除按斗殴罪处罚外，另外还让先动手的人出钱送给后还手的人。一般人都爱惜钱财，再说把钱送对方也气不过。

从此以后，每天虽然仍有许多纷争发生，但双方只瞪着眼争吵，没人敢先下手打人。

赵豫

赵豫为松江府太守，每见讼者非急事，则谕之曰：“明日来！”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谣。不知讼者来，一时之忿，经宿气平，或众为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此之钩钜致人而自为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评注：李若谷教一门人云：“清勤和缓”。门人曰：“清、勤、和，则既闻命矣，缓安可为也？”李公曰：“天下甚事不自忙里错的？”“明日来”一语，不但自不错，并欲救人之错。按是时周侍郎忱为巡抚，凡有经画，必与赵豫议之，意亦取其详审乎？陆子静九渊知荆门军，尝夜与僚属坐，吏白老者诉甚急，呼问之，体战言不可解，俾吏状之，谓其子为群卒所杀。陆判“翌日至”。僚属怪之，陆曰：“子安知不在？”凌晨追究，其子盖无恙也。此亦能缓之效，然唯能勤而后能缓，不然，则废事耳。）

【译文】

明宣宗时，赵豫担任松江府知府。他一见到来告状的告的不是紧要事，就对告状的说：“明天再来吧！”起初人们对他这种说法都加以嘲笑，因此有“松江太守明日来”的民谣。岂不知来告状的人，往往是逞一时的气恼，过了一夜气平了，或者有众人加以解劝，因而许多就停息不再告了，比起那些费尽心机致人以罪而博取个人名声的人来，其用心的善恶真不只有天地之别啊！

褚国祥

武进进士褚国祥，为湖州添设贰守，宽平简易，清守不淄。北栅姚姓者，妻以久病亡，其父告婿殴死。公准其词，不发行。下午，命驾北栅，众役不知所之，突入姚姓家，妻尚未殁也，验无殴死状，呼告者薄责而释之。不费一钱而讼已了矣。

（评注：赵豫以缓，褚国祥以捷，其以安民为心一也。）

【译文】

江苏武进进士褚国祥，担任湖州特置州同知之职。他为人宽厚平易简朴，为政廉洁有操守，不贪贿赂。州内北栅有一个姓姚的，妻子因久病身亡，他的岳父告他是将妻子殴打致死。褚公准了状，但并不审讯。当天下午，命

随从跟他到北栅，众衙役不知道褚公的用意，突然闯入姚家，姓姚的妻子还没有验棺，经尸检没有发现被殴打致死的痕迹，把告状的人叫来数落了一顿让他走了。没有花费一个钱，一场官司处理好了。

程卓

休宁程从元卓守嘉兴时，或伪为(卒)厅印缙与奸民为市，以充契券之用。流布即广，吏因事觉，视为奇货，谓无真伪，当历加追验，(边批：其言易入。)则所得可裨郡计不少。公曰：“此不过伪造者罪耳，若一一验之，编民并扰。(边批：透顶光明。)吾以安民为先，(边批：要着。)利非所急也。”乃谕民有误买者，许自陈，立与换印。陈者毕至，一郡晏然。

【译文】

南宋休宁人程卓字从元。在他担任嘉兴太守时，有人伪造官府副职衙门的空白公文卖给不法之徒，用来做为契约证券使用。这种东西流传得很广，书吏们办公时发现了这件事，认为是重大问题，要不论真假，都一一追查验看，这样所罚没的钱财可增加地方不少财政收入。程公说：“这不过是伪造者的罪责而已，如果一一追查检验，本地百姓就一齐受到惊扰。我认为还是安定民心更重要，增加收入的事倒在其次。”于是向百姓宣布，凡有误买假文书者，允许自己陈报，并立即给换盖真的官印。凡持假文书者闻讯都自动前来更换，全郡依旧十分平安。

张文懿公

宋初，令诸路州军创“天庆观”，别号“圣祖殿”。张文懿公时为广东路都漕，请曰：“臣所部皆穷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诏许之。仍照诸路委监司守臣，亲择堪为天庆寺院，改额为之，不得因而生事。

(评注：一转移间，所造福于民多，所造福于国更多。)

【译文】

宋初大中祥符年间，朝廷诏令各路、州、军，都要创建供奉赵氏远祖赵玄朗的天庆观，又称“圣祖殿”。文懿公张士逊当时任广东路都漕，他向朝廷请示道：“微臣所负责的各地区都很穷困，请求以当地最好的寺院改建为天庆观。”朝廷下诏批准了。于是他仍照会各路委派当地监司官员，亲自选择可以改为天庆寺院的的地方，将匾额改换而实行，不得借此生事扰乱百姓。

张永

张永授芜湖令，芜当孔道，使客厨传日不暇给，民坐困惫。章圣梓宫南(祔府)，所过都邑设绮紈帐殿，供器冶金为之。又阉宦厚索赂遗，一不当意，辄辱官司，官司莫敢谁何。永于濒江佛寺，壅其栋宇代帐殿，饰供器箔金以代冶，省费不贲，而调度有方，卒无欢嘔于境上者。

【译文】

明嘉靖年间，张永任芜湖县令。芜湖地处交通要道，每天忙着对过往使者客人的招待，给当地百姓造成很大的负担。章圣皇太后的棺材运往南方葬于兴献王墓时，所路过的各城邑都用绮罗丝绸装饰了殿堂，供奉使用的器

皿都是金制的。送行的太监们又重重地索取贿赂礼品，一有不满意之处，就要羞辱当地官府，当地官府也无敢奈何。

张永在临江边的一座佛寺中，将殿堂都用白灰粉刷了一遍，所摆设的供器也是用箔金代替金子制品，省去不少费用，而调度安排得很周到，从始至终路过县境之中，没有人挑毛病大吵大闹。

范希阳

范希阳为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势以来，跪拜俱在级下蓬外，风雨不问。

希阳欲复旧制，乃于陈都院初上任时，各官俱聚门将见，希阳且进且顾曰：“诸君今日随我行礼。”进至堂下，竟入蓬内行礼，各官俱随而前，旧制遂复。希阳退至门外，与众官作礼为别，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评注：忍辱居士曰：使希阳于聚门将见时与众参谋，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沮而称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如何肯俱随而前？俱随而前者，见希阳之前而已不觉也。又使希阳于出门后庆此礼之得复，诸人必有议其自夸者，更有媒蘖于各上司者，即抚院闻之，有不快者，如何竟复而上人不知？不知者，希阳行之于卒然，而后人又循之为旧例也。嗟乎！事虽小也，吾固知其人为强毅有识者哉！）

【译文】

明朝范湛，字希阳，曾任南昌府知府。起先的府中官员自江西省王巡抚爱摆威风以来，见巡抚时，行跪拜礼都在台阶下卷棚外，不论刮风下雨都是这样。范湛想恢复旧制度，于是在新任的陈巡抚刚上任时，趁府中的官员们都聚在巡抚门前将要进去拜见时，范湛一边往里走一边回头对众官员说：“诸君今天随着我行礼。”来到大堂前，径直走到卷棚内行礼，其他官员也都随着走上前来，于是恢复了旧时的拜见制度。拜见毕，范湛退到大门外，与众官员行礼告别，对先前的事一句话也没说就走散了。

牛弘

奇章公牛弘有弟弼，好酒而酗，尝醉，射杀弘驾车牛。弘还宅，事迎谓曰：“叔射杀牛！”弘直答曰：“可作脯。”（评注：冷然一语，扫却妇人将来多少唇舌！睦伦者当以为法。）

【译文】

隋朝奇章郡公牛弘有个弟弟叫牛弼，爱喝酒而且常常酒后闹事。有一次他喝醉后，将牛弘驾车的牛射死了。牛弘回到家，他老婆迎上去告他说：“小叔子把牛射死了！”牛弘直截答道：“那就做成牛肉干吧！”

明镐

明镐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时，边任多纨绔子弟。镐乃取尤不识者杖之，疲软者皆自解去，遂奏择习事者守堡砦。军行，娼妇多从者，镐欲驱逐，恶伤士卒心。会有忿争杀娼妇者，吏执以白，镐曰：“彼来军中何邪？”纵去不治。娼闻皆走散。

(评注：不伤士卒心，而令彼自散，以此驭众，何施不可，宁独一事乎？)

【译文】

北宋仁宗时，明镐为龙图阁直学士，任并州（治所即今山西太原）知州。当时，边境部队的军官中有许多是纨绔子弟。明镐挑那些最不知书明礼者给以杖责处罚，那些软弱无能者都各自解职而去，于是奏请批准选择其中那些熟悉军事的人守卫堡砦。军队行动时，有不少妓女随行，明镐想把她们撵走，又恐怕刺伤士兵的情绪。正好碰上军中有人因忿争把妓女杀死了，吏员把杀人者抓来向明镐报告。明镐说：“她们来军营中干什么呢？”将杀妓女的人放掉不予处治。妓女们听说都赶紧走散了。

迎刃卷四

危峦前厄，洪波后沸，人皆棘手，我独掉臂。动于万全，出于不意，游刃有余，庖丁之技。集《迎刃》。

子产

郑良霄既诛，国人相惊，或梦伯有（良霄字。）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驷带及公孙段果如期卒，国人益大惧。子产立公孙泄（泄，子孔子，孔前见诛）及辰止（良霄子）以抚之，乃止。子太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太叔曰：“公孙何为？”子产曰：“说也。”（以厉故立后，非正，故并立泄，比于继绝之义，以解说于民。）（评注：不但通于人鬼之故，尤妙在立泄一着。鬼道而人行之，真能务民义而不惑于鬼神者矣。）

【译文】

春秋郑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 543 年）时，大夫良霄因专权，被驷带、公孙段等诸大夫群起而诛杀。然七年之后，郑国又有人因此事受到惊扰。有人在梦中见伯有（良霄字伯有）全身胄甲，披挂而来，对其说道：“壬子日我要把驷带杀掉，明年的壬寅日我还要杀死公孙段！”而驷带与公孙段果然在这两天相继死去，于是，与诛杀良霄有关连的人们更加震惊恐惧起来。

子产是良霄被诛后立为郑国执政的。这些事情发生后，他把良霄的儿子辰止和以前也被诛杀的大夫子孔的儿子公孙泄重新立为大夫，以安抚他们，这些事情才不再发生。

子产的儿子太叔问其缘故，子产回答：“死人的鬼魂没有归宿，就成为无主游魂，并成为厉鬼而搅扰人。把他们的儿子重新立为大夫，就是为了能够有人祭祀他们，使他们有归宿。”太叔又问：“那么立公孙泄为大夫是为什么？”子产说：“是为了以继绝的名义向国人解说。”

田叔(二条)

梁孝王使人刺杀故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乃悉烧狱词，空手还报。

上曰：“梁有之乎？”对曰：“有之。”“事安在？”叔曰：“焚之矣。”上怒，叔从容进曰：“上无以梁事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于是上大贤之，以为鲁相。

叔为鲁相，民讼王取其财物者百余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余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言！”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相复曰：“王使人自偿之；不尔，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又王好猎，相常从。王辄休相出就馆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数使人请相休，终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独何为就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评注：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以十数，终不听。住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谓曰：“吾闻洛阳诸公居间，都不听。今子幸听解，解奈何从他邑夺贤士大夫权乎？”径夜去，属曰：“俟我去。令洛阳豪居间。”事与田叔发中府钱类。王祥事继母至孝。母私其子览而酷待祥。览谏不听，每有所虐使，览辄与祥俱，饮食必共。母感动，均爱焉。事与田叔暴坐侍王类。）

【译文】

西汉景帝时梁孝王很受太后宠爱，他派人刺杀了过去的丞相袁盎，于是景帝召见田叔，让他去调查审理这件案子，然当田叔完全掌握了案情后，却把此案的供词全部焚烧，空着手回到朝廷汇报。景帝问他：“梁孝王有这件事吗？”田叔回说：“有这件事。”景帝又问：“供词在哪里？”田叔说：“我把它烧了。”景帝大怒。田叔却不慌不忙地说道：“皇上请不要再追究梁孝王这件事了。”景帝问：“为什么呢？”田叔答道：“现在不杀梁孝王，汉朝的法律就无法施行；如果杀了梁孝王，皇太后会吃不好饭，睡不好觉，那时陛下就要担忧了。”于是，景帝认为田叔十分贤良，让他做了鲁国的丞相。

田叔为鲁国丞相后，有百余民众状告鲁王夺取他们的财物。田叔抓住了他们其中二十个领头者，各鞭笞了二十下，其余众人各打了二十下，尔后又怒气冲冲地向他们斥责道：“鲁王不是你们的君主吗？为何敢说他的不是！”鲁王听说了这件事后，大感惭愧，拿出了府中所藏之钱，让丞相给百姓赔偿。丞相回答道：“大王，您自己找人赔偿吧，不然的话，是大王做恶事而丞相做善事了啊。”另外，鲁王喜爱狩猎，丞相常常随从。鲁王总是让丞相离开馆舍回去休息，丞相出去以后，常常露天坐在鲁王的苑圃外等候。鲁王几次让人请丞相去休息，他始终不回去，说：“我们的大王还在外边暴晒，我自己为什么回房舍？”鲁王因此就不大出外游猎了。

主父偃

汉患诸侯强，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其封号。汉有厚恩而诸侯渐自分析弱小云。

【译文】

西汉时武帝忧患诸侯势力强盛，主父偃出谋令各诸侯王可以推施皇帝的恩泽，将自己的封地划开，再分给自己的子弟，只要由汉王为其确定封号就行。自此，汉室有了广厚的恩泽而各诸侯逐渐分崩离析势力弱小了。

裴光庭

张说以大驾东巡，恐突厥乘间入寇，议加兵备边，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谋之。光庭曰：“封禅，告成功也。今将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惧，非所以昭盛德也。”说曰：“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为大，比屡求和亲，而朝廷羁縻未决许也。今遣一使，征其大臣从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来，则戎狄君长无不皆来，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余矣！”说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遣使谕突厥。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頔利发入贡，因扈从东巡。

【译文】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宰相张说考虑到天子大驾东去泰山封禅，恐怕突厥乘机侵犯边境，主张加派军队守备边防，他找来兵部郎中裴光庭一同商量这件事。裴光庭说：“天子封禅，是向天下表明治国的成功。现在将要宣告成功的时候却害怕突厥的入侵，这就显示不出大唐的强盛和功德了。”张说问道：“那怎么办呢？”裴光庭答道：“四方的夷国之中，突厥是个大国，他们屡次要求与朝廷和亲，可是朝廷一直犹豫不决没答应。

现在派遣一名使者，征求突厥国派一名大臣，随从天子封禅泰山，他们必定欣然从命。

只要突厥来人，那么其他外族的君长就没有不来的了。这样，边境上可以偃旗息鼓，高枕无忧了！”张说道：“对！你的见解是我所不及的。”张说立即向天子奏明，按裴光庭的建议执行，派遣使者知会突厥。突厥于是派遣大臣阿史德頔利发入朝进贡，接着随从天子去泰山封禅。

崔祐甫

德宗即位，淄青节度李正己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恐见欺；却之，则无词，宰相崔祐甫请遣使：“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诸道知朝廷不重财货”。上从之，正己大惭服。

神策军使王驾鹤，久典禁兵，权震中外。德宗将代之，惧其变，以问崔祐甫。祐甫曰：“是无足虑。”即召驾鹤，留语移时，而代者白志贞已入军中矣。

【译文】

唐德宗李适即位，淄州、青州节度使李正己上表称要献钱三万万文。德宗想接受，恐怕被李正己所欺骗；想拒绝，却又找不到理由。宰相崔祐甫请求德宗派使者，他说：“让使者去慰劳淄、青将士，就用李正己所献的钱赏赐给他们，使将士们都感戴天子的恩德，其他各道的节度使也能知道朝廷不重财货。”德宗采纳了崔祐甫的意见，李正己十分惭愧而又佩服。

王驾鹤是德宗时的神策都知兵马使、右领军大将军，他主管禁兵已很长时间了，权势炙手，震撼中外各邦。德宗想派人取而代之，又惧怕王驾鹤发生兵变，因此去问崔祐甫。祐甫说：“这是不足虑的。”德宗打消了顾虑。立即召王驾鹤入宫，留他说话，拖延时间，而代替他职务的白志贞已经到军中任职去了。

王旦

(三条)

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被旨选兵，下令太峻，兵惧，谋为变。上召二府议之。王旦曰：“若罪旻，则自今帅臣何以御众？急捕谋者，则震惊都邑。陛下数欲任旻以枢密，今若摆用，使解兵柄，反侧者当自安矣。”上谓左右曰：“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契丹奏请岁给外别假钱币，真宗以示王旦。公曰：“东封甚迫，车驾将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可于岁给三十万物内各借三万，仍谕次年额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惭，次年复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万，事属微末，仰依常数与之，今后永不为例。”（评注：不借则违其意，徒借又无其名，借而不除则无以塞侥幸之望，借而必除又无以明中国之大，如是处分方妥。）西夏赵德明求粮万斛。王旦请敕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而诏德明来取。德明大惭，曰：“朝廷有人。”乃止。

【译文】

北宋时，掌握护卫京城重任的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遵照圣旨挑选士兵，但他对士兵每每下的命令都太过严厉，兵士们因惧怕而计划哗变，皇上为此召集有关部门商议这件事情。王旦说道：“如果处罚张旻，那么帅臣今后还怎么制众？但马上就捕捉谋划哗变的人，那么整个京城都会震惊。陛下几次都想任用张旻为枢密，现在如果提拔任用，使他解除了兵权，反叛他的人们自当安心了啊。”皇上对左右的人众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真是当宰相的人才呀！”契丹王奏请宋真宗，要在每年给契丹送贡的银缗之外再向宋借些钱币，真宗把这个文件让王旦看。王旦说：“陛下东巡封禅之事已十分迫近，随驾的车队即将出发，这个时候契丹提出此事是有试探我朝之意了。可以在给契丹的三十万银缗内各借给他三万，并且告诉他们所借的这些在明年的贡品数额内除去。”契丹得之后大感惭愧。到了次年，真宗又给有关部门下命令：“契丹所借的六万金帛，事属微末，望今年还依照常数给他们贡品，今后这样的事情就永不为例了。”西夏王赵德明向宋朝要求借给他们十万斗粮。王旦请皇上命令主管部门在京师准备百万升粮食，而下诏书让赵德明来取。赵德明对此大感惭愧，说：“宋朝真有人才啊。”于是不再提借粮之事。

严可求

烈祖辅吴，四方多垒，虽一骑一卒，必加姑息。然群校多从禽，聚饮近野，或搔扰民庶。上欲纠之以法，而方借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计，问于严可求。可求曰：“无烦绳之，易绝耳。请敕泰兴、海盐诸县，罢采鹰，可不令而止。”烈祖从其计，期月之间，禁校无复游墟落者。——《南唐近事》。

【译文】

五代时期，南唐烈祖李昪在为吴国执政的时候，四面八方战事不息，所以即使一个骑士一个兵卒，国家也十分珍惜而对他们宽容迁就。然而这样使得那些武将们骄横起来，很多武将放鹰行猎，在郊外聚众豪饮，又经常地骚扰百姓。烈祖想对他们绳之以法，然而国家正值用人之际，还要借重他们的力量。为得到一个不偏不倚的妥当办法，烈祖去问严可求。严可求说：“不

用那么麻烦的用法去限制他们，这是容易杜绝的。可以请皇上一道诏书，使泰兴、海盐诸县禁止饲养鹰鹞，这种事情便可不令而止。”烈祖听从了严可求的计谋，一年多的时间之间，再没有出现到村落之间纵恣游荡的武将们了。

陈平

燕王卢绾反，高帝使樊噲以相国将兵击之。既行，人有恶噲者，高帝怒，曰：“噲见吾病，乃几吾死也！”用陈平计，召绾侯周勃受诏床下，曰：“平乘驰传载勃代噲将。

平至军中，即斩噲头！”二人既受诏行，私计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吕后女弟女嫫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即恐后悔，（边批：精细。）宁囚而致上，令上自诛之。”平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噲。噲受诏节，即反接载槛车诣长安，而令周勃代，将兵定燕。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后及吕嫫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殊悲，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帝。”是后吕嫫谗乃不得行。

（评注：谗祸一也，度近之足以杜其谋，则为陈平；度远之足以消其忌，则又为刘琦。宜近而远，宜远而近，皆速祸之道也。刘表爱少子琮，琦惧祸，谋于诸葛亮，亮不应。一日相与登楼，去梯，琦曰：“今日出君之口，入吾之耳，尚未可以教琦耶？”亮曰：“子不闻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悟，自请出守江夏。）

【译文】

西汉初，燕王卢绾发动叛乱，高帝（高祖）刘邦正在生病，就命令樊噲以相国的身份领兵进击。即将出发的时候，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诬告樊噲，刘邦发怒了，说：“樊噲见我生病，竟然盼望我死！”便用陈平的计谋，召绾侯周勃二人受诏于床前，命令道：“陈平驾驭急命驿车，速载周勃到樊噲军中去代替他的职务。陈平到樊噲军之后，要立即将樊噲斩首。”陈周二入受诏后，私下商议说：“樊噲是皇帝的故亲，平生功绩颇多，又是吕后妹妹吕嫫的丈夫，既亲且贵，皇帝在激愤的情绪之中想处斩樊噲，就恐怕他以后后悔。我们不如把樊噲拘禁起来而送交皇帝，使皇帝自己把樊噲诛杀。”陈平到了樊噲军中后，令人做坛，以节杖召来樊噲。樊噲拜受诏节后，就反缚其臂乘坐囚禁犯人的槛车到长安去，于是周勃代替樊噲领兵定燕。陈平囚樊噲行在路上，听说皇帝驾崩，恐怕吕后和吕嫫迁怒于他，就让囚车先去长安。后来，陈平遇到朝廷使者，命令陈平与灌婴驻守荥阳。陈平接受诏书后，立刻急驰进宫，大声痛哭，趁着出丧之前向太后禀奏前事。吕太后对陈平表示了同情，说：“你出去的这件事就算了吧！”陈平趁此坚持请求太后让他任住宿宫中的护卫一职，于是太后任命他为郎中令，负责掌管宫殿护卫，太后并且说：“你还要教导、辅佐皇帝。”但此后因受到吕嫫的谗言而未能这样执行。

宋祖 曹彬

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间于周主。遣使遗太祖书，馈以白金三千。太祖悉输之内府，间乃不行。

周遣阁门使曹彬以兵器赐吴越，事毕亟返，不受馈遗。吴越人以轻舟追与之，至于数四，彬曰：“吾终不受，是窃名也。”尽籍其数，归而献之。后奉世宗命，始拜受，尽以散于亲识，家无留者。

（评注：不受，不见中朝之大；直受，又非臣子之公。受而献之，最为得体。）

【译文】

南唐国主畏忌赵匡胤的威名，因当时他还在后周供职，就对后周国主使用反间计。

南唐派遣一名使者送信给赵匡胤，赠给他白金三千两。赵匡胤把这些白金全部送交到了国库，于是，南唐的反间计没有得逞。

后周世宗柴荣派遣阁门使曹彬去赐给吴越兵器，事情办完之后，曹彬急忙返回朝廷，没有接受吴越王赠送的礼物。吴越人又坐轻舟追上了曹彬，把礼物交给他，曹彬推辞了三、四次，才说道：“我再不接受，就是窃取个人的名声了。”于是接受了对方的全部礼物，回来后又全部献给了世宗，后来奉世宗的命令，才拜受了。到家后他把礼物全部送给了亲朋好友，自己家里一点也没有留。

拒高丽僧 焚西夏书

高丽僧寿介状称：“临发日，国母令赍金塔祝寿”。东坡见状，密奏云：“高丽苟简无礼。若朝廷受而不报，或报之轻，则夷虏得以为词；若受而厚报之，是以重礼答其无礼之馈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职员退还其状，云：‘朝廷清严，守臣不敢专擅奏闻’。”

臣料此僧势不肯已，必云本国遣来献寿，今兹不奏，归国得罪不轻。臣欲于此僧状后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国又无来文，难议投进，执状归国照会’。如此处分，只是臣一面指挥，非朝廷拒绝其献，颇似稳便。”范仲淹知延州，移书谕元昊以利害，元昊复书悖慢。仲淹具奏其状，焚其书，不以上闻。「吕」夷简谓宋庠等曰：“人臣无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宋庠意夷简诚深罪范公（边批：无耻小人！）遂言“仲淹可斩”。仲淹奏曰：“臣始闻虜悔过，故以书诱谕之。”

会任福败，虜势益振，故复书悖慢。臣以为使朝廷见之而不能讨，则辱在朝廷，故对官属焚之，使若朝廷初不闻者，则辱专在臣矣。”杜衍时为枢密副使，争甚力，于是罢庠知扬州，（边批：羞刹！）而仲淹不问。

【译文】

北宋元祐年间，有高丽僧人寿介来朝，其文告书上称：“临出发的时日，国母令我携带金塔两座前来给太后和皇帝祝寿。”当时苏轼（号东坡）正为杭州知州，他见过文告后，向皇帝密奏说：“高丽僧人此来是随便、简率而不合礼制的。假若朝廷对此受而不报，或者报之过轻，则夷虏便可以得到有怨恨的借口；假若受而厚报，我们则是以重礼回报其无礼的馈赠了。我已经命令具体办事人员把他的文告退还了，并对他说：‘我国朝廷的法制是清正严明的，守臣不敢擅自向上奏闻。’我料定此僧必定不会就此罢休，必定还会说是其国派他来献寿的，现在如果不向上禀奏这件事，他归国后将会对此获罪不轻。我想在此僧的文告后面判决道：‘我们州府没有接到朝廷的旨意，你们国家又没有正式的文件发来，很难商议投文进奏之事，请执其文告，归

国照会。’这样处理，只是我自作主张、自行处断的，并非朝廷拒绝其国的献寿之事，这样似乎相当稳便。”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兼延州知州，并与韩琦专管对西夏的战事，他向西夏主赵元昊发出公文，告诉他彼此相互敌对的利害，元昊回文，言辞傲慢。范仲淹把其回书的内容向上一奏报，却把回书焚烧，不让皇上阅看。

当时的丞相吕夷简告诉宋庠等人说：“为人臣的没有外交权，希文（范仲淹字希文）怎么敢如此做！”宋庠料想吕夷简确实深恶范公，就说：“范仲淹可当斩首。”范仲淹禀奏道：“臣当初听说胡虏悔过，所以发文书诱导他。这时恰巧任福兵败，胡虏声势益发振奋，所以元昊的回书言辞傲慢，臣以为把元昊回书让朝廷看过后不能对其讨伐，则会使朝廷受辱，所以我让下属把它焚烧了，假如朝廷从来没有听闻其书，则受辱的只在臣一人矣。”杜衍当时是枢密副使，他对范仲淹此事争取甚力，于是，皇上把宋庠贬到扬州做知州，而对范仲淹不再问罪。

张方平

元昊既臣，而与契丹有隙，来请绝其使。知谏院张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敌，非计也。宜赐元昊诏，使之审处，但嫌隙朝除，则封册暮下，于西、北为两得矣！”时用其谋。

【译文】

西夏主赵元昊对宋上书称臣，因为他们与契丹有矛盾，就来请求断绝契丹的使臣入宋。任职知谏院的张方平说：“得到新近依附的小小羌国，失去久已和处的强敌，不是正确的主意和策略。应该赐给元昊一道诏书，让他自己审察处理与契丹的关系，只要西夏与契丹的矛盾消除，宋朝便立刻册封元昊，这样，西、北可两得！”于是朝廷用了张方平的谋略。

秦桧

建炎初，虏使讲和，云：“使来，必须百官郊迎其书。”在廷失色，秦桧恬不为意，尽遣部省吏人迎之。朝见，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礼。是日，桧令朝见，殿廷之内皆以紫幕铺满。北人无辞而退。

【译文】

南宋建炎初年，金派遣使臣来讲和，说：“使臣到来时，宋朝百官必须到郊外迎接议和书。”在宫廷内的文武百官闻之惊愤失色，秦桧却满不在乎，把各部门官员都派遣出去迎接金使。朝见的时候，金使一定要锦缎褥位——这不是使臣之礼。这一日，秦桧传令朝见，殿廷之内竟然真被紫幕铺满。朝见后，金使连句辞别的话都没有就退走了。

吴时来

嘉靖时，倭寇发难，郎、土诸路兵援至。吴总臣计犒逾时，众大噪。及至松江，抚臣属推官吴时来除备。时来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禅林外立营，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导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费不冗，诸营帖然。客兵素犷悍，剽掠即不异寇。

时来用赞画者言，为好语结其寇长，缚治之，迄终事无敢犯者。

（评注：按时来在松御倭，历有奇绩。寇势逼甚，士女趋保于城者万计。或议闭关拒之，时来悉纵人择闲旷地舍之。又城隘民众，遂污蒸而为疫。时来乃四启水关，使输薪谷者因其归舟载秽滞以出。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余丈，人情汹汹。时来尽撤屯戍，第以强弩数十扼其冲。总臣以为危，时来曰：“淖宁，彼安能登？”果无恙。时内徙之民薄城而居，类以苫盖，时来虑为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阴识其姓名于屋村，夜选卒运之城外，以为木栅，杆修城者。卒皆股栗不前，时来首驰一骑出南门，众皆从之，平明栅毕，三日而城完。复以为栅村还为民屋，则固向所识也。贼知有备，北走，时来建议决震泽水，断松陵道。贼至平望，阻水不得进，我兵尾而击之，斩首三千余，溺死无算，此公文武全才，故备载之。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沿海各地，两广郎、土诸路的土司官兵增援来至苏州。苏州总兵因只顾计算犒赏之数而耽误了很长时间，引起兵众不满而吵吵嚷嚷起来。等到了松江，巡抚嘱托松江府专管刑狱的推官吴时来负责迎接款待郎、土官兵。吴时来探测了水道之后，就在福田寺外立下营垒，令土司官兵来到后，各自部署队伍，由船工载来，引导入营，按次序接受犒赏。使得人人受惠平均而用费并不繁多，各座兵营都按此办理。

土司官兵一向粗犷骠悍，剽夺抢掠不异于倭寇。吴时来根据助手的建议，先不动声色地接近经常闹事者的首领，再趁势把他捆绑起来治罪，这样直到他们完成增援任务后也没有出现敢于犯禁的人。

陈希亮等

(四条)

于阗使者入朝过秦州，经略使以客礼享之。使者骄甚，留月余，坏传舍什器，纵其徒入市掠饮食，民户皆昼闭。希亮闻之曰：“吾尝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横，皆译者教之。吾痛绳以法，译者惧，其使不敢动矣。况此小国乎？”乃使教练使持符告译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斩若！”取军令状以还。使者至，罗拜庭下。希亮命坐两廊，饮食之，护出其境，无一人哗者。

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管库，乘势骄横，至与铃辖亢礼。时苏轼通判杭州，使人谓之曰：“远方慕化而来，理必恭顺。今乃尔暴恣，非汝导之不至是！”

不悛，当奏之！”押伴者惧，为之小戢。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公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国朝北方也先杀其主脱脱不花，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遣使入贡。上命群臣议所以称之者。礼部郎中章纶言：“可汗，乃戎狄极尊之号，今以号也先则非宜。若止称太师，恐为之惭忿，犯我边鄙。宜因其部落旧号称为瓦剌王，庶几得体。”从之。

大同猫儿庄，本北虏入贡正路。成化初年，使有从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许之。

礼部姚文敏公夔奏请宴赏一切杀礼。虜使不悦。姚谕之云：“故事迤北使臣进贡，俱从正路，朝廷有大礼相待。今尔从小路来，疑非迤北头目，故只同他处使臣”。虜使不复有言。

（评注：四公皆得驭虜之体。）

【译文】

北宋仁宗末年，于闐国使者入朝，路过秦州时，经略使用待外宾之礼招待他。可于闐使者十分骄慢，留住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打坏了宾馆的家什器物，放纵他的随从在集市掠夺饮食，使许多老百姓大白天都紧闭了门户。凤翔知府陈希亮听说了这件事后说：“我经常负责接待契丹使者，了解他们的内情：这些使者最初并不敢强暴横行，都是做翻译的人教唆他们的。我按法律重重地治裁他们，翻译害怕了，契丹的使者就不敢胡做非为。契丹如此，何况于闐这样的小国呢？”于是他派教练使拿着文书告诉翻译人员说道：“进入我大宋边境，有丝毫违犯法律的，我就要一律问斩！”翻译人员象拿了军令状一样的回去了。于闐使者到达以后，团团拜倒在庭殿之下，陈希亮让他们坐在两廊间，供给他们饮食，一直到护送出境，也没有一个人喧哗闹事。

高丽国前来送交贡品，其使者沿途欺凌轻侮州郡官吏，负责接伴高丽使臣的都是本路管库之类的小官，可他们乘势骄横，甚至敢与州级武官相抗礼。当时苏轼任杭州通判，他让人告诉那接伴使臣的管库说：“远方的高丽是仰慕中华大邦的文明教化而来的，按理说必定应当十分恭顺。他们现在如此暴恣，不是你们的教唆不至于会这样！你们如果不加悔改，我当向皇上禀告你们的罪行！”管库害怕，稍有收敛。高丽使者把各种礼物向宋朝官吏分发，因他们的文书中自号甲子，没有用宋朝的年号，故苏轼没有接受高丽礼物，说：“高丽向本朝称臣却不奉本朝为正朔，我怎么接受你们的东西呢？”高丽使者急忙重新修改文书称宋朝熙宁年号，苏轼这才接受了他们。

明朝景帝年间，北方瓦剌的也先杀其主脱脱不花，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并派遣使臣，来明朝称臣入贡。景帝命令群臣讨论也先大汗的称谓问题。礼部郎中章纶说：“可汗，是戎狄极尊之号，现在用这个称号称谓也先是不相宜的。但若只称他为太师，则恐怕他为此羞愧忿恨，并因此侵犯我边境。故应该用其部落旧号称为瓦剌王，比较得体。”景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大同府的猫儿庄，本来是北国向明朝入贡的正路。明成化初年，北国使者有从其他路途入明朝进贡的，皇上根据守臣的禀奏，允许北国使者从他路入贡。礼部尚书姚公夔（卒后谥号文敏）上书朝廷，要求对北国使臣的宴请赏赐等接待礼节的级别一律降低。

北国使臣对此很不高兴。姚公敏告诉他们说：“过去西北使臣来进贡，都是从正路而来，朝廷都是用大礼相待。现在你们从小路来，怀疑不是西北的首领，所以只把你们比同别处使臣。”北使不再有话讲了。

苏子容

苏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国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历先北朝一日，北朝问公孰是。

公曰：“历家算术小异，迟速不同。如亥时犹是今夕，逾数刻即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本朝之历可也。”虜人深以为然，遂各以其日为节庆贺。使还奏，上喜曰：“此对极中事理！”

【译文】

苏颂，字子容，宋神宗熙宁年间，充当北朝生辰国信使，在北地途中遇冬至。因宋朝历法早北朝一日，故北朝人问苏子容谁是谁非。苏子容说：“历家的算术法小有差异，故迟速不同。例如亥时如果是今晚，过去数刻即属子时，也就是明日了。或先或后，可以各依从本朝的历法。”北朝人深以为然，于是各以其日为冬至节庆贺。使者归来后禀奏其事，皇上喜悦地说：“此话回答的极中事理！”

马默

宋制：沙门岛罪人有定额，官给粮者才三百人，溢额则粮不贍。且地狭难容，每溢额，则取其人投之海中。寨主李庆一任，至杀七百余人。马默知登州，痛其弊，更定配海岛法，建言：“朝廷既贷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后溢额，乞选年深、自至配所不作过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诏可，著为定制。自是多全活者，默无子，梦东岳使者致上帝命，以移沙门岛罪人事，特赐男女各一。后果生男女二人。

【译文】

宋朝法律规定：发配到沙门岛的犯人有定额，公家配给粮食者只有三百人，超出名额者不再供给粮食。并且此岛地狭难容，每当名额超员，就把超员的人投入海中。李庆在沙门主管时，一任就杀了七百多人。马默任职登州府时，痛其弊端，更改了海岛配给的法制，建议说：“朝廷既然宽恕了这些人的生命，如果把他们投入海中，便非朝廷本意了。今后沙门岛名额超员，可以挑选发配沙门岛多年而无犯有过错的人移到登州。”宋神宗对此十分赞许，立即下诏书认可，以文字的形式成为定制。从此沙门岛的犯人中死人事件不多见了。

马默没有子女，曾梦见东岳使者来传达玉皇大帝的旨命，以转移沙门岛犯人之事，特赐给他儿女各一。后来马默果然生育了男女二人。

于谦

永乐间，降虏多安置河间、东昌等处，生养蕃息，骄悍不驯。方也先入寇时，皆将乘机骚动，几至变乱。至是发兵征湖、贵及广东、西诸处寇盗，于肃愍奏遣其有名号者，厚与赏犒，随军征进。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数十年积患，一旦潜消。

（评注：用郭钦徙戎之策而使戎不知，真大作用！）

【译文】

明永乐年间，成祖把多次征北战争中的降虏大都安置在了河间、东昌一带，经过生养蕃息，他们形成了一个骄悍不驯的群体，到正统年间，正当北方瓦剌部落的也先进犯京师的时候，他们将要乘机骚动，几乎酿成变乱。直到景泰年间，朝廷发兵镇压湖、贵及广东、广西等处的民众造反时，于肃愍（于谦的谥号）奏请皇上，派遣他们中的大小首领，厚以赏犒，让他们随军征进。事情结束后，经过奏请，他们就留到了这些地方。

于是，数十年的积患，悄悄地消除了。

李贤

法司奏：石亨等既诛，其党冒夺门功升官者数千人，俱合查究。上召李贤曰：“此事恐惊动人心。”贤曰：“朝廷许令自首免罪，事方妥。”于是冒功者四千余人，尽首改正。

【译文】

明英宗时，主管司法刑狱的官署向皇上禀奏：权臣石亨等既被诛杀，其党徒在英宗复位的“夺门之变”中冒夺门功而升官者达数千人，他们都应该查究。”皇上召见吏部尚书李贤说：“此事恐怕会惊动人心。”李贤说：“朝廷只要允许他们自首免罪，事情方可妥当。”于是冒功者四千余人，尽皆自首改正。

王琼

武宗南巡还，当弥留之际，杨石斋廷和已定计擒江彬。然彬所领边兵数千人，为彬爪牙者，皆劲卒也。恐其仓卒为变，计无所出，因谋之王晋溪。晋溪曰：“当录其扈从南巡之功，令至通州听赏。”于是边兵尽出，彬遂成擒。

【译文】

明武宗南巡返回京师后得病，当他弥留之际，首辅杨廷和（号石斋）已经定计要擒拿权奸江彬。然而江彬所领的亲兵达数千人，他们都是江彬的亲信爪牙，个个皆为强悍之卒。杨首辅恐怕这样在仓卒间会引起兵变，拿不定主意，于是找兵部尚书王琼（号晋溪）商量。王琼说：“可以抄录他们护从皇上南巡的功劳，令他们到通州听赏。”于是江彬的亲兵尽都离开江彬到通州，江彬遂被擒拿。

刘大夏 张居正

庄浪上帅鲁麟为甘肃副将，求人将不得，恃其部落强，径归庄浪，以子幼请告。有欲予之大将印者，有欲召还京，予之散地者，刘尚书大夏独曰：“彼虐，不善用其众，无能为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损威。”乃为疏，奖其先世之忠，而听其就闲。麟卒快快病死。

黔国公沐朝弼，犯法当逮。朝议皆难之，谓朝弼纲纪之卒且万人，不易逮，逮恐激诸夷变。居正擢用其子，而驰单使缚之，卒不敢动，既至，请贷其死，而辋之南京，人以为快。

奖其先则内愧，而怨望之词塞，擢其子则心安，而巢穴之虑重。所以罢之辋之，唯吾所制。

【译文】

明代，庄浪土帅鲁麟是甘肃副将，他因争甘肃大将的官职没有成功，便依仗自己部落的势力强大，直接回到庄浪，以儿女年幼为由请假告休。对此。朝中议论纷纷，有主张把大将印玺授与他的，有主张召他进京，给他个闲散职务的，尚书刘大夏排斥众议，说道：“鲁麟性情残暴，不善于使用民众，是没有作为的。然而他没有犯罪，现在，给他将印，不合法制；召之不来，有损威信。”于是给皇帝奏议，奖励鲁麟先世的忠勇功绩，对鲁麟却听其就闲。后鲁麟最终快快病死明黔国公沐朝弼犯法应当逮捕。朝臣们议论时，

都感到这件事很难办，说沐朝弼府中士卒近万人，不易逮捕，逮捕时恐怕激成兵变。首辅张居正就提拨了沐朝弼儿子的官职，并专派使者驰往沐府将沐朝弼擒获，府中士卒不敢动手。捉来沐朝弼后，张居正请求赦免他的死刑，而把他禁锢在南京。人们都感到很痛快。

刘坦

坦为长沙太守，行湘州事。适王僧粲谋反，湘部诸郡蜂起应之，而前镇军钟玄绍者潜谋内应，将克日起。坦侦知之，佯为不省，如常理讼。至夜，故开城门以疑之。玄绍不敢发，明旦诣坦问故，坦久留与语，而密遣亲兵收其家书。（边批：已知其确有其书，故收亦以塞其口，非密遣也。）玄绍尚在坐，收兵还，具得其文书本末，因出以质绍。绍首伏，即斩之，而焚其书以安余党，州部遂安。

【译文】

南朝梁的刘坦为长沙太守，兼管湘州事务。当时正值王僧粲谋反，湘州各郡蜂起响应，前任湘州镇军钟玄绍，也暗地预谋做内应，将选择日子起兵。刘坦侦察到这个阴谋，佯作不知，还照常处理诉讼事务。到了夜间，故意打开城门以迷惑钟玄绍，钟玄绍不敢发兵。

第二天早上，钟玄绍来见刘坦，问他夜间为何大开城门。刘坦一面把钟玄绍留下，和他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一面秘密地派亲兵去搜查钟玄绍家中书信。钟玄绍还在坐着没走，刘坦的亲兵已经回来，搜到了钟玄绍与王僧粲来往的文书，得知了他预谋内应的始末。刘坦便把这些文书拿出来与钟玄绍对质。钟玄绍只得伏首认罪，刘坦杀了他，而把这些书信烧掉，以安抚钟玄绍的余党，于是湘州各郡都得到了安宁。

张忠献

叛将范琼拥兵据上流，召之不来；来又不肯释兵，中外汹汹。张忠献与刘子羽密谋诛之。一日遣张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盗者，因召琼、俊及刘光世诣都堂计事，为设饮食。食已，相顾未发，子羽坐底下，恐琼觉事中变，遽取黄纸，执之趋前，举以麾琼曰：“下！有敕，将军可诣大理置对。”琼愕不知所为。子羽顾左右，拥置舆中，以俊兵卫送狱。使光世出抚其众，且曰：“所诛止琼，汝等固天子自将之兵也。”众皆投刀曰“诺”。悉麾隶他军，顷刻而定，琼伏诛。

【译文】

宋高宗时，叛将范琼拥兵占据长江上游，高宗皇帝召见他，他不肯来；来了之后又不肯解散军队、交出兵权。朝廷内外，对此议论纷纷。

当时，“苗、刘之乱”刚被平定，各路勤王部队尚未撤离，于是，主管枢密院的张忠献（张浚谥号）和同僚刘子羽密谋除掉范琼。一天，他派张俊（勤王部队将领）率领一千人渡江，装作剿捕别的盗贼的样子，趁机召范琼、张俊和刘光世（勤工部队将领）到都堂商议军情，并设酒宴招待他们。吃完酒饭，大家互相观望，没有动手。刘子羽坐在堂下，恐怕范琼察觉，使事情中途发生变化，急忙拿了一张黄纸，走到范琼面前，举着黄纸对范琼说：“下来！有诏书在此，将军可奉命令到大理寺对质。”范琼惊呆了，一时不知该

怎么办好。刘子羽向左右使了个眼色，把范琼推架到车上，用张俊的兵押送至狱中。张忠献让刘光世出外招抚范琼的部众，并且说：“所杀的只是范琼一个人，你们本是天子亲自统率的士兵呀！”众兵都收下了刀枪，声声说：“愿从命。”于是，把他们全都改编到别的军队中去了。顷刻间事情解决，范琼被杀掉了。

留志淑

中官毕贞，逆濠党也。至自江西，声势翕赫，拥从牙士五百余人，肆行残贼，人人自危。留志淑知杭州，密得其不可测之状，白台察监司阴制之。未几，贞果构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烧二十余家。淑恐其因众为乱，闭门不出，止传报诸衙门人毋救火。余数日，果与壕通。及贞将发应濠，台察监司召淑定计。先提民兵，伏贞门外，监司以常礼见，出。淑入。贞怒曰：“知府以我反乎？”应曰：“府中役从太多，是以公心迹不白。”因令左右出报监司。既入，即至堂上，执贞手与语当自白之状。（边批：在我掌握中）。

众共语世所不籍之人以释众疑。贞仓卒不得已，呼其众出。出则民兵尽执而置之狱。伪与贞入视府中，见所藏诸兵器，诘曰：“此将何为也？”贞不能答，乃羁留之，奏闻，伏诛。

【译文】

明武宗的太监毕贞，是谋反的宁王朱宸濠的党徒，他奉命监守江西后，声势显赫，出入间前呼后拥，随从护卫达五百余人，肆虐横行，残暴狠毒，所到之处人人自危，之后他又奉命镇守浙江。当时，留志淑任杭州知州，秘密地得到了毕贞参与谋反的情况，便告诉了台察、监司等上司，以便能对毕贞暗中制之。没过多长时间，毕贞果然勾结了几个市井小人，在一天晚上放火烧了自家的居所，并蔓延烧毁二十余家。留志淑恐怕因其引起众乱，闭门不出，只是传报诸衙门人不要去救火。又过了一些日子，他们果然与宁王朱宸濠串通。

等到毕贞将要举事响应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时候，台察、监司召来留志淑商定计策。

他们先叫一部分民兵，埋伏在毕贞往处的门外，监司以常礼去见毕贞，时间不长便告辞出来，之后留志淑进去。见到留志淑，毕贞发怒道：“知府以为我反叛朝廷了吗？”留志淑回答说：“是公公府中役从人多嘴杂，致使公公心迹蒙受不白了。”当下命令左右去向监司汇报。不久，监司重新进来，一到堂上，就拉住毕贞的手向他剖白自己。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谴责那些不守规矩、胡言乱语的人以消除众人的疑虑。毕贞仓卒不得已间，就把自己的兵众呼唤了出来。而他们一出就被埋伏的民兵尽数捉拿而投之监狱。留志淑与监司遂佯装去参观毕贞的府第，当见到毕贞所藏的许多兵器的时候，他们责问道：“这是想要干什么呢？”毕贞不能回答，于是把他拘留起来，经向朝廷奏请，把他处斩了。

王益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谋为变，事觉，一邵皆骇。益不为动，取其首五人，即日断流之。或请以付狱，不听。既而闻其

徒曰：“若五人者系狱，当夜劫之。”众乃服。

【译文】

北宋仁宗时，王益（王安石之父）做韶州的知州，州里屯兵五百，这五百人的服役期限已到，可是替换他们的队伍许久还没有到达，这五百人想到要策划叛乱，事情被发觉了，州中的百姓都很恐慌。王益却十分沉着，拿到为首的五人，当天就判了他们流放罪并押送走。有人请求将五人送进监狱，王益没有采纳，不久，听到兵士们议论说：“如果五人关进监狱，当天夜里就劫狱。”众人这才佩服王益的明断。

贾耽

贾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行在。泽既反命，方大宴，有急碟至：以泽代耽。耽内牒怀中，颜色不改，宴罢，即命将吏谒泽，牙将张献甫怒曰：“行军自图节锁，事人不忠，请杀之！”耽曰：“天子所命，即为节度使矣。”即日离镇，以献甫自随，军府遂安。

【译文】

唐朝的贾耽做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唐德宗巡幸梁州。贾耽派行军司马樊泽到梁州向德宗奏事。樊泽事毕返回后，贾耽正设酒宴，忽然有朝廷的紧急文书送到，命令：樊泽代替贾耽的节度使职务。贾耽看后，把文书藏到怀中，面上不动声色。酒宴结束后，贾耽便命令堂吏去见樊泽，贾耽的牙将张献甫气愤他说：“樊行军在皇上面前自谋节度使职务，侍奉主帅不忠，请允许我把他杀掉！”贾耽说：“这是皇上的命令，樊泽现在就是节度使了。”当天贾耽就离开了驻地，并让张献甫跟随自己，军府因此平安无事。

处工孛罗等

万历年间，女真虏人阿卜害等一百七员进贡到京。内工学罗、小厮哈额、真太三名为首，在通州驿递横肆需索。州司以闻。时沈演在礼部客司，议谓本东夷长，恭顺有年，若一概议革，恐孤远人向化之心，宜仍将各向年例正额赏赐，行移内府各衙门关出给散，以彰天朝旷荡之恩。止将工孛罗等三名，革其额赏。行文辽东巡抚，执付在边酋长，谕以骚扰之故，治以虏法。俟本人认罪输服，方准补给。

（评注：沈何山演云：客司，古典属国，邮人骚于虏，不能不望铃束，然无以制其命。初工孛罗等见告谕以罚服，惊弗受也，与赏以安众，革三人赏以行法。三人头目，能使其众者，且积猾也，然离众亦不能哗，遂甘罚服。此亦处骚扰之一法。）

【译文】

明朝万历年间，女真人阿卜害等一百零七人进贡到达京师。其中以工孛罗、小厮哈额、真太三人为首，在通州驿站，横肆需索。州司向朝中奏报了这些事情。当时沈演在负责接待外宾事务的礼部客司任职，接到州司禀告后，径商议认为这些人都是东夷人中的首领人物，且恭顺多年，如果一概处治，恐怕会辜负远邦夷人向往中国教化的心情。

应该仍然按往年常例正额赏赐给他们，并给内府发文，要求各衙门都给他们一些小的犒赏，以弘扬我们天朝旷广浩荡之恩。只是对工孛罗等三人，

要革除他们的额赏。行文给辽东巡抚，让他们拿给边地首长，对这三人以骚扰民众的罪名用当地的法律处治。等到他们本人认罪服输后，才能准予补给赏赐。

王钦若

王钦若为亳州判官，监会亭仓。天久雨，仓司以米湿，不为受纳。民自远方来输租者，深以为苦。钦若悉命输之仓，奏请不拘年次，先支湿米。（边批：民利于透支，必然乐从。）太宗大喜，因识其名，由是大用。

（评注：绍兴间，中丞蒋继周出守宣城，用通判周世询议，欲以去岁旧粟支军食之半。群卒恶其陈腐，横挺于庭，出不逊语。金判王明清后至，闻变，亟令车前二卒传渝云：“金判适自府中来，已得中丞台旨，令尽支新米。”群嚣始息。然令之不行，大非法纪，必如钦若，方是出脱恶米之法。）

【译文】南宋时，王钦若为亳州判官，并监理会亭仓事。因天气久雨不停，管理仓储的官吏以米湿为由，不愿意受纳。有民工从远方来交租税，对此深以为苦。王钦若知道这件事后命令让民工入仓，随后他奏请朝廷，仓储可以不论期年先后，先支湿米。太宗皇帝知道此事后大喜，由此认识了王钦若的名字，开始重用他了。

令狐绹 李德裕

宣宗衔甘露之事，尝授旨于宰相令狐公。公欲尽诛之，而虑其冤，乃密奏膀子云：“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然无类矣。”（评注：今京卫军虚籍糜饷，无一可用；骤裁之，又恐激变。若依此法，不数十年，可以清伍，省其费以别募，又可化无用为有用。）先是诸镇宦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又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阵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所以比年将帅出征屡败。李赞皇乃与枢密使杨钧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自此将帅得展谋略，所向有功。

【译文】

唐朝文宗时的“甘露之变”，宦官专权，使不少大臣冤死，宣宗即位后，一直怀恨此事，曾经授旨给宰相令狐绹。令狐绹受旨后想尽诛宦官，又顾虑这样要有受冤的，于是写成折贴向皇上密奏道：“只要对其中有罪的不放过，有缺额不再补充，自然这一伙人就无形中慢慢清除了。”从前，各镇宦官监军，各自拿自己的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能专权指挥军队的进退。

另外，这些监军使都在军队中选择几百个勇敢善战的士兵做为自己的卫队，而在阵地上战斗的大都是怯懦软弱者，所以连年将帅出征，屡次失败。李赞皇（李德裕的爵号）便和枢密使杨钧义、刘深商议，规定监军不得干预军政，每千人的队伍中，听任他们自己选择十人担任卫队，部队有功，他们也随同受赏。从此，将帅得以施展谋略，所向有功。

吕夷简

西鄙用兵，大将刘平战死，议者以朝廷委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

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请罢诸帅监军，仁宗以问吕夷简。夷简对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仁宗委夷简择之，对曰：“臣待罪宰相，不当与中贵私交，何由知其贤否？愿诏都知押班，但举有不称者，与同罪。”仁宗从之。翼日，都知叩头乞罢诸监军宦官，士大夫嘉夷简有谋。

（评注：杀一监军，他监军故在也。自我罢之，异日有失事，彼借为口实，不若使自请罢之为便。文穆称其有宰相才，良然。惜其有才而无度，如忌富弼，忌李迪，皆中之以个人之智，方之古大臣，逸矣！

李迪与夷简同相，迪尝有所规画，吕觉其胜。或告曰：“李子束之虑事，过于其父。”夷简因语迪曰：“公子束之才可大用。”（边批：奸！）即奏除两浙提刑，迪父子皆喜。

迪既失束，事多遗忘，因免去，方知为吕所卖。）

【译文】

北宋仁宗时，西部边疆发生战争，大将刘平阵亡。朝中舆论认为，朝廷委派宦官做监军，致使主帅不能全部发挥自己的指挥作用，所以刘平失利。仁宗下诏诛杀监军黄德和。

有人上奏请求把各军元帅的监军全部罢免掉，仁宗为此征求吕夷简的意见。吕夷简回答说：“不必罢免，只要选择为人谨慎忠厚的宦官去担任监军就可以了。”仁宗委派吕夷简去选择合适的人选，吕夷简又回答说：“我是一名待罪宰相，不应当和宦官交往，怎么知道他们是否贤良呢？希望皇上命令都知、押班，只要是他们所荐举的监军，如有不胜任其职务的，与监军共同治罪。”仁宗采纳了吕夷简的意见。

第二天，都知、押班在仁宗面前叩头，请求罢免各监军的宦官。朝中士大夫都称赞吕夷简有谋略。

王守仁 二条

阳明既擒逆壕，囚于浙省。时武庙南幸，驻蹕留都，中官诱令阳明释濠还江西，（边批：此何事，乃可戏乎？）俟圣驾亲征擒获，差二中贵至浙省谕旨。阳明责中官具领状，中官惧，事遂寢。

（评注：杨继宗知嘉兴日，内臣往来，百方索赂。宗曰：“诺”。出牒取库金，送与太监买布绢入馈，因索印券：“附卷归案，以便他日磨勘。”内臣咋舌不敢受。事亦类此。）江彬等忌守仁功，流言谓“守仁始与濠同谋，已闻天兵下征，乃擒濠自脱”，欲并擒守仁自为功。（边批：天理人心何在！）守仁与张永计，谓“将顺大意，尚可挽回万一，苟逆而抗之，徒激群小之怒”。乃以濠付永，再上捷音，归功总督军门，以止上江西之行，而称病净慈寺，永归，极称守仁之忠及让功避祸之意。上悟，乃免。

（评注：阳明于宁藩一事，至今犹有疑者。因定濠密书至京，欲用其私人为巡抚，书中有“王守仁亦可”之语，不知此语有故：因阳明平日不露圭角，未尝显与濠忤；濠但慕阳明之才而未知其心，故犹冀招而用之，与阳明何与焉！当阳明差汀赣巡抚时，汀赣尚未用兵，阳明即上疏言：“臣据江西上流，江西连岁盗起，乞假臣提督军务之权以便行事”，而大司马王晋溪覆奏：“给与旗牌，大小贼情悉听王某随机梳剿。”阳明又取道于丰城。盖此时逆壕反形已具，二公潜为之计，庙堂方略，已预定矣。濠既反，地方上变告，犹不斥言，止称“宁府”。独阳明上疏闻，称“宸濠”。即此便见阳明心

事。)

【译文】

明代，王阳明（即王守仁）擒拿了逆王朱宸濠后，把他囚禁在了浙江杭州。当时正值明武宗南巡亲征，御驾驻住南京。有宫中宦官想诱使王守仁把朱宸濠释放回江西，等待皇帝亲征去把他擒获，并说他们是奉了皇帝的命令来浙江宣布圣旨的。王守仁要求宦官写下领取朱宸濠的文书凭证，他们惧怕不敢写，此事才平息未发。

王守仁擒拿了逆王朱宸濠之后，权奸江彬等人忌恨他的功劳，用流言污蔑他说，“王守仁开始时是与朱宸濠同谋的，等到已经听说各路勤王兵开始征伐了，才擒拿了朱宸濠以自脱”，想连王守仁一并擒拿，以成自己的功劳。王守仁为此与张永合计，认为“如果顺从皇上之意，还可挽回万一，如果逆而对抗，只有徒激群小之怒。”于是把朱宸濠支付给了张永，使皇上亲获朱宸濠的愿望得以实现，功归总督军门，以结束皇上的江西之行，而王守仁则称病住在净慈寺。张永回去后，在皇上面前极力称赞王守仁的忠诚及让功避祸之意，皇上明白了事情的真象，于是赦免了王守仁。

朱胜非

苗、刘之乱，勤王兵向阙。朱忠靖（胜非）从中调护，六龙反正。有诏以二凶为淮南两路制置使，令将部曲之任。时朝廷幸其速去。其党张达为画计，使请铁券，既朝辞。

遂造堂袖札以恳。忠靖顾吏取笔，判奏行给赐，令所属检详故事，如法制造。二凶大喜。

明日将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事，速命延入。宿曰：“昨得堂贴，给赐二将铁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贴，顾执政秉烛同阅。忽顾问曰：“检详故事曾检得否？”曰：“无可检。”又问：“如法制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给乎？”执政皆笑，宿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

（评注：妙在不拒而自止。若腐儒，必出一段道理相格，激成小人之怒；怒而惧，即破例奉之不辞矣。）

【译文】

南宋建炎三年，扈从统制苗傅及将领刘正彦拥兵迫高宗退位，立皇子，由隆裕太后听政，史称“苗、刘之乱”。在勤王兵马到达京都临安时，宰相朱忠靖（朱胜非的谥号）从中调护，使得高宗返正回宫。之后皇上发出诏文，任命苗、刘二人为淮南两制置使，命令他们率领部队赶快去就任。这是朝廷希望他们快些离开京师。为此，苗、刘的党徒张达给他们出谋划策，让他们向朝廷请得铁券，然后才朝辞就任。于是，苗、刘二人拿着书札，来到朱胜非的堂上恳求铁券。朱胜非回头让堂吏取过笔砚，在其札上批示，准备向皇上上书，给赐二人铁券，又令属下去查阅以往处理此等事的先例，依照先例执行。

苗、刘二人大喜。

第二天将要临朝时，郎官傅宿扣响了大臣等待早朝的待漏院大门，说

有急事，朱胜非速命其入。进门后，傅宿说：“昨天我得到一份相府的堂贴，说是要赐给苗刘、将铁券，这可是个非常之典，现在能这样做吗？”朱胜非接过傅宿所持的贴子，回身和执政们一同秉烛阅读。忽然他回过头来问傅宿道：“以往可有过这样的先例吗？”傅宿说：“没有查检出来。”又问：“如果依照先例执行，这种办法怎么样？”傅宿说：“不知道。”朱胜非又说道：“既然如此，可以给他了吧？”执政等人都笑了，傅宿也笑起来，说：“反正他们已得到了。”于是走了。

停胡客供

唐因河陇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甚厚。乃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得四千人，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告诉，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闻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者，当令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及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那？”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领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

【译文】

唐朝天宝以后，因为河、陇两镇被吐蕃占取，所以安西、北庭等地前来奏事的，以及西域各国的使者在长安的，因回去的路被断绝，致使留居长安，其人马费用都是由主管外宾事务的鸿胪寺供给。对此，鸿胪寺下属的礼宾院又委派给由各府县提供，致使财政上不能按时付出敷项，这些人便经常拖欠货帐，使得长安城内的许多市场、店铺不堪承受此种恶果。

李泌了解到，胡人客居长安时间久的已长达四十余年，他们都有了妻子儿女，买下了田产房宅，以典当、放高利贷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于是命人检查胡客中有田宅的，得到了四千余人，都停止了对他们的供给，这些胡客们便都到中书省来诉说告状。李泌对他们说：“这是上一任宰相所留下的弊端，哪里有外国朝贡的使者留居京师数十年不回归故土的！现在你们应当从回纥国绕道，或者从海道，各自都遣归故国。有不愿意的，应当向鸿胪寺陈述，便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应当及时地施展自己的才能，怎么可以在他乡客死终身呢？”于是胡客们没有一人愿意离归。李泌把他们都分配到了神策左、右两军中去了，他们中如果是代表国王或王子为使者的，授与散兵马使或押衙等官职，其余的皆为兵卒，使朝廷的禁军益发强壮了。这样，鸿胪寺供给的胡客只剩下了十余人，每年节省财政支出钱五十万。

补儒士 袭土官

铸印局额设大使、副使各一员，食粮儒士二名。及满，将补投考者不下数千人，请托者半之，当事者每难处分。费宏为吏部尚书，于食粮二名外，预取听缺者四人，习字者四人，拟次第补，度可逾十数年。由是投考及请托者皆绝迹。

土官世及，辄转展给勘，索赂土官，土官以故怨叛，轻中朝诸人。胡

公世宁令土官生子，即闻府，子弟应世及者，年且十岁，朔望或有事调集，皆携之见太守，太守为识年数状貌。父兄有故，按籍为请官于朝。土官大悦服。

（评注：不唯省临时结勘之烦，且令土官从幼习太守之约束，而渐消其桀骜之气，真良策也！）

【译文】

明朝始设的铸印局，是专管铸造印玺及官府印信的，定员名额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另设二名领取官饷的儒士。这些人员任职期满后，想要替补而报考的人不下数千，其中请托者达半，使当事者总是难以处理。费宏当时是支部尚书，他让在二名儒士外，预先选取四名听缺者，四名习字者，然后按名次让他们依次递补，这样循环一次可达十数年。

从此后投考者及请托者都绝迹了。

明代的土官是世袭的，届时，各级官吏对他们总是转展勘问，肆虐索赂。土官们为此久生怨叛之心，并且以此轻视内地朝中诸人。胡世宁令土官生子时，就要报知官府。

要承袭其位的土官子弟，到了十岁，每月的初一、十五以及有事需要与土司协调时，土官都要带他们面见太守，让太守认识其年数状貌。如其父兄故世，由太守按其户籍向朝廷为他们请官。土官们由此大为悦服。

蒋恭靖

蒋恭靖瑶，正德时守维扬。大驾南巡，六师俱发，所须夫役，计宝应、高邮站程凡六，每站万人。议者欲悉集于扬，人情汹汹。公唯站设二千，更番迭遣以迎，计初议减五分之四，其他类皆递减。卒之上供不缺，民亦不扰。时江彬与太监等挟势要索，公不为动。会上出观鱼，得巨鱼一，戏言直五百金。彬从旁言：“请以界守。”促值甚急，公即脱夫人簪珥及绉绢服以进，曰：“臣府库绝无缗钱，不能多具。”上目为酸儒，弗较也。一日中贵出揭贴，索胡椒、苏木、奇香异品若干，因以所无，冀获厚赂。时抚臣邀公他求以应，公曰：“古任土作贡。出于殊方，而故取于扬，守臣不知也。”抚臣厉声令公自覆，公即具揭贴，详注其下曰：“某物产某处。扬州系中土偏方，无以应命。”上亦不责。又中贵说上选宫女数百，以备行在，抚臣欲选之民间。公曰：“必欲称旨，止臣一女以进。”上知其不可夺，即诏罢之。

【译文】

蒋瑶的谥号为“恭靖”，明正德时为扬州知州。当武宗皇帝南巡时，六军俱发，所须用的夫役，估计在扬州所属宝应、高邮境内的六个站程，每站要用万人。参加商议此事的人们想把这六万夫役全部集中到扬州，引起夫役群情激愤。蒋瑶决定每站只设夫役二千人，可以更番迭遣以迎接圣驾，这样比较最初议论的减少五分之四，其他用品也都递减了。结果皇上的供应没有缺少，百姓也没有受到太大的骚扰。

当时权奸江彬与一些太临向地方挟势要索，蒋瑶却不为所动，为其怨恨。正好皇上出来观看捕鱼时，得到一条巨鱼，皇上戏称此鱼值五百两黄金。江彬趁机从旁说：“请将此赐与扬州太守吧。”并催促蒋瑶付钱。不得已，蒋恭靖退下了夫人的簪珥等首饰，并将家中绉绢等好一些的衣服拿出来交给了

皇上，说：“我的府库中现已没有成串的钱了，故不能多多的准备。”皇上把蒋瑶视为酸儒，不与他计较。

一天，有宫中太监拿着朝廷征收物品的公告，来索要胡椒、苏木等奇香异品。这些东西都不是扬州的土特产，他们实际上是想以此索求厚赂。当时，巡抚也希望蒋瑶满足他们一些要求以把此事应付过去，蒋瑶却说：“古来都是以其土地所有而定贡赋的。在异域出产的东西，而故意让扬州交纳，我不知道是何道理。”巡抚大不以为然，厉声地命令蒋瑶自己向上答复。蒋瑶就把这些公告全部堆在一起，并详注其下说：“某物产某处。”

扬州是中上偏僻的地方，没有这些东西可以应命。”皇上对此也没有责怪他。

另有一次，有宫中太监说皇上要挑选数百宫女，以备皇帝行宫使用。巡抚想在民间挑选，蒋瑶说：“一定想要按圣旨办的话，就只有我的一个女儿可以进献。”皇上知道对其不可以硬取，便另下诏对此做罢。

汪应轸

汪应轸当武宗南巡，率同馆舒芬等抗疏以谏，廷杖几毙，出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农桑。轸至，首劝之耕，出帑金，买桑于湖南，教之艺。募桑妇若干人，教之蚕事。

卹卒驰报，武宗驾且至。他邑彷徨勾摄为具，民至塞户逃匿，轸独凝然弗动。或询其故，轸曰：“吾与士民素相信。即驾果至，费旦夕可贷而集，今驾来未有期，而仓卒措办，科派四出，吏胥易为奸。倘费集而驾不果至，则奈何？”他邑用执炬夫役以千计，伺候弥月，有冻饿死者。轸命维炬榆树间，以一夫掌十炬。比驾夜历境，炬伍整饬反过他所。

时中使络绎道路，恣索无厌。轸计中人阴懦，可慑以威，乃率壮上百人，列舟次，呼诺之声震远近，中使错愕，不知所为。轸麾从人速牵舟行，顷刻百里，遂出泗境。后有至者，方敛敢不敢私，而公复礼遇之。于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武宗至南都，谕令泗州进美女善歌吹者数十人。盖中使衔轸而以是难之也。轸奏“泗州妇女荒陋，且近多流亡，无以应敕旨。乃拘所募桑妇若干人，倘蒙纳之宫中，俾受蚕事，实于王化有裨。”诏且停止。

【译文】

明武宗时，庶吉士汪应轸因在武宗皇帝南巡之时，率领同为庶吉士的舒芬等人上疏谏止，几乎被杖打至死，随后出任泗州知州。泗州的老百姓不知道农桑之事，汪应轸到任后，便鼓励他们耕田，然后从州里支出钱从湖南买来桑树，教他们种植，又招募一些妇女去采桑，并教给他们养蚕的技术。

一天，驿站的使者驰马来报，说武宗皇帝即将到达泗州。附近的州府听到这消息都惊慌失措，使劲敲诈勒索民财，以作为迎驾的费用，弄得老百姓甚至堵死门窗，逃往外地躲藏。汪应轸却镇静如常。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我和州义的士人、百姓素来都是互相信任的，即使皇上果然到来，一切费用早晚间便可筹措好。现在皇上何时来还没有定期，就匆匆忙忙去筹办，差官吏四处活动。很容易共同作弊。如果忙到时候费用凑齐而皇上却未来，那可怎么办？”当时别的州府用上千人手执火把在夜间等候迎接皇上，足足有一个月，不少人因此被冻死、饿死。汪应轸命令人站在榆树柳树间，一个人手拿十束火把。等到御驾夜里经过泗州时，持火把的队伍整齐有序，

丝毫不乱。

御驾经过别的州府时，一路上宫廷使者络绎不绝，任意敲诈勒索，毫不满足。汪应轸估计这些人实际上内心很虚弱，可以用威力震服之，于是率领百名壮士，排列在他们的船旁，大声呼喊答应，声音传遍了远远近近的地方。宫廷使者们都感到震惊，不知他们要干什么。汪应轸指挥随从的人众急速拉船前行，顷刻之间，已过百里，很快出离了泗州地界，这样，后面到来的使者，也收敛了自己的行为，不敢私自勒索，而汪应轸一概以礼待之。于是，他们都谴责前面的使者，而十分赞赏汪应轸。

武宗皇帝到了南都后，又传下圣旨，命令泗州进献几十名善长歌舞的美女，这是因为宫使们怀恨汪应轸而使用的报复手段。汪应轸上奏说：“泗州的妇女没有才艺姿色，而且最近大都逃亡了，没有办法应诏。只有进献过去所招募的采桑养蚕妇女若干人，如果蒙皇上收纳到宫中，使他们采桑养蚕，实在有补于王化。”武宗皇帝看了汪应轸的奏书，只好下诏泗州暂停进献美女。

沈（啓 - 口 + 山）

世宗皇帝当幸楚，所从水道，则南京具诸楼船以从，具而上或改道，耗县官金钱；不具而上猝至，获罪。尚书周用疑以问工部主事沈（啓 - 口 + 山）（字子由，吴江人）。

（啓 - 口 + 山）曰：“召商需树于龙江关，急驿上所从道，以日计，舟可立办。夫舟而归直于舟，不舟而归材于商，不难也。上果从陆，得不费水衡钱矣。”中贵人修皇陵，锦衣朱指挥者往视。（啓 - 口 + 山）乘间谓朱曰：“高皇帝制：皇陵不得动寸土，违者死。今修不能无动土，而死可畏也。”朱色惧，言于中贵人而止。

【译文】

明朝嘉靖年，世宗皇帝想往湖北安陆祭其生父之陵。如果走水道，南京就需要准备各种楼船以听从朝廷的派遣。但若准备了皇帝又改道，就要耗费县府的金钱；不准备的话，皇帝突然来到，就要获罪，因此吏部尚书周用对此拿不定主意，问于工部主事沈（啓 - 口 + 山）。沈（啓 - 口 + 山）说：“可以召集商船泊于南京西边的龙江关以待运木材，并急命驿站探听皇帝所经过的道路。每天都进行传报，如有消息，可以再立即操办舟船。如果皇帝乘船走水路，我们让这些舟船服役后再计算工钱发给他们；如果皇帝不乘船走水路。我们就把木材归还给商人，这件事便不难处理了。而且，皇帝果然从陆上行走。还不费朝廷国库的银钱呢。”有宫中太监来要求修皇陵，锦衣卫的朱指挥也一同来视察。沈（啓 - 口 + 山）找一个机会对朱指挥说道：“当初，太祖皇帝留有诏令：皇陵不得动寸土，违者死。现在修皇陵不能不动土，而死是可怕的呀。”朱指挥听后面露惧色，劝说宫中太监停止了修皇陵。

范櫜

景藩役兴，王舟涉淮。从彭城达于宝应，供顿千里，舳舻万余艘，兵卫夹途，锦缆而牵者五万人。两淮各除道五丈，值民庐则撤之。櫜傍庐置敝舡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时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櫜略不

为储待，漕抚大忧之，召为语。范濂曰：“明公在，何虑那？”漕抚怫然曰：“乃欲委罪于我。我一老夫，何济？”曰：“非敢然也。独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范濂曰：“今王舡方出，粮缸必不敢入闸。比次坐侯，日费为难。今以旗甲守缸，而用其十人为夫。波利得僦直，趋役必客，第须一纸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凤阳以夫数万，协济于徐，役毕必道淮而反。若乘归途之便，资而役之，无不乐应者，则数具矣。”都御史大喜称服。范进曰：“然而无用也！”复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济王舟，比入黄，则各闸皆泄，势若建瓴，安用众为？”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计之，公无忧。”都御史叹曰：“君有心计，吾不能及也。”先是光禄寺札沿途郡县具王饌，食品珍异，每顿直数千两。范袖《大明会典》争于抚院曰：“王舟所过州县，止供鸡鹅柴炭，此明证也。且光禄备万方玉食以办，此穷州僻县，何缘应奉乎？”抚按然之，为咨礼部。部更奏，令第具膳直每顿二十两，妃十两，省供费巨万计。（边批：具直则宵小无所容其诈矣。）比至，范遣人持锭金逆于途，遗王左右曰：“水悍难泊，唯留意。”于是王舟皆穷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止千三百，比至仪真，而一夕五万矣。

（评注：多少难题目，到此公手，便是一篇绝好文字。）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景王朱载堉离京师赴封地德安，他乘坐的舟船渡过淮河，船队从彭城到达宝应，沿途千里到处都张罗着给他们提供各种费用。整个船队中仅各种大船就达一万余艘，锦团花簇，华丽无比，所到之处，兵卫夹途，连拉船的纤绳都是以锦制成，而拉纤者更达五万人以上。为让他们通行，沿淮河两岸各要扩清道路五丈宽，沿途所遇民房则一律拆除。

在范濂所辖的地段上，凡遇临江民房，他都让在民房相近的江边上放一只破废的船只，上面加板并覆黄土，这样看上去就和平地一样，民房故此不用折毁，百姓得到了安宁。

当时，沿途各郡都在大肆征调丁夫，以候景王，呼召甚急。范濂却一点儿也不做此等准备，漕抚为此事大为忧虑，叫来范濂相问。范濂开玩笑他说：“有明公您在，还有何忧虑呢？”漕抚不高兴他说：“你这是想把罪名推卸给我。我只是一个老头子，能济保事？”范濂说：“不是我敢这样做。实际上只要仰仗明公，那些丁夫是很容易聚集来的。”漕抚愕然道：“为什么？”范濂说：“现在景王的船队已经出发，运粮的船队必不敢进入河道。他们一日接一日地空坐等候，耗费钱粮，必很为难。现在我们可以让他们以旗甲守船，其余每船用十人为夫。他们得到雇金，来服役必定喜欢，只要按次数发给他们一张纸牌为凭证就行了。”漕抚问：“如还不够怎么办？”范濂说：“现在凤阳来应差的有数万人，他们是一块儿来到这淮河中下游地方的，服役完毕后必还要顺淮河河道而返。如果我们乘归途之便，出钱雇佣他们，不会不乐意应役的，这样就可有数倍于应准备的人数了。”漕抚大喜称服。范濂又说：“然而这样做是不会有用处为。”漕抚又一次愕然而起，问：“因为什么？”范濂说：“现今黄河上流的水都已经蓄了起来，用以接济景王的船队。等到船队进入黄河，则各闸一齐泄开，其势如高屋建瓴，怎么能用得上众多的人夫呢？”漕抚说：“固然如此，他们能够轻易自去吗？”范濂说：“到时再议吧，您不必忧虑。”漕抚感叹他说：“你真有心计，我比不上你呀。”开始的时候，光禄寺要求沿途郡县给景王准备的膳食，都是珍异的食物，每

顿都值数千两白银。范楩拿着《大明会典》到抚院争执，说：“王舟所过州县，仅只供应鸡鹅柴炭，这部《大明会典》就是明证。而且光禄寺院要我们准备万方玉食以操办此事，我们这穷州僻县，拿什么按照你们的要求应奉啊？”抚按同意了，并为此事到礼部商议。

之后，部分地更改了他们的请求，令他们只管按每顿饭，王二十两、妃十两的价值准备膳食，仅此，就省去了供费达巨万计。

等景王的船队到了他们的界段，范楩又派人拿着成锭的金子逆河而上，送给景王身边的人员，并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水势凶猛，难以停泊，希望你们小心、留意。”于是，景王船队在此地段都是整日行走，船在水面上漂流疾如激箭。虽然停泊了三次，但供费仅只一千三百两，等船队到了仪真地界，一夜就使其花费了五万两。

张瀚

张瀚知庐州府，再补大名。庚戌羽当薄都门，诏遣司马郎一人，持节征四郡兵入卫。

使昔驰至真定，诸守相错愕，且难庭谒礼，踌躇久之。瀚闻报，以募召游食，饥附饱扬，不可用，披所属编籍，选丁壮三十之一，即令三十人治一人饷，得精锐八百人。（边批：兵贵精不良多。）驰谓诸守：“此何时也，而与使者争苛礼乎？司马郎诚不尊于二千石，顾《春秋》之义，以工人先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借令傲然格使者，其谓勤王何！”诸守色动，遂俱入谒。瀚首请使者阅师。使者！（上山，下艸）然曰：“何速也：‘比阅师则人人精锐，绝出望外，使者乃叹服守文武才。

【译文】

张瀚是明嘉靖年间进士，先为庐州知州，后又为大名知府。嘉靖庚戌年，鞑靼首领俺答不断侵扰京师北部的几个州县，故皇帝下诏，派遣兵部郎中一人，持节征调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四府兵马入京护卫，当使者急驰至真定府报告此消息后，各府的知府感到慌乱无措，不知如何对兵部郎中行庭谒礼，踌躇良久，无以定夺。

张瀚闻报后，就开始招募无业游荡之民来充兵，对其中游手好闲、不守规律者不用，按所属编籍，三十选一，并令其三十人供应一个人的兵饷，组成了一支八百人的精锐之师。然后他急驰至真定对几个知府们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还和使者争求繁琐的礼节呢？司马郎即使没有太守的官职高，不过《春秋》之书中就有这样的道理，国王的使者先于诸侯，排在前面，重要的是使令行威振。现在你们凭借自己职位高就傲慢地对使者不融洽，还如何勤王啊！”各府知府闻言均改变了态度，遂俱以下礼谒见了使者。

张瀚首先请使者检阅军队。使者惊讶他说道：“好快的速度呀！”等到检阅中看到人人精锐，大喜过望，使者于是叹赞张瀚真是文武之才。

韩琦

英宗初即位，慈寿一日送密札与韩魏公，谕及上与高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仍敕中贵俟报。公但曰：“领圣旨。”一日入札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临后，上殿独对，（边批：君臣何殊朋友！）谓：“官家不

得惊，有一文字须进呈，说破只莫泄。上今日皆慈寿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属之亲，但加承奉，便自无事。”上曰：“谨奉教。”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宫中密烧之。若泄，则谗间乘之矣。”上唯之。自后两宫相欢，人莫窥其迹。

（评注：宋盛时，贤相得以尽力者，皆以动得面对故。夫面对则畏忌消而情谊洽，此肺腑所以得罄，而虽宫闱微密之嫌，亦可以潜用其调停也。此岂章奏之可收功者那？虽然，面对全在因事纳忠，若徒唯唯诺诺一番，不免辜负盛典，此果圣主不能霁威而虚受耶，抑亦实未有奇谋硕画，足以耸九重之听乎？请思之。）

【译文】

明代英宗是仁宗的养子，他即位初期，曹太后一天给韩琦送去了一封密信，信中告诉韩琦说，皇上与高皇后对她不侍奉，没有尽子道，信中甚至有“为孀妇作主”的话语。

太后还一再嘱咐太监等候韩琦的答复。韩琦只是说：“领圣旨。”这一天，韩琦向皇帝内宫进了一道奏礼，以仁宗皇帝的丧葬之事作遮盖，求皇上让他在晚上哭吊仁宗皇帝后，独自上殿和皇上奏对，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韩琦对皇帝说：“我这儿有一封信，不能惊动朝中文武大臣们，但需要向陛下进呈说破此事。皇上有今日，都是太后之力，此恩不可忘啊。虽然你们不是亲生母子关系，但只要勤加奉承，是不会有什事情的。”英宗说：“谨奉指教。”韩琦又道：“这封信，臣是不敢留的。请陛下看后到宫中秘密地烧掉吧。此事如果泄露，那些饶舌的小人又要乘间挑弄是非了。”英宗点头称是。

自此后，太后、皇后两宫互相欢娱，外人都看不出有什么矛盾了。

赵令郟

崇宁初，分置敦宗院于三京，以居疏冗，选宗子之贤者莅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颇以为难，令郟初除南京敦宗院，登对，上问所以治宗子之略。对曰：“长于臣者以国法治之，幼于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称善，进职而遣之。郟既至，宗子率教，未尝扰人，京邑颇有赖焉。

【译文】

宋崇宁初年，皇帝分别在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南京（宋州，今商丘）设置敦宗院，以安居亲缘关系较远且在官府空食俸禄的宗室子弟，并挑选宗子之中品行端庄者去领导敦宗院。但他们遇到辈分较高者，时便颇以为难，赵令郟刚被授南京敦宗院时，上殿应对，皇上问他准备以什么谋略治理宗子。赵令郟回答说：“长以臣者的以国法治之，幼于臣者的以家法治之。”皇上，欠头称善，让他进朝授了官职，派他到南京上任。

赵令郟到了南京后，宗子们遵循他的劝导，没有再骚扰民众，京邑赖此也颇为安宁了。

明智部总叙

冯子曰：自有宇宙以来，只争明、暗二字而已。混沌暗而开辟明，乱世暗而治朝明，小人暗而君子明；永不明则腐，镜不明则锢，人不明则堕于云雾，今夫烛腹极照，不过半砖，朱曦霄驾，洞彻八海。又况夫以夜为昼，盲人瞎马，侥幸深溪之不宵也，得乎？故夫暗名之未然，皆明者之已事；暗者之梦境，皆明者之醒心；暗者之歧途，皆明者之定局。由是可以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断人之所不能断，害以之避，利以之集，名以之成，事以之立。明之不可已也如是，而其目为《知微》、为《亿中》、为《剖疑》、为《经务》。吁！明至于能经务也，斯无恶于智矣！

知微卷五

（评注：圣无死地，贤无败局；缝祸于渺，迎祥于独；波昏是违，伏机自触。集《知微》。）

箕子

纣初立，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心不盛以上簋，将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则锦衣九重，高台广室。称此以求，天下不足矣！远方珍怪之物，舆马宫室之渐，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未几，造鹿台，为琼室玉门，狗马奇物充其中，酒池肉林，宫中九市，而百姓皆叛。

【译文】

殷纣王刚即位，生活便开始奢侈起来，使用起了象牙筷子。对此，纣王的叔父箕子叹息道：“他使用象牙筷子，必定不再用陶制的食器盛东西，并且要做犀玉之杯了。有了犀玉杯、象牙筷，必不会再吃羹藜等野菜制成的食物、穿质料粗劣的短褐衣服、住在茅草铺顶的房屋之下了，则要求身披锦衣九重、脚踩高台广室。怀有这样的要求，整个天下也满足不了他了！远方的珍怪之物，舆马宫室等等都逐渐齐备，这些都自此而始，我害怕他由此走向灭亡！”没过多久，纣王便开始建造鹿台，琼室玉门，豪华富丽，狗马奇物充满其中，还有酒池肉林，宫中街市，供他穷奢极欲。而老百姓都背叛了他。

殷长者

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及期弗至，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义不非其主。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译文】

周武王占领殷后，听说殷有个淳厚宽让的长者，武王就去拜访他，向他寻问殷之所以会灭亡的原因。这个长者回答说：“大王想知道这个，那么

就让我在中午的时候来告诉你吧。”然而到了中午，那位长者却没有来，武王因此很生气，暗暗责怪他。周公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个长者真是位君子呀！他义不诿主。他故意约会而不至，许诺而不守信，他就是用这个来说明殷之灭亡的原因的呀。他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大王了。”

周公 太公

太公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族同速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伯禽至鲁，三年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评注：二公能断齐、鲁之敝于数百年之后，而不能预为之维；非不欲维也，治道可为者止此耳。虽帝王之法，固未有久而不敝者也，敝而更之，亦俟乎后之人而已，故孔子有“变齐、变鲁”之说，陆葵曰：“使夫子之志行，则姬、吕之言不验”。夫使孔子果行其志，亦不过变令之齐、鲁为昔之齐、鲁，未必有加于二公也。二公之孙子，苟能日儆惧于二公之言，又岂俟孔子出而始议变乎？）

【译文】

姜太公吕尚被周王封于齐后，过个五个月就来向周王报告说政事安排好了。当时周公摄政，问道：“怎么这么快？”姜太公说：“我只是简化了他们君臣上下之礼仪，又不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所以政治局面很快得到安定。”而周公的儿子伯禽到鲁国去，三年才来报告说政事安排好了。周公问他：“为什么这么迟呢？”伯禽答道：“我改变了他们的风俗，革除了他们的礼仪，让他亲丧三年而后才能除掉孝服。”周公说：“这样下去，鲁国的后代们会北面事齐、向齐称臣了吧？国政如果繁琐而不简要，尊严而不平易，则百姓们将不能和其君主相亲近；君主如果平易而近民，则民必归附他。”周公问太公用什么办法治理齐国，太公说道：“尊重贤圣之人而推崇有功德之人。”周公说：“那么齐国后世必有篡权弑君之臣！”太公反之问周公用什么办法治理鲁国，周公说：“尊重贤圣之人并且尊崇公族亲属。”太公说：“那么，他们公室的势力将逐渐衰弱了！”

辛有

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及鲁僖公二十二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犹秉周礼，仲孙卜东鲁之兴基；其礼先亡，辛有料伊川之戎祸。

【译文】

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国都的时候，周大夫辛有往伊川去，路上见有人披发袒身在田野上祭祀先人，便说：“不及百年，这里将为戎人之地！其礼仪制度先亡呀！”等到鲁僖公二十二年，秦晋两国果，然把居于陆浑的戎族引诱到了伊川。

何曾

何曾字颖考，常侍武帝宴，退语诸子曰：“主上创业垂统，而吾每宴，乃未闻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后嗣其殆乎？及身而已，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辈必及于乱！”及绥被诛于东海王越，嵩哭曰：“吾祖其大圣乎！”（嵩、绥皆邵子，曾之孙也。）

【译文】

何曾字颖考，晋武帝时任大尉，他经常陪着武帝赴宴，回来后告诉几个儿子说：“皇上创建了基业，并要把基业传给后世子孙，然而我每次在宴会上，却从未听他说过治理国家和图谋久远的谋略，只是说些平生的常事，他的后代恐怕就很危险了吧？他的太平基业也仅就到他个人一身而已，他的子孙真够担忧的呀！你们还可以安然无事。”他又指着几个孙子说道：“你们这一辈人必殃及祸乱！”后来，经“八王之乱”，何曾的孙子何绥被东海王司马越诛杀。他的另一个孙子何嵩哭着说：“我的祖父真是大圣人啊！”

管仲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谦寡人，犹可疑那？”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竖刁自宫以近寡人，犹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审于死生，能去苛病，犹可疑那？”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边批：造言感众。）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归哭，犹可疑那？”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何有于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于是皆复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边批：所谓无不为也。）易牙、竖刁、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公求饮不得。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公闻乱，慨然叹，涕出，曰：“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评注：昔吴起杀妻求将，鲁人谮之；乐羊伐中山，对使者食其子，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夫能为不近人情之事者，其中正不可测也。天顺中，都指挥马良有宠。良妻亡，上每慰问。适数日不出，上问及，左右以新娶对。上怫然曰：“此厮夫妇之道尚薄，而能事我耶？”杖而疏之。宣德中，金吾卫指挥傅广自宫，请效用内廷。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为？自残希进，下法司问罪！”噫！此亦圣人之远见也！）

【译文】

管仲生病了，齐桓公去看望他，问道：“您生病了，还有什么话指教我吗？”管仲回答说：“希望君主疏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齐桓公说：“易牙把他的儿子都煮了，以让我尝尝人肉的味道，难道还可以怀疑吗？”管仲说：“一个人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的，这是人之常情。易牙连他的儿子都不爱，又怎么能爱大王呢？”齐桓公又说：“竖刁自己阉割了自己，以来侍奉我，难道还可以怀疑吗？”管仲答道：“一个人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这是人之常情。竖刁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又怎么能爱惜大王呢？”齐桓公又说：“常之巫能占卜生死、去病除灾，难道还可以怀疑吗？”

管仲说：“生死有命，灾病无常，大王不听任命运，固守其本来的常道，而只是依赖常之巫，那么他将因此而骄横跋扈，无所不为。”齐桓公又说：“卫公子启方服事我已经有十五年了，他父亲死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回去哭丧，难道还可以怀疑吗？”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自己父亲的，他连他的父亲都不爱，还能爱大王吗？”齐桓公说：“好吧。”管仲死后，齐桓公就把这些人都驱逐走了。

可是不久，齐桓公就觉得饭不香甜，起居不舒服，病魔缠身了，并且，宫中的治理松散了，朝中的秩序也不稳了。这样过了三年，齐桓公说：“管仲是不是太过份了。”于是又把那四个人都召回了宫里。

第二年，齐桓公病了，就是常之巫从中捣的鬼。他从宫中出来对人说：“桓公将在某月某日死。”易牙、竖刁、常之巫他们相互勾结，一起作乱，他们关上宫门，筑起高墙，隔断了宫中同外界的联系。齐桓公就是想喝口水都没人给他。卫公子启方带着千户齐民降归了卫国。齐桓公听说他们叛乱了，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流着泪后悔说：“唉，管仲的见识还有不远的吗？”

伐卫 伐莒

齐桓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问故，对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也。见妾而色动，伐卫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仲父安识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公怪之，以问管仲。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叹曰：“嘻！日之役者，有执拓杵而上视者，意其是那？”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焉，东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候者延而进之，分级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那？”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曰伐莒？”对曰：“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悠然喜乐者，钟鼓之色；愀然清静者，纓经之色；勃然充满者，兵革之色。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勃然充满，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伐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意小诸侯之未服者唯莒，故言之。”（评注：桓公一举一动，小臣妇女皆能窥之，殆天下之浅人与？是故管于亦以浅辅之。）

【译文】

齐桓公早朝时与管仲商量要攻打卫国。退朝回宫后，一名从卫国献来的妃子看见了他，就走过来连拜了几拜，问齐桓公卫国有何过失。齐桓公很惊奇，问她为什么这样问，那个妃子说：“我望见大王进来的时候，脚抬得高高的，步子迈得大大的，脸上有一种强横的神气，这都是要攻打某个国家的迹象。并且，大王看到我，脸色就突然变了，这明显是要攻打卫国。”第二天早朝时，齐桓公冲着管仲一揖，召他进来。管仲说：“大王不想攻打卫国了吗？”齐桓公问：“您怎么知道的？”管仲说：“大王上朝的时候，做了一揖，并且很谦恭，说话的声调也缓和，见到我而面有愧色，因此我知道。”齐桓公与管仲商量伐莒，还没有商量出结果此事就被国人知道了，齐桓公对此事有些奇怪，便以此问管仲。管仲说：“国内必有圣人！”齐桓公叹，包了一声，说：“嘻！”

今天我到城墙上巡视在下边干活的民工，有一个拿拓水杵的人一直向上注视我，估计就是他吧？”于是命令这些人重新来服役，并且不得由他人代替。没过多长时间，卫士们带上一个叫东郭的人。管仲说：“此必是要找的人！”于是，命令迎宾侍者站立台阶两边，把东郭迎接进来。

管仲说：“是您说我国要伐莒的吗？”他说：“是的。”管仲说：“我没有说过要伐莒的话，您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东郭回答说：“君子善于谋断，小人善于揣测。这是我暗中推测出来的。”管仲说：“我没有说要伐莒，您怎么去推测呢？”东郭回答道：“我听说君子有三种脸色：悠闲自得、宴享喜乐的时候，是钟鼓之色；愁闷悲伤、清静无为的时候，是丧服之色；勃然奋发、踌躇满志的时候，是兵革之色。那一天，我望见国君在城台之上，脸色勃然满志，这是兵革之色。国君嘴动而不发声，所说的是“莒”的口形；国君举手臂而指，指的方向与你所指的都同样是莒国。我私下猜测现在我们周围未臣服的小诸侯国只有莒国，所以这样说。”

臧孙子

齐攻宋，宋使臧孙子南求救于荆。荆王大悦，许救之甚欢。臧孙子忧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子有忧色，何也？”臧孙子曰：“宋小而齐大，夫救小宋而患于大齐，此人之所以忧也。而荆王悦，必以坚我也。我坚而齐敝，荆之所利也。”臧孙子归，齐拔五城于宋，而荆救不至。

【译文】

公元前 328 年，战国宋君偃自立为王，遭到齐国的反对，并起兵来攻伐宋国，宋国派臧孙子做使者到南方向楚荆求救。楚王十分高兴，很痛快地答应了，可臧孙子却面带忧虑之色地返了回来。他的车夫问他：“你求救而得，应当高兴，怎么还面带忧虑之色呢？”臧孙子说：“宋是小国而齐是大国，为救一个小国而得罪一个大国，这是人所应当忧虑的。可楚王对此却很高兴，便必定是要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坚决地抵抗而使齐国有所削弱，这是对楚国有好处的。”臧孙子回国后，齐国连拔了宋的五座城市，而楚国的救军也没有来。

南文子

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百、璧一。卫君大悦，君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同交欢，而子有忧色何？”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之礼，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百、璧一，此小国之礼，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卫君以其言告边境。智伯果起兵而袭卫，至境而反，曰：“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评注：韩、魏不受万家之邑以骄智伯，此亦璧马之遗也。智伯以此蛊卫，而还以自蛊，何哉？）

【译文】

春秋末期，晋国国王智伯想讨伐卫国，就给卫国国君送去野马四百匹、璧一块。卫国国君十分高兴，朝臣们都向他祝贺，只有大夫南文子面现忧色。卫国国君说：“大国与我们交欢，是一件好事，而你却面有忧色，这是为什么呢？”南文子说：“无功而受赏，没有出力而得到礼遇，这是不能不察其本意的。四百匹野马和一块璧玉，是小国向大国进献礼品的规格，而晋

国这个大国却给我们送来这种规格的礼品，大王你要防备他呀！”卫国君就把南文子的话告诉了边境上的部队。

以后，智伯果然起兵袭击卫国，到了卫国边境，见其已有准备，就返了回去，并说：“卫国一定有贤能的人，他能预先知道我的计谋。”

智过 絺疵

张孟谈因朝智伯而出，遇智过辕门之外。智过入见智伯曰：“二主殆将有变！”君曰：“何如？”对曰：“臣遇孟谈于辕门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与二主约谨矣。破赵，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勿出于口。”智过出见二主，入说智伯曰：“二主色动而意变，必背君，不如今杀之！”智伯曰：“兵著晋阳三年矣，旦暮当拔而殄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复言！”智过曰：“不杀，则遂亲之。”智伯问：“来之奈何？”智过曰：“魏桓子之谋臣曰赵葭，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是皆能移其君之计。君其与二君约：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如是，则二主之心可不变，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赵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则吾所得者少，不可！”智过见君之不用也，言之不听，出更其姓为辅氏，进去不见。张孟谈（边批：正是智过对手。）闻之，入见襄子曰：“臣遇智过于辕门之外，其视有疑臣之心，入见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出击，必后之矣。”襄子曰：“诺。”使张孟谈见韩、魏之君，夜期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国亡、地分，智氏尽灭，唯辅氏存焉。

（评注：按《纲目》：智果更姓，在智宣子立瑶为后之时，谓瑶“多才而不仁，必灭智宗”。其知更早。）智伯行水，魏桓子、韩康子骏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时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而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合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边批：蠢人。）二子曰：“此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赵也，不然，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此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疾趋，知臣得其情故也。”

【译文】

公元前 453 年，晋国专权的智伯帅韩康子、魏桓子之兵攻伐赵襄子甚急，赵襄子派大臣张孟谈以朝见智伯为名而私会韩、魏二人，劝说二人联合攻智伯。谋既定，张孟谈又朝拜智伯出来，正被智伯的族人智过在辕门外遇见。智过就进去见智伯说：“魏、韩将有变化。”智伯问：“怎么了？”智过说：“我刚才在辕门外遇到张孟谈，他显得很矜持并且显得很得意。”智伯说：“不对，我已与魏桓子和韩康子约好了，打下赵后就三分其地，他们一定不会欺骗我，你不要妄说。”智过出来后总是放心不下，就去拜见了魏、韩二人，回来对智伯说：“魏韩二人色动意变，一定将不利于大王。不如现在杀了他们！”智伯说：“我们兵驻晋阳已三年了，早晚就要攻下赵而分享好处，怎么能有其它的心思呢？你不要再说了。”智过说道：“如果不杀，就快去亲

近他们。”智伯问：“怎么亲近呢？”智过说：“魏桓子的谋臣叫赵夔，韩康子的谋臣叫段规。这两个人是都能改变他们君主的意见的。大王应当与他们约定，破赵后就封二人一人一座万户的城池。这样，魏韩二人之心可以不变，而大王就得到了您所想要的了。”智伯说：“破赵后要三分其地，现在又要分给他们两人各万户之城池，那我得到的就更少了，不能这样！”智过见自己的计谋不被采纳，说的话智伯又不听，就逃走了，并改姓辅氏。

张孟谈听说了，就去见赵襄子说：“我在智伯的辕门外遇见了智过，看来他对我有了怀疑。他进去见智伯，出来就改了姓，所以我有这样的怀疑。今天晚上如不攻智，必有后患。”赵襄子说：“好吧。”于是派张孟谈去见魏韩二人，约定晚上杀掉守堤的官兵，然后放水淹智伯的军队。智伯的军队被水一冲，都慌着去救水，一阵大乱。这时，魏韩两支军队从两侧围攻，赵襄子率军队正面迎击，大败智伯军队，活擒智伯。

智伯后来被杀，国家也亡了，土地也被赵、魏、韩三分了，智氏满门尽灭，唯有辅氏保存了下来。

在智伯统帅魏韩的军队攻打赵襄子时，曾决水淹晋阳。当时，智伯巡行看水势，魏桓子和韩康子与他同车前往。智伯说：“我今天才知道水是可以亡人国的啊！”魏桓子以时触了触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了踩魏桓子的脚背，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汾水可以淹灌魏的都邑安邑，洺水可以淹灌韩的都邑平阳。

此后，智伯的大臣絺疵对智伯说：“韩、魏必定会反叛我们！”智伯说：“您怎么知道呢？”絺疵回答说：“我是从人情事故上知道的：我们统率韩、魏一起攻赵，而赵亡，必祸及韩、魏。现在约定了胜赵后要三分其地，但在降城已经有日的时候，他二人却忧虑重重，没有一点儿欢喜的表情，这不是反叛还是什么呢？”第二天，智伯却把絺疵的这些话告诉了魏桓子、韩康子二人，他二人说：“这是谗言的小人想为赵氏游说，使您怀疑我们二家而松懈对赵的攻伐。不然的话，我们二家岂不是放弃朝夕间即可分赵氏之田的利益，而去做那些危难不可成的事情吗？”魏桓子和韩康子二人出来后，絺疵进去见智伯说：“君主怎么把我说的话告诉他们二人呢？”智伯说：“您怎么知道呢？”絺疵回答说：“我见他们看到我时脸色严肃而急速离走，这是他们知道我已得知他们的实情的缘故。”

诸葛亮

有客至昭烈所，谈论甚惬。诸葛忽入，客遂起如厕。备对亮媵客，亮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盼数，奸形外漏，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也！”急追之，已越墙遁矣。

【译文】

三国时，有一位客人来到昭烈帝刘备的住处，主客二人谈论得十分愉快，这时，诸葛亮忽然走了进来，那位客人就马上起身上厕所。刘备对诸葛亮夸奖客人，诸葛亮说：“我看客人脸上眉飞色舞，而神情似有所畏惧，眼睛看着低处，眼珠子有好几次往四下里乱转，外表露出了奸形，内里包藏着邪心，此人必定是曹操派来的刺客了！”刘备急忙派人去追拿，那人已经翻墙逃跑了。

梅衡湘

少司马梅公衡湘（名国桢，麻城人。）总督三镇。虏酋忽以铁数镒来献，曰：“此沙漠新产也。”公意必无此事，彼幸我弛铁禁耳，乃慰而遣之，即以其铁铸一剑，镌云：“某年月某王赠铁”。因檄告诸边：“虏中已产铁矣，不必市釜。”其后虏缺釜，来言旧例，公曰：“汝国既有铁，可自治也。”外族使者哗言无有，公乃出剑示之。虏使叩头服罪，自是不敢欺公一言。

（评注：按公抚云中，值虏王款塞，以静镇之，遇华人盗夷物者，置之法，夷人于赏额外求增一丝一粟，亦不得也。公一日大出猎，盛张旗帜，令诸将尽甲而从，校射大漠。县令以非时妨稼，心怪之而不敢言。后数日，获虏谍云：虏欲入犯，闻有备中止。令乃叹服。公之心计，非人所及。）

【译文】

明代的梅国桢（号衡湘）作少司马，也就是兵部侍郎的时候，总督三镇。有一天，外族的酋长忽然献来了数镒铁，并说：“这是沙漠新产的。”梅国桢料想必无此事，只不过是希望对他们松弛不准私自售铁的禁令罢了。于是用安慰、鼓励的话把他们打发走了，随即又用这些铁铸了一把剑，并在剑上镌下这些字：“某年某月某王赠铁”。接着便向各边塞发出檄文：“虏中已经产铁，不必再对其出售釜。”后来，此族因缺釜，派使者来请求仍按旧例，梅国桢说：“你们的国家既然有铁，可以自己冶炼制造呀。”外族使者一本正经地声称他们没有铁，梅国桢便拿出了那把剑给外族使者看。外族使者这才叩头服罪，从此再也不敢对梅国桢说一句谎话了。

魏先

生隋末兵兴，魏先生隐梁、宋间。杨玄感战败，谋主李密亡命雁门，变姓名教授，与先生往来。先生因戏之曰：“观吾子气沮而目乱，心摇而语偷，今方捕蒲山党，得非长者乎？”李公惊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岂不能救我与？”先生曰：“吾子无帝王规模，非将帅才略，乃乱世之雄杰耳。”（边批：数句道破李密一生，不减许子将之评孟德也。）因极陈帝王将帅与乱世雄杰所以兴废成败，曰：“吾尝望气，汾晋有圣人生，能往事之，富贵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竖儒不足与计！”事后脱身西走，所在收兵，终见败覆，降唐复叛，竟以诛夷。

（评注：魏先生高人，更胜严子陵一倍。）

【译文】

隋朝末年，群雄蜂起，天下大乱，这时，魏先生隐居在梁、宋之间。当隋的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反隋，战败被杀后，其谋主李密亡命雁门，隐姓埋名，混迹于教书先生之中，并与魏先生有了往来。一天，魏先生用开玩笑的口气对李密说：“观阁下你气色沮丧而目光迷乱，心摇曳而语混浊。现在到处都在搜捕蒲山党人，莫非你就是其党之首李密吗？”李密惊跳而起，拉住魏先生的手说：“您既然能知道我，难道不能帮助我吗？”魏先生说：“阁下你没有帝王的气度和心胸，也没有将帅的才略，只能是一个乱世中的雄杰。”接着，魏先生向李密非常细致、中肯地分析和论述了帝王将帅与乱世雄杰之所以兴废成败的关系与区别，最后说：“我曾经仰望天文，发现在汾晋之间有圣人出现，你如果能够前往投奔他，将来可以取得富贵。”听过魏

先生的话，李密拂衣而起，不屑他说：“这等平庸无志的书生，是不足以一块儿商讨大计的！”事后他脱身西走，投奔了瓦岗农民起义军，虽有许多响应者，最终还是失败，降唐以后又叛乱，最后遭到诛杀。

夏翁 尤翁

夏翁，江阴巨族，尝舟行过市桥，一人担粪，倾入其舟，溅及翁衣。其人旧识也，僮辈怒，欲殴之。翁曰：“此出不知耳，知我宁肯相犯！”因好语遣之。及归，阅债籍，此人乃负三十金无偿，欲因以求死，翁为之折券。

长洲尤翁开钱典，岁底，闻外哄声，出视，则邻人也。司典者前诉曰：“某将衣质钱，今空手来取，反出署语，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逊，翁徐谕之曰：“我知汝意，不过为过新年计耳。此小事，何以争为？”命检原质，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御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与汝为拜年用，他物非所急，自可留也。”其人得二件，嘿然而去，是夜竟死于他家，涉讼经年。盖此人因负债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诈，既不获，则移于他家耳。或问尤翁：“何以预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则祸立至矣。”（边批：名言可以喻大。）人服其识。

（评注：吕文懿公初辞相位，归故里，海内仰之如山斗。有乡人醉而詈之，公戒仆者勿与较。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狱，吕始悔之，曰：“使当时稍与计较，送公家责治，可以小惩而大戒。吾但欲存厚，不谓养成其恶，陷人于有过之地也。”议者以为仁人之言。或疑此事与夏、尤二翁相反。子犹曰：不然，醉吾者恶习，理之所有，故可创之使改，若理外之事，亦当以理外容之，智如活水，岂可拘一辙乎！）

【译文】

夏翁是江阴的大族，有一次他乘船经过市桥下面，一个挑粪的人从桥上把粪倒进了夏翁的船中，粪汤溅到了夏翁的衣服上。那个挑粪的人还是夏翁过去认识的，气得夏翁的仆人们要打那个人，夏翁说：“他的行为出于不知道我经过这里，要是他知道我在这里，怎么会冒犯我呢？”于是用好话安慰了他一番把他放走了，等到夏翁回到家里查看帐簿，这个人欠他三千两银子还没有偿还，想要故意冒犯他来求一死。夏翁就替他毁掉了债券。

长洲尤翁是开当铺的，有一年底的一天，忽然听见外面有吵闹的声音，他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邻人。这时，当铺伙计前来向他诉说道：“这人前些时候拿了些衣服来贷款，现在空着手来取衣服，不但不还钱，还胡乱骂人，哪有这样的道理！”其人悍然不逊，仍然纠缠吵闹不休。尤翁不紧不慢地对这人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是年关窘迫而已。这样的小事，值得来吵闹吗？”说着，他让伙计把其人典当的四五件衣物拿出来，指着棉衣说：“这是御寒不可少的。”又指着长袍说：“这你也拿去为拜年用，其它的东西不是急用，可先留下来。”那人得了二件衣服，一声不哼地走了。然而，当天夜里，这人却死在了别人家里，双方为此打官司有一年。原来，此人因负债过多，事先已服毒，知道尤翁有钱，想讹诈，没达目的，就转移到别人家了。

有人问尤翁：“你怎么能预先知道此事而对他忍让呢？”尤翁说：“我并非预知。

但大凡非理相加的人，其中必有所恃，我们在小的地方不忍让，则灾祸必会立即到来。”那人由此很佩服尤翁的见识。

隰斯弥

隰斯弥见田成子，田成子与登台四望，二面皆畅，南望，隰子家之树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归，使人伐之，斧才数创，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变之数也？”隰子曰：“谚云：‘知渊中之鱼者不祥’。田子将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树，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评注：又是隰斯弥一重知微处。）

【译文】

春秋末期，齐国的隰斯弥曾经去见田成子。田成子和他一起登上高台向四面望。三面的视线都畅通无阻，只有南面被隰斯弥家的树木所挡住，田成子也没有说什么。

隰斯弥回到家里，让人把树砍倒，斧头刚砍了几下，隰斯弥又不让砍了。他的仆人说：“为何几次变故呀？”隰斯弥说：“谚语云：‘知渊中之鱼者不祥。’田成子将要发动大事变了，大事发动之前而我要显示出知道他的细微，我必然要危险了。不伐树，不会有罪；知道人所不能明言的事情，罪就大了，所以，我不伐树。”

邠成子

邠成子为鲁聘于晋，过卫，右宰谷臣止而觞之，陈乐而不乐，酒酣而送之以璧，顾反，过而弗辞，其仆曰：“向者右宰谷臣之觞吾子也甚欢，今侯渫过而弗辞。”邠成子曰：“夫止而觞我，与我欢也；陈乐而不乐，告我忧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

若是观之，卫其有乱乎？”倍卫三十里，闻宁喜之难作，右宰谷臣死之。还车而临，三举而归；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异之，分禄而食之，其子长而反其璧。孔子闻之，曰：“夫知可以微谋，仁可以托财者，其邠成子之谓乎！”

【译文】

春秋后期，鲁国大夫邠成子为和晋国通好而访问晋国。他路过卫国的时候，卫国大夫右宰谷臣把他挽留并设家宴招待，宴会上，虽然有家乐助兴，可右宰谷臣的脸上却没有一点儿喜色，喝到最后，右宰谷臣还送给邠成子一块璧玉。

等到邠成子从晋国回来，路过卫国时，却没有向右宰谷臣辞行，随从问他：“来的时候，右宰谷臣那样盛情地招待你，如今回来你为何不去向他辞行呢？”邠成子说：“他设家宴招待我，是要我快乐；排出家乐而自己没有笑容，是告诉我他有忧愁；酒到浓时送给我璧玉，是对我有所寄托。这样看来，卫国难道不是要有变乱吗？”等到他们离开卫国有三十里以后，听说卫国发生了“宁喜之难”。即卫国献公因忧患宁喜专权，联合其他大夫发动兵变，擒杀宁喜并陈尸子朝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右宰谷臣也因受牵连而被杀。听到这个消息，邠成子立即调转车头，回到右宰谷臣的府上，在他灵前三次哭吊，然后才返回。

回到鲁国后，邠成子又让人把右宰谷臣妻子和孩子接来，把自己的宅院分出一部分让他们居住，把自己的俸禄分出一部分以供他们的费用，右宰

谷臣的儿子长大后，郈成子还把那块璧玉送还给了他们。

后来，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感慨他说：“这件事情，从智慧方面可以看出右宰谷臣筹谋的细微，其仁能够对之托孤寄财的，只能是郈成子呀！”

庞仲达

庞仲达为汉阳太守，郡人任棠有奇节，隐居教授，仲达先到侯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儿孙伏于户下。主簿白以为倨，仲达曰：“彼欲晓太守耳。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叹息而还，自是抑强扶弱，果以惠政得民。

【译文】

东汉的庞仲达在为汉阳太守时，听说本郡人任棠气节高尚，是一位奇人，现隐居在乡间以教书为生，到任后就先去看望、拜访他。可任棠却对庞太守没说一句话，只是在门口的屏风前放置了一大棵菜和一盆水，并抱着自己的孩子趴在门下。随从的主簿认为他倨傲无礼，庞仲达却说：“他这是在晓喻本太守呀。一盆清水，是要我为官清正；拔出一大棵菜，是要我严惩横行乡里的强势宗室；抱孩子挡住门户，是要我体恤孤弱呀！”于是，庞太守感叹不已，返身回府。自此后抑强扶弱，公正清廉，果然以惠政得到了民众的拥戴。

张安道

富郑公自毫移汝，过南京。张安道留守，公来见，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难知也！”安道曰：“得非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往年方平知贡举，或荐安石有文学，宜辟以考校，姑从之。安石既来，一院之事皆欲纷更。方平恶其人，即檄以出，自此未尝与语也。”富公有愧色。

（评注：曲逆之宰天下，始于一肉；荆公之纷天下，兆于一院。善观人者，必于其微。寇准不识丁谓，而王旦识之，富弼、曾公亮不识安石，而张方平、苏洵、鲜于、李师中识之。人各有所明暗也。

洵作《辨奸论》，谓安石“不近人情”，侏则以沽激，师中则以眼多白。三人决法不同而皆验。

或荐宋莒公兄弟（郊、祁）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则廷臣无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相，景文竟终于翰长。若非昭陵之早识，景文得志，何减荆公！）

【译文】

北宋中期，丞相富弼封郑国公。当时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富弼因政见不合，先贬亳州，又判汝州，在他赴汝州任途中，经过南京，即现在的商邱。时张安道（名方平）为南京留守，富郑公来见张安道，他们谈了很长时间话。富郑公叹了一口气，慢慢他说：“人是很难了解的啊！”张安道说：“你说的莫非是王安石吗？这又怎么难以了解了。往年我主持贡举时，有人举荐王安石有文才，可以征召为考校，我姑且同意了。但王安石来就任后，对整个翰林院的事情都想一一更改。我厌恶这个人了，就发出文告，把他赶了出去，从此后就再也不曾与他说过话。”富郑公听后，脸有愧色。

陈瓘

陈忠肃公因朝会，见蔡京视日，久而不瞬，每语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贵，然矜其禀赋，敢敌太阳，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无君自肆矣。”及居谏省，遂攻其恶。时京典辞命，奸恶未彰，众咸谓公言已甚，京亦因所亲以自解。公诵杜诗云：“射人先射马，擒贼须擒王！”攻之愈力。后京得志，人始追思公言。

【译文】

北宋陈忠肃（陈瓘的谥号）在朝会的时候，见蔡京注视太阳，能很长时间而不眨眼睛，他便时常向人说：“蔡京的精神能如此集中，他日必定富贵。但是他仗恃自己的禀赋，敢于抵视太阳，我恐怕此人以后得志，必会擅私逞欲，目无君王。”等到徽宗初年，陈瓘任职司谏后，就多次进言，大张蔡京的恶习。当时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执掌起草朝廷的诏诰，其各种恶行还未显露，所以人们都认为陈瓘的言语太过份，蔡京对此也到处向人解释。对此，陈瓘吟诵着杜甫的诗句；“射人先射马，擒贼须擒王！”对蔡京的攻击更加起劲。

后来，到蔡京得志，独揽朝政，罪恶昭彰时，人们开始追思陈王瓘的言语了。

王禹偁

丁谓诗有“天门九重开，终当掉臂入”。王禹偁读之，曰：“入公门，鞠躬如也，天门岂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后如其言。

【译文】

宋朝诗人丁谓有“天门九重开，终当掉臂入”的诗句。当时的大文人王禹偁读过此诗句后，说道：“入诸侯国君之朝门，还要敛身鞠躬呢，入天门怎么可以仰首摆臂呢！

此人必定不是平庸之辈！”后来，丁谓果然成为一名著名的诗人。

何心隐

何心隐，隆、嘉间大侠也，而以讲学为名，善御史耿定向，游京师与处。适翰林张居正来访，何望见便走匿。张闻何在耿所，请见之，何辞以疾。张少坐，不及深语而去。

耿问不见江陵之故，何曰：“此人吾畏之。”耿曰：“何为也？”何曰：“此人能操天下大柄。”耿不谓然。何又曰：“分宜欲灭道学而不能，华亭欲兴道学而不能，能兴灭者，此子也。子识之，此人当杀我！”后江陵当国，以其聚徒乱政，卒捕杀之。

（评注：心隐一见江陵，便知其必能操柄，又知其当杀我，可谓智矣，卒以放浪不检，自陷罟获，何哉？王弇州《朝野异闻》载，心隐尝游吴兴，几诱其豪为不轨，又其友吕光年多游蛮中，以兵法教其酋长，然则心隐之死非在也。而李卓吾犹以不能容心隐为江陵罪，岂正论乎！李临川先生《见闻杂记》云：陆公树声在家日久，方出为大宗伯，不数月，引疾归。

沈太史一贯当晚携榼报国寺访之，讶公略无病意，问其亟归之故。公

曰：“我初入都，承江陵留我阁中具饭，甚盛意也。第饭间，江陵从者持鬃扞刷双鬓者再，更换所穿衣服数四，此等举动，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及政事，吾是以不久留也。”噫，陆公可谓“见几而作”矣！)

【译文】

何心隐是明朝嘉靖、隆庆年间的一位异人，他主张人民不拘贵贱，一律平等，其思想当时被视为“异端”。他以讲学为名，结识了许多好友，其中也与御史耿定向友好，旅行到京师时还住在耿御史家中，碰巧翰林张居正来访，而何心隐一望见他便赶快躲了起来。张居正听说何心隐现在耿定向家中，就请他出来相见，何心隐称身体不舒服作辞。

张居正为此不及深谈，没坐多长时间便告辞走了。

耿定向问何心隐不见张居正的原故，何心隐说：“我害怕这个人。”耿定向问：“为什么呢？”何心隐说：“此人将来能掌握天下大权。”耿定向不以为然。何心隐接着说：“前丞相严嵩是分宜人，他想灭绝道学却未能如愿，继任的丞相徐阶是华亭人，他想大兴道学也未能如愿。能兴或能灭道学的，只有张居正。我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定当要杀掉我！”后来，张居正做了首辅而总揽朝廷大权，他对何心隐以聚徒乱政的罪名，让属下把他捕杀了。

潘濬

武陵郡樊伯尝诱诸夷作乱，州督请以万人讨之。孙权召问潘濬，濬曰：“易与耳，五千人足矣。”权曰：“卿何轻之甚也？”濬曰：“侬虽弄唇吻而无实才，昔尝为州人设馔，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余自起，此亦佛儒观一节之验也。”权大笑，即遣濬，果以五千人斩侬。

【译文】

三国时，武陵郡属荆州。荆州并归东吴以后，武陵郡的樊伯，曾经诱导附近的各异族作乱，州都督请求以万人的兵力去讨伐他们，为此，东吴君主孙权召问潘濬。潘濬说：“这容易对付，五千人就足够了。”孙权说：“你怎么这么样轻视他呢？”潘濬回答说：“樊伯善于夸夸其谈，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有一次，他曾经设置酒宴招待州义来的官员，可是等到日至中天，还没见酒饭到来，他十几次站起来观望。这也是从一个小节问题上验证出他是个侬儒。”孙权听了大笑起来。随即派遣潘濬率兵出征，果然用五千兵力斩了樊伯。

卓敬

建文初，燕王来朝，户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强干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徙燕南昌，以绝祸本。夫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为者，势也。势非至劲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见奏大惊。翌日，语敬曰：“燕邸骨肉至亲，卿何得及此！”对曰：“杨广、隋文非父子那？”（评注：齐、黄诸公无此高议，使此议果行，靖难之师亦何名而起？）

【译文】

明朝的建文，是惠帝朱允炆的年号，他即位的初期，其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来到京师南京朝见他。这时，户部侍郎卓敬向惠帝秘密地禀奏道：

“燕王智虑超人，非常象先帝太祖。况且北平极容易聚粮屯兵、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金、元等强悍的民族都是由此地兴起的。所以，应该将燕王迁移来南昌，以杜绝祸根。事物在萌芽状态而未露端倪的时候叫几，把握时机而有所作为的叫势。势如不发展到顶头是不容易被断绝的。几如不非常明显是不容易被觉察到的。”惠帝见奏后大惊，第二天，对卓敬说道：“燕王和我是骨肉至亲，您为何要如此说话！”卓敬回答说：“隋朝的文帝和杨广不是父子吗？”

朱仙镇书生

朱仙镇之败，兀术欲弃汴而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调可守？”生日：“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成功乎？”兀术悟，遂留。

（评注：以此书生而为兀术用，亦贼桧驱之也。）

【译文】

南宋初年，金国太子兀术在朱仙镇战败后，想要放弃汴京撤军回国，有一个书生在金兀术的马前行礼说：“太子不要走，岳少保（岳飞）快要退兵了。”金兀术不相信，说：“岳少保用五百兵力打败了我十万大军，汴京的百姓日夜盼望他的到来，我凭什么能守得住汴京呢？”书生说：“自古以来，没有专权的大臣在朝而大将军能够在疆场立功的。岳少保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以保全，何况成功地收复汴京呢？”金兀术恍然大悟，于是没有撤军。

沈诸梁

楚太子建废，杀于郑，其子曰胜，在吴。子西欲召之，沈诸梁闻之，见于西曰：“闻子召王孙胜，信乎？”曰：“然”。子高曰：“将焉用之？”曰：“吾闻之，胜直而刚，欲置之境。”子高曰：“不可，吾闻之，胜也诈而乱，彼其父为戮于楚，其心又狷而不洁，若其狷也，不忘旧怨，而不以洁梭德，思报怨而已。夫造胜之怨者，皆不在矣。若来而无宠，速其怒也。若其宠之，贪而无厌，思旧怨以修其心，苟国有衅，必不居矣。吾闻国家将败，必有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谓乎！夫谁无疾膏，能者早除之。”

旧怨，灭宗国之疾膏也，为之关禽，犹恐其至也，是之谓曰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弗从，召之，使处吴境，为白公。后败吴师，请以战备献，遂作乱，杀于西、子期于朝。

【译文】

春秋末期，楚国的太子建被废黜，他辗转逃匿，最后在郑国被杀，太子建有个儿子，名胜，在吴国做事。楚国的令尹子西想把他召回国来，楚国的叶县县尹沈诸梁听说后，来见子西说：“听说您要召王孙胜（胜为楚平王之孙，故为王孙胜）回国，有这回事吗？”子西说：“有。”子高（沈诸梁的字）说：“将怎样用他？”子西回答说：“我听说，胜正直而刚烈，准备让他去驻守楚吴边境。”子高说：“不可以这样。我听说，王孙胜阴险狡诈，心术不正。他的父亲是因为楚因而被杀的，他胸怀狭隘、不守正道。如果他心胸狭窄，不忘记楚国的旧怨，而且不以正道改正自己的品行，必不甘心居于人

下、洁身自好。现在，造成胜之怨的人，都不在了。假如他来后没有受到重用，会越发促其怨怒之心。假如他来后受到重用，便会贪得无厌，更思念楚国王孙的地位，并以此来约束自己的心思，如果我们国家一旦有难，他必定不会安居其位。我听说国家将要败落，必会出现奸人，就象嗜贪那种易于引起疾病的食物一样，这和您做的这件事是一样的呀！

谁都会遇到生病或遇灾等类的事情，有能耐的人能够早早地把它消除。旧怨，就象能灭宗亡国的疾病和灾难一样，让怀有这种情绪的人去把守国家的关隘，恐怕能使这种情绪更加膨胀，对此是要日夜警惕、不可掉以轻心的。若是我们把王孙脸召来重用，将离亡国不远了！”子西对沈诸梁的这番话不以为然，仍然召来王孙胜，让他驻守在吴、楚边境，成为白公。后来，吴国战败，白公请求把战利品献给楚王，不久又发动了叛乱，把子西和子西的弟弟子期都杀掉了。

孙坚 皇甫郦

孙坚尝参张温军事。温以诏书召董卓，卓良久乃至，而词对颇傲。坚前耳语温曰：“卓负大罪而敢鸣张大言，其中不测。宜以‘召不时至’按军法斩之。”温不从，卓后果横不能制。

中平二年，董卓拜并州牧，诏使以兵委皇甫嵩。卓不从。时嵩从子郦在军中，（边批：此子可用。）说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唯大人耳。今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是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仗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专命虽有罪，专诛亦有责，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自裁。”（边批：此时用道学语不着。）于是上书以闻。帝让卓，卓愈增怨嵩。及卓秉政，嵩几不免。

（评注：观此二条，方知哥舒翰诛张擢，李光弼斩崔众是大手段、大见识，事见《威克部》。）

【译文】

东汉末年，孙坚曾经做过张温的军事参谋。有一次，张温用皇帝的诏书召见董卓，董卓却等了很长时间才到，而且言词还颇为傲慢。孙坚走到张温的身边，对他耳语说：“董卓身负大罪，还敢如此嚣张狂言，其居心实是不可揣测的。应该用‘应召不按时到’的罪名，按军法杀掉他。”张温不听，董卓后来果然横行残暴，无人能够控制。

汉灵帝中平二年，董卓做并州太守。朝廷下诏命令他带兵服从皇甫嵩的节制，董卓拒不奉诏服从，当时，皇甫嵩过继的儿子皇甫郦也在军中任职，他就这件事向皇甫嵩进谏说：“当今朝廷失政，百姓有倒悬之苦，能够使国家转危为安、挽救社稷不致倾覆，只有大人您了。现在董卓奉皇帝诏令，让其带兵归大人指挥，他却上书请求独自带兵，这是违抗圣命。再以京师混乱为由，迟迟不向前进军，这是他内心奸诈。况且他性情残暴凶狠，六亲不认，将士不服。大人您现在身为元帅，仗着国家的威力讨伐他，上对朝廷，显示了忠义之节，下对百姓，铲除了凶恶之人，这是可比拟齐桓公、晋文公的大事业呀。”皇甫嵩说：“董卓独断专行，不服从诏令，虽然有罪，我不请求朝廷就去诛杀他，也是要有过失的。不如把这件事上报朝廷，让朝廷决定如何处理。”于是把董卓不服诏令的情形上报给朝廷知道。灵帝为此指责了董卓，

董卓更加怨恨皇甫嵩，等到后来董卓专政，皇甫嵩几乎未能幸免于难。

曹玮

河西首领赵元昊反，上问边备，辅臣皆不能对。明日，枢密四人皆罢，王黼谪虢州。

翰林学士苏公仪与黼善，出城见之。黼谓公仪曰：“黼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仪曰：“此术士也。”黼曰：“非也。昔时为三司盐铁副使，疏决狱囚至河北，是时曹南院自陕西谪官初起为定帅。黼至定，治事毕，玮谓黼曰：‘公事已毕，自此当还，明日愿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黼既爱其雄材，又闻欲有所言，遂为之留。明日，具馔甚简俭，食罢，屏左右，曰：‘公满面权骨，不为枢辅即边帅，或谓公当作相，则不能也。不十年，必总枢于此。时西方当有警，公宜预讲边备，搜阅人材，不然无以应卒。’黼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见教？’曹曰：‘玮在陕西日，河西赵德明尝使以马易于中国，怒其息微，欲杀之，莫可谏止，德明有一子，年方十余岁，极谏不已：以战马资邻国已是失计，今更以资杀边人，则谁肯为我用者！玮闻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异志！闻其常往来于市中，玮欲一识之，屡使人诱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画者图其貌，既至观之，真英物也！此子必为边患，计其时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黼是时殊未以为然，今知其所画，乃元昊也。’（评注：李温陵曰：“对王黼谈兵，如对假道学淡学也。对耳不相闻，况能用之于掌本兵之后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语，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译文】

北宋仁宗年间，河西首领赵元昊谋反，皇帝仁宗寻问边防的准备情况，辅臣们对此却都对答不上来。第二天，执掌枢密院的四名院大臣便都被罢免了，其中的王黼被谪放到了虢州。临行之际，翰林学士苏公仪因与王黼关系亲密，出城来为他送行。王黼告诉苏公仪说：“我这次的远行，前十年已有人预言过。”苏公仪说：“那是术士们胡说的。”王黼说：“不是。昔年我为三司盐铁副使，曾为一件狱囚的案子到河北，当时，南院使曹玮自陕西谪官后，刚起用为定帅。我到了他所在的定州后，等所办的事情完毕，曹玮告诉我说：‘你公事已毕，自当返回，明天我请你再留一天，有几句话想对你说。’我平时既喜爱曹玮的人品才干，又听说有话要对我说，于是就留了下来，第二天，他给我准备的饭菜非常简俭，吃过饭后，就屏去左右，对我说：‘你骨骼清奇，满面权骨，将来不是枢密辅臣也是边庭将帅，但却不会为宰相。不出十年，你必会到达这个位置。但到那时西方将会出现危急的情况，你应该早些研究边备情况，并为此搜集准备人才，不然的话将无法应付突然的事变。’我说：‘你对国家周围边境的事情是知道的比较清楚的，能对此给我些指教吗？’曹玮说：‘我在陕西的时候，河西赵德明曾经让人以战马到我国做交易，因获利微薄，发起怒来，想杀掉来交易的人，谁都劝阻不住。赵德明有一个儿子，当时才十几岁，也极力地劝阻其父说：拿战马去资助邻国已经是失计了，现在更要国为资助邻国去杀掉周围的人，这样以后谁还肯为我所用！我听说他说的这些话后，私下想到：此子想要利用边境的人民，是必定有异常的大志！后来听说这个孩子经常往来于两国边境的市场之中，我想认识认识他，多次让人想把他引到我这里，总没有办到，于是让一个善于图

画的人去把他的容貌画了下来，画好后我一看，其相貌真是一个英雄人物！这个孩子以后必定成为边关的祸患。算算时间，当正是你秉政的时候，你对此要时刻勉励自己！’我这个时候还很不以为然，现在知道其所画的，正是赵元昊。”

齐神武

齐神武自洛阳还，倾产结客。亲友怪问之，答曰：“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那！”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评注：莽杀子灭后家，而三纲绝；魏不治宿卫羽林之乱，而五刑隳。退则为梅福之挂冠浮海，进则为神武之散财结客。）

【译文】

高欢是东魏丞相，他审时度势，独揽朝政，培养起强大的政治势力，其子废东魏而建立了北齐政权，高欢也被后代尊为北齐神武帝。他早年就有大志。公元519年，他还未入仕途，一次，他从洛阳回到家里，拿出全部家产来交结宾客。亲友们感到奇怪，就去问他，他回答说：“我到洛阳，看到宿卫羽林军士相继焚烧领军张彝的房舍。朝廷害怕他们作乱而不加过问。国家的政治已到了这般地步，其前途也就可以知道了。财物岂是可以常守的吗？”从此后，他产生了澄清天下的大志。

任文公

王莽居摄，巴郡任文公善占，知大乱将作，乃课家人负物百斤，环舍疾走，日数十回。人莫知其故。后四方兵起，逃亡鲜脱者，唯文公大小负粮捷步，悉得免。

（评注：张 教蔡家儿学走，本此。）——用角替换兴字的八。

【译文】

西汉末年，王莽摄揽朝政，巴郡的任文公善于占卜术，知道天下将要大乱，于是，他按照一定的标准，督促家人们背负百斤重的东西，环绕自家的房舍急速奔跑，每天都要跑上几十次。人们都不知这是为了什么。后来，兵蜂四起，天下大乱，外出避难的人很少有逃脱的，只有任文公家无论大人小孩儿都能背着粮食而快速奔跑，才都幸免于难。

东院主者

唐末，岐、梁争长，东院主者知其将乱，日以菽粟作粉，为土塹，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为狂。乱既作，食尽樵绝，民所窖藏为李氏所夺，皆饿死，主沃粟为糜，毁木为薪，以免。

【译文】

唐朝末年，岐王李茂贞和梁王朱温互相争斗，人称“岐、梁争长。”当时，皇帝行宫的东院，有一个负责管理、维修的人知道天下将要大乱，就整天把豆子、谷子等粮食磨成粉，挖出土沟埋在里面，再在上面涂抹以掩盖，并在上面盖上房屋，而且增加很多房屋的木料，满院的人都讥笑他，以为他

发疯癫了。等到大乱到来以后，粮食尽，木柴绝，百姓们连藏在地窖里的东西也被岐王李茂贞夺走，许许多多的人都被饿死了。这时，东院主者扒掉房屋上的木料劈成木柴，挖开土沟拿出粮食，拌上水熬成粥，使不少人得以幸免。

第五伦 魏相

诸马既得罪，窦氏益贵盛，皇后兄宪、弟笃喜交通宾客。第五伦上疏曰：“宪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闼，骄佚所自生也。议者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醒当以酒也。愿陛下防其未萌，令宪永保福禄。”宪果以骄纵败。

（评注：永元（和帝年号。）初，何敞上封事，亦言及此，但在夺沁水公主田园及杀都乡侯畅之后，跋扈已著，未若伦疏之先见也。）魏相因平恩侯许伯奏封事，言“《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自后元以来，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今霍光死，子复为大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婿据权势、任兵官，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或夜诏门出入，骄奢放纵，恐寝不制。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固万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封”，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霍氏杀许后之谋始得上闻。乃罢其三侯，令就第，亲属皆出补吏。

（评注：茂陵徐福“曲突徙薪”之谋，魏相已用之早矣。《隽不疑传》云：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敢当，久之病免。《刘德传》云：大将军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后免为庶人，屏居田间。霍光皆欲以女归二公而二公不受，当炙手炎炎之际，乃能避远权势，甘心摈弃，非有高识，孰能及此！观范明友之祸，益信二公之见为不可及。）

【译文】

东汉章帝时，马太后的几个兄弟先被封为列侯，后以“奢侈逾僭，浊乱圣化”的罪名罢免。之后，窦太后的家族充满朝廷，其权势贵盛一时。窦太后之兄窦宪、弟窦笃都喜欢交结宾客。司空第五伦（复姓第五，名伦）对此上疏说：“窦宪是朝廷的外戚，又掌管朝廷的禁军，可以自由地出入各个官署街门，骄奢淫逸的恶习是相当容易产生的。

外边的人都议论说，当年马氏贵戚是因奢侈逾僭而废锢的，现在也应当用窦氏贵戚的奢侈逾僭来洗刷以往，就象要解除醉酒清醒后那种不舒适的感觉还需再用些酒一样。愿陛下能够对他们还没有发展到严重程度时加以防范，使窦宪能够永保福禄。”以后，窦宪果然以骄纵不法而受到惩罚。

西汉后期，宣帝立平恩侯许伯之女为皇后，后遭到大将军霍光夫人的嫉妒，被其毒杀，而且这件事还未被宣帝知道。为此，御史大夫魏相借平恩侯许伯之事，用皂囊封缄，向宣帝呈进了一封密信。信中说，“《春秋》这部书是指责一个家族世代承袭卿大夫这种非礼现象的，它讨厌宋国的襄公、成公、昭公三世都娶大夫之女，因礼不臣妻之父母，所以去掉了大夫之名，致使公族以弱，妃党益强。也厌恶鲁国季孙氏世专鲁政，认为这些都是危乱国家的。汉朝自后元以来，霍光执政，任命官员的权力开始从皇帝手中离开，一切国家大事均由这个执政的大将军决定，现在霍光虽死，可其子仍为大将

军，其兄子掌握着尚书省这个朝廷行政的中枢，其昆弟、诸婿也都把据权势、握有兵权，霍光夫人显及几个女儿都可以恣意出入皇后所居的长信宫，有时候夜里还以朝廷招令的名义为其开门出入。这样的骄奢放纵，恐怕就渐渐地难以控制了。应当使他们丧失一些权势，破散他们的阴谋，才是朝廷万世的基础，才能保全功臣爵禄的世代相袭。”根据过去的做法，凡是进上密信的，都要写成二封，在其中一封上署明“副封”，兼任上递书信的先发副封，如果所言不善，就屏去不给上奏。魏相又因为许伯而专门告诉这些人要去掉副封，以防止密信被他们阻塞或隐藏。宣帝看过密信后十分称赞，分别下诏给能够参预内朝之议的大臣知道，一切都按照魏相所说的办理，这样，霍氏让人毒杀许皇后这件事才被宣帝知道。于是，罢免了霍氏家族中霍光之子、霍光兄霍去病的两个孙子的侯爵爵位，令他们回家闲居，霍家别的亲属也都出朝廷到郡县去做官了。

马援 二条

建武中，诸王皆在京师，竟修名誉，招游士。马援谓吕种曰：“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后果有告诸王宾客生乱，帝诏捕宾客，更相牵引，死者以数千。种亦与祸，叹曰：“马将军神人也！”援又尝谓梁松、窦固曰：“凡人为贵，当可使贱，如卿等当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松后果以贵满致灾，固亦几不免。

【译文】

东汉建武年间，诸王子都居住在京师，他们竞相在士大夫中培植树立自己的声誉，并招揽许多四方游士。伏波将军马援为此告诉自己的司马吕种说道：“国家的各个王子现在都已长大成人，而以往诸如诸王子不得常住京师、不许交结宾客等法规制度未能存在并执行。如果他们再这样的多结宾客，则要有大批的人坐监牢了。你们千万要相互告诫呀！”后来果然发生了有人上告诸王宾客生乱的事情，光武帝诏令搜捕诸王宾客，又相互牵连的越来越多，为此而死的人数以千计。吕种也被牵连在其中而蒙受了灾难，他感叹他说：“马将军真是神人！”马援又曾经告诉光武帝的两个女婿梁松、窦固说：“一般的平凡人得到富贵，应当可以重回到贫贱的生活中去，而你们当不可重蹈贫贱，居高位的人要有坚强的自控能力，请你们好好地思考一下我这粗浅的言论吧。”梁松以后果然因为自满于地位显贵，犯诽谤罪而死于狱中，窦固也受兄牵连而几乎不能幸免。

申屠蟠

申屠蟠生于汉末，时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议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大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替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谿山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唯蟠超然免于疑论。

（评注：物贵极征贱、贱极征贵，凡事皆然。至于极重而不可复加，则其势必反趋于轻。居局内者常留不尽可加之地，则伸缩在我，此持世之善术也。）

【译文】

申屠蟠是一个博贯五经、名重士林的饱学之士，他生在东汉末年。当时，汝南范滂等名士都横议朝政，抨击宦官专权，自公卿大夫以下的许多达官贵人都纷纷折节下文，对他们礼以上宾。太学生们也争慕其风，以为孔孟儒学将要兴起，平民身份的儒士也会重新任用。只有申屠蟠独自叹息道：“过去战国的时候，平民参与政治，非贵族的‘士’可横议朝政是非，列国之王，甚至亲自洒扫道路以迎接他们，终于在后来有了坑儒烧书之祸，现在的所谓也是一样啊！”于是他绝迹于梁场山之间，用树为柱栋，盖成房屋居住，将自己扮成了一个平庸之人。居住二年之后，范滂等人果然遭遇到了党锢之祸，或者被杀，或者受刑，唯有申屠蟠超然免于疑为范滂党人之罪。

张翰等

齐王 专政，顾荣、张翰皆虑及祸。翰因秋风起，思菰菜、莼羹、鲈鱼脍，叹曰：“人生贵适志耳，富贵何为！”即日引去。（边批：有托而逃，不显其，高甚。）荣故酣饮，不省府事，以废职徒为中书侍郎。颖川处士庚袞闻！”期年不朝，叹曰：“晋室卑矣，祸乱将兴！”帅妻子逃林虑山中。

——用儿替换同的一。

【译文】

西晋时齐王司马 专政，顾荣、张翰等名士都怕遭到灾祸。张翰因为看见秋风起，想起了家乡的旅菰莼羹鲈鱼脍，感慨地说：“人生贵在舒心适意而已，富贵有何用！”当天就辞职回乡了。

顾荣故意整天酗酒，不处理府中政事。因为荒废职守，被贬为中书侍郎。

颖川的隐士庚袞听说齐王司马一年中都没有朝见过皇帝，便叹息他说：“晋王室衰败了，祸乱就要发生了！”于是带领妻子儿女躲进了河南林虑山中。

穆生

楚元王初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边批：择交要诀。）吾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薛郡，乃与吴通谋。二人谏不听，胥靡之，衣之赭衣，舂于市。

【译文】

楚元王刘交是汉高祖刘邦同父异母之弟，他少时非常敬重申公、穆生、白生等人，对他们也很礼貌周到。穆生不喝酒，刘交每次设置酒宴时，都常常为穆生另外准备味淡的甜酒。等到楚元王的儿子楚王刘戊即位之后，开始还仍然设甜酒，以后就渐渐忘记准备了。穆生因此返了回去，说：“可以离

开这里了！甜酒不再准备，说明楚王已经有怠慢的意思，再不离开这里，楚国人将要对我象犯人一样铁具钳颈游于市了啊！”回去就佯称有病卧床不起。

申公和白生知道后，硬把穆生拉了起来，说：“你难道就不念及楚元王对我们的恩德吗？现在的楚王仅仅在一些小事上有所失礼，你为何值得这样！”穆生说道：“《易经》称‘知几其神’。几，是指事物细微的变动，也是指吉凶祸福的预兆。君子能够见几而作，不会只去等待事情的结果。楚元王之所以周到地礼待我们三人，是为了存道，现在的楚王忽视了我们，是忘道。对忘道之人，怎么可以与之久

